

丁乙間四記

盧冀野著

讀者之友社出版

丁乙間四記

著 野 冀 虛

讀者之友社出版

版初月八年五卅國民華中

(1——2000)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丁乙間四記自序

民國二十六年（丁丑）八月十三日，我在上海聽到第一聲砲響。一直到民國三十四年（乙酉）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從重慶飛南京。自丁至乙，這其間整整是八年：這八年只好比是一場噩夢。現在算是夢醒了，支着枕回想起夢中的情況，不知有多少悲歡離合，不知有多少喜怒哀樂，又不知有多少風雲雷雨，多少生老病死！有些已模糊不清了，有些已依稀彷彿了。所幸，我每天有日記，重新將日記檢閱一番，這些夢痕一一顯露在眼前了。恐怕日久以後，這些夢影會漸漸地淡下來；不如重新整理一下，改寫成分段的形式，自己留着參考，也可作為大時代的斷片觀。不獨是個人生活的史料，也許還有一點野史的價值罷。

在這八年之中，我主要的工作仍然是「教學」，差不多就沒有離開過這座教授的職位。過着這最平凡，最單調的教授生活，連日記都成了一篇平凡的流水賬了。在那幾本平凡的流水賬之中，說起來也有幾段比較生動的，這便是四記的由來。

「砲火中流亡記」是在流亡的道路中信手寫成的。二十七年二月，在武漢曾經發衣過，由於王平陵兄的好意，並曾得到八十元稿費，以這稿費幫助我的表兄一家到重慶。此記保存不少詩詞，幾乎每一節都有「有詩爲證」。這許多詩詞我不再收入其他集子的了。這裏面所記多係身邊瑣事，關於當時社會紛擾張皇的情形，記載得不够。我會計畫修改過，但是事過境遷，反而因修改會失掉真實性；所以索性照原稿保存下。

二十九年，代表國民參政會，到第一二五十四個戰區去視察慰勞

。這兩三月的活動，見於這兒所留下來的「關洛勞軍記」。此記雖然比較簡略，但當時戰地的實況，可以看得出。同時，在這行役中，我有一本「北征記程」詩稿，也附印於記後。記中所提到的人物，有的已從容殉國了，也有的意志不堅，中途附逆了；到今天重讀一過，真令人有雲泥之想，隔世之感。

其次，便是「上吉山典樂記」，這是我去辦「國立音專」的一部回憶錄。原先我想寫一本「熱的教育」，正式發表我的教育主張，老友馬客談先生說：「你辦學校行政純係玩票性質，貴主張雖有足取，究竟不能成爲定論」，我想一想，他的話不錯，不必那麼鄭重其事的提出一個未成熟的教育學說來，還是根據日記，和我所珍藏的一些新聞報導等材料，寫成這「典樂記」。

我自二十七年六月到三十四年七月，參加第一二三屆國民參政會

，日記中不少材料，打算摘出一本「參政會七年間見記」。細加檢討之後，我自動的打消原意。裏面雖然所記的是個人的事，然處處都與現實政治有關。且這三屆的同人雖「死」了不少，活着的還很多。他們的姓名見於我私人日記中者，恕不免有褒貶。我在日記中所寫的，倒有不少從心裏要說的話，政治這玩意兒，有時不許你太真實，不發露可以省去不少麻煩，算了罷！決定不寫出來，由「五記」就改成了「四記」。

最後是「還鄉日記」。因張新劍兄的邀約，按日在新民報刊出的。這真是「日記」，一壁發表，一壁在寫，寫到我在中央日報正式工作那一天為止。在三十五年二月一日（農曆的乙酉除夕）我又回到重慶，四月十六日，奉母命從重慶飛返南京，是我第二次的返鄉，所謂「丁乙間四記」，現在是編好了。承張文伯先生代謀出版，大約六月

中可以將四記送到讀者手裏。讀者，從我這四記中你可以回想到你這八年的生活。從我這四記中你可以知道我是怎樣的流亡？你怎樣的度過這八年的苦厄？同時也可以知道一些「抗戰中國」，在這八年中的瑣聞，我不知道究竟够不够上有一點野史的價值？

五月十四日燈下

目 序

六

丁乙間四記目次

自序

砲火中流亡記	一——八四
關洛勞軍記	八五——一三三
附錄北征記程	一三四——一四三
上吉山典樂記	一四四——一三七
還鄉雜記	一三八——一六七

目

次

炮火中流亡記

「八一三」的前夜

我從北站走出來，只見一堆一堆的行李，箱籠，排列在行人道的兩邊。這一張極度緊張的上海的面容，在我眼前展露着。

這一天是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日。

當我在六月下旬離開上海的時候，鄭振鐸兄與我預先相約：「你是暨南大學的老教授，但每年招生都因為你在南京的緣故，沒有麻煩到你；今年……」「假使指定我擔任什麼事，無論如何我准到的。我不答應麼便罷，答應了雖赴湯蹈火不辭的！惟院長之命是聽。」我帶着調玩笑的口吻回復了振鐸。後來學校定八月十一十二兩天舉行入學

考試。振鐸約我在十日左右到上海。

虹橋事件發生了，南京許多朋友勸阻我不要動身。看看十日已到，我堅決地偕同四弟繩——他今年在江蘇省鎮江中學畢業，到上海去考大學。——上了下午五時從京開出的特別快車。在黑暗中經過真如，遙望校內幾星燈火，我不覺笑着對繩說：「朋友們一定認爲我不能如約而至了，但是答應了的，非來不可！」

第二天，見了振鐸，又到何柏承校長家中去了一趟。知道學校借徐家匯交通大學的校舍作試驗場，實在，在真如有相當的危險。

十一日這一天，很安祥的過去了，雖然，由吳淞來的人說同濟大學的入學考試在第一場舉行後，隨即中止；使考生安全回家。十二日，我正在試驗場監試時，三弟續從實業銀行給我一個電話，說：今天

的消息，分外緊張。晚上不如到愛文義路九叔父那邊去住。——我們的九叔父石青是滬光中學校的校長！——同時你在各方探詢一下，免得走不出上海，還是預爲之計的好。——果然，到下午二時，許多考生的家屬來叫考生回去。有幾個女子從浦東來的帶着哭聲哀求她們的哥哥弟弟不要考完，立即跟她們回浦東。登時退出的就有一百多人。在五點鐘的時候，考試始畢。

十三日，大家聚集在愛麥虞限路中華學藝社的三樓上，開始閱卷，便陸續地聽見巨大的砲聲，從空中播動，大家沉默着，埋頭閱卷，但是一顆熱刺刺的心只在胸前活躍着。這樣支撐着閱了兩三天的考卷。那天從窗間，看見我們的空軍出動，我不禁大聲喊道：「扣了我們這些時的捐，我們怒極了，今天才使我們滿意。從今以後我們纔樂意的捐！捐多些罷！」大家聽了都呵呵地笑起來。

「回南京去」

在大世界被燬之前十分鐘，我經過大世界。

當我過了金神父路之後五分鐘，金神父路又發現手榴彈。

這幾天電車與公共汽車已全部停止了，雖然可以步行或乘人力車來往，但在砲聲中神經興奮的了不得。

報載敵機去轟炸首都。「家裏不知道要如何的驚慌了！誰主持一切呢？」三弟只在我耳邊絮絮着。九叔也打算將孀子和四個小妹妹送回南京去。他極力慫恿我走。

試卷業已全部闋畢。何柏承校長和振鐸兄都勸我回去，振鐸說得好：「在後方多做些工作罷，不必留戀着上海。」因為抗戰的第一天，我會說過：「這一次無論如何非要到前線去觀光不可！」

終於在二月二十八那一晚上，決定回南京的主意了。蔣建白兄爲我接洽好翌晨七時從西站開出第一班市府送眷屬的車。

坐摩托車到達梵王渡站以後，只見等車的人已如山海一般地擁擠着。老而強健的沈鈞儒先生很匆忙地走來走去，大家雖在逃避砲火，但精神上愉快地笑，掛在臉上，仰望我們的飛機翱翔於天空。

我腹中結撰了這麼一首「上海曉發」的詩稿：

「早知無鑿心，稱兵必我奪。堵海畢設防，不掘於臨渴。一旦邊事生，其魚僅能活。一家老幼多，匪余先兔脫。位置處安全，余亦將釋褐。平生孫武法，所得僅毫末。閱世識易變，窮亟始通豁。中國怒吼乎！士氣未可遏。」

杭州第一次聽警報

預定的路程是上海到嘉興，由蘇嘉路到達蘇州轉赴南京。可是車抵嘉興時，站上已有難民在四萬人以上，蘇嘉路的客車被擁塞得風絲不透，不知那一天纔得開出！

「我們還是往杭州再說罷！」我得了九嬭的同意，便回到原車向杭州進發。

杭州人的膽量太小了，纔聽過幾聲警報，已把杭州變成一座死城。車站出來沿路的商店多已閉上了門，旅館也不營業了。「我們這一羣飄泊者往那兒去過夜？真成問題。我每年來遊湖，不是住聚英嗎？不如到聚英去。」我想定了辦法，便逕往湖邊，果然得所。

跑了一晚，無法借得一輛汽車。聽說京杭國道的長途汽車，有明天試軍的消息，連忙去謁見站長，「還不一定，不一定！」這是他的答復。磋商了很久，他說「現在只有兩張票，其餘都已訂出，明天早

上你再來罷。」這一夜便不能安眠。

早晨五點鐘，我已到站了，居然購得四張全票，四張兒童票，我心中非常欣慰。約摸到了七點鐘光景，一鳴……：……：……破空而來的這空襲警報聲，於我這是第一次聽到，因為大家穿的還是白色的夏布衫，不便立在外面，於是聚在一家牆角下邊。等解除已是九時二十分了。在吳興到宜興的途中，有敵機一架低飛着限定我們的汽車，座客都相顧失色。到了宜興，下車，吃飯，大家纔覺得輕鬆，可是換的一輛新車，駕駛遠不如原來的一輛，崎嶇起伏，顛簸得我心搖目眩，偶然看見田中一架被擊落的敵機殘骸，纔使我精神一振。

到下午五時，衝過剛被敵機轟炸過的湯山，進了南京的中山門。大雨纔洗過的街道，兩旁都是關了門的商家。只有我們的這一輛汽車獨行市中，我不禁低低地嘆了一口氣。

「入土為安」

我剛走進家門，警報又嗚嗚地響起來了。

拚擺了兩張方桌，加上一扇皮門，堆着兩三床棉被，我一家老幼都在這臨時避難室——桌子之下。母親，聽見我的步履聲，連忙要爬出來，顛聲地說：「是不是接了家裏的電報動身了？」「沒有，我並沒有接到電報。」說話時，屋角上已有機關槍掃射聲，敵機已飛到我們的頭上了。「坐下來罷！」母親招呼我們到桌子下面。

第二天，朋友們聽見我回到南京，陸續來了好幾位。他們每人家裏正在築地下室，也都勸我就在院落裏造一座可以容二十人的小型地下室。與瓦工說好建築費是八十元，添上五十元的砂和沙袋；在第五天的晚上已落成了，於是「竄地洞」成了我們每天必有的工作。

我集兩句古語作爲地下室門聯。道：「見機而作」，「入土爲安」。朋友們反笑我這樣的閑情逸致，誰知人士並不見安，在八月二十六日的夜間，敵機又從城東兩角飛進來了，我的家住門東，成爲敵機入城的主要道。全家都坐在地下室裏，經過四五小時長的時間，遠遠的冬冬冬一發發的炸彈爆發聲在響。早探詢消息，就有幾位相熟的朋友家中受了轟炸。胡小石先生的願夏廬即其中之一。那許多陶器，和平生搜集的書籍，不知炸成怎樣了？我代他難受極了。

母親素來心臟衰弱，受不了這樣的震恐。

家駱從蕪湖來看我，我遂託他在蕪湖覓一住所，代租定下來。清悚和湛初舅的眷屬都已搬去了。有熟人互相對應着，正是遷蕪湖去唯一的理由。但，也有一種可笑的迷信的心理可說，「李淳風不是大預言家嗎？他將自己的骸骨指葬在蕪湖的青山，蕪湖安全，李先生怕

早已算定了！——八月二十八日，移家到蕪湖羅家閣二號。日寫了一首絕句，便是後來「于湖雜詩」的第一首：

「青山埋得淳風骨，一廬爲氓百事安。說與慈親開口笑，于湖許作武陵看」。

蕪湖三月

八月二十八日早晨五時，從南京中華門出發。

八 的京蕪車開了，載去我全家老小，可是沒有載上了我。十七八件行李，到行李房裏去「結牌子」，從六時結到八時，始終沒有結到。而月台上擠滿了客人，我年高體重的母親，被簇擠上了一輛貨車。婦人孩子們都已跟上去，纔立住了足。車便開了。我只得守着行李，一直到下午五時。我趕到了蕪湖。

羅家閣二十一號，我這寓所，走進去一條甬道，右首三間住房，一間廚房：牆早已變成黑色了。在未寒猶熱的八月（廢歷還是七月呢），住在這樣狹窄院落的屋子裏，實在有點受不了。可是安靜的蕪湖，還能使我們安心的度着日子，總比「入土」高明得多。

前方的捷報，一封一封的信寄到了。我非常興奮，「難道我就這樣住下去嗎！」我老這樣的自問着。

得張佛千的信，知道他正在籌備辦東戰線的「陣中日報」。他希望我能去，可又知道我不能離開了母親。寫點稿子罷。於是天天填詞，填一些紀載戰情的詞（現在編入「中興鼓吹」第二第三兩卷中）。

現在抄關於東戰場和北戰場的各一首：

「寶山之役——滿江紅」

斗大孤城，竟一日化爲碧血。今又見田橫忠義，張巡卽烈，六百士當千萬敵，出生入死吳淞峽。聽子香奮臂一聲呼，君休怯！彈已盡，槍雖折。頭未斷，心還熱，況此城與我，存亡關切。有我不能寸土六，要知吾士堅如鐵！記姚營他日史書存，歌先發。

平型關大捷——瀟江紅

奉凱平型。明日定靈邱先復。知左翼關河傳檄，頑倭覆沒。况有中軍崢嶸在，原平一戰風摧竹，踏扶桑三島海東頭，都沉陸！看捷報，書益幅。歡笑裏。從頭讀。喜看鋒甯武，雄威相續。指日朔州收拾燕，雁門關外燔倭骨。會主師三路察綏邊，安然出。」

第八軍軍長黃達雲兄見了我，詞，必筆錄而去，砲火中的官兵，竟有不少讀者。佛千來信如此說，他仍希望我在前線去尋詞料。

這時暨南學已開學了。我送繩弟去借讀安徽大學，仔兒入蕪湖

女中。侃兒、竹兒入中江小學，我打算在九月中旬回上海去教書，順便往我最熟習的地方——東戰場的前線去尋詞料。應不負佛千之約。可是，九月十九日（中秋節）南京大轟炸，又震動了我們的心目。一批批的親友也向蕪湖退却。振鐸的信也到了，他勸我不必冒這一路的危險，不如在後方做點工作。李清悚君（這時的鄰居，他住永德里一號）每星期由南京來蕪湖一次，他報告我許多戰訊，也主張我留在蕪湖。蕪湖，我已住了一月，這沉悶的城市，我真厭居了！

大約是十月二日罷，我們正坐在章柳泉君家中，忽然聽到警報，空襲警報才報了，接着放緊急警報，接着又聽到飛機聲了。轟……哦，轟炸機！「空東東……」呀，炸彈，炸彈！「這是在蕪湖第一次轟炸的光顧。事後探問，知道炸的是大橋飛機場。從此我們又不能安枕了。

在陶塘邊那一家同慶樓，蟹包上市了。下午，我們去嘗新。包子送上桌的時候，梳登跟著來了。「梳登」，這是蕪湖人所造的名詞，代替警報的稱呼。炸彈丟在飛機場上，包子腫在胸口，這是最不愉快的一餐。在這次以後，我每到同慶樓，敵人的飛機必跟着就到，嚇得我不敢「同慶」了。這天的日記本上，我已署名「聽七十八次警報齋主人」了。

一個雨天的中午，我妹妹正珏，妹夫程柳南也帶着全眷自祿口鎮到了。祿口是離南京几十里的一個鎮市，住着三四百家。柳南聽說全鎮只有防護的武器手槍兩枝。也就不敢住下去了。我的表兄孫楚材也自雙溝鎮送家眷到了。雙溝鎮在皖北，民衆的武力較祿口不可同而語，但江南消息異常隔閡；因我舅父住蕪湖，遂父子同居。還有柳南的一位親戚王禹莊少將，他是一南京軍人，武而能文，非常多慮。他

把全家自南京城送至湖熟鎮。當日又自湖熟鎮送回南京城，明天送到鎮江，由鎮江又至如皋，終於也送至蕪湖。羅家闈，這一條「南京街」，住滿了我的親戚。差不多每天要舉行一次「時事座談會」。

南陵學生陳璞珊，他希望我移家去。冷耀黎君說：涇縣在萬山中，要住皖南，涇縣最好。因轟炸次數的增加，蕪湖的寓公不免漸漸動搖起來。在第一次轟炸之後，我就接得各方的電報，問我們的行止。不過我仍然主張安靜。聽取前方的情報，也是住在蕪湖第二月的生活節目。

蕪湖女中校長倪健飛君與我過從最密，他每天由鐵鎖巷本部，走到東門新校舍的二部，很安詳的處理校務。路過我的寓所必來報告他所聞於地方政府的消息。我有時也到學校裏去談天。學校所新築的地下室，我就坐過三四次。市區是敵機所不到的地方，大家心中都是這

樣想，所以在轟炸中還很安心的。

傅况麟也來住羅家圍了。他是愛做事的人，做繁忙的後方救護工作，猶有餘力。他約我替他設計辦一個「戰時教育班」。我以為教育是不應當分常時與戰時的，常時的訓練好，戰時自然有用。不如把所辦的京華中學移到蕪湖來。况麟聽從我的話，便着手辦京華分校。

在東門外大柵坊擇定地址，自籌備到開學沒有幾天工夫，居然正式上課了。四十幾個學生，四五個教員，按部就班的公共生活起來。况麟勸我在寫稿餘暇的時候，也去教幾點鐘課，可憐，我只教了三四點鐘的國文，而蕪湖市上乃大異其景象。

施肖承君，我薦到廣益去教書的朋友，已掖了書本趕回南京，送家眷到高淳去了。住在一條街上的七舅父也打算行了……

先是議論，現在已形諸事實，你走，我走，何以故？大場的我軍

退下來了！金山嘴約敵軍登陸了！蘇州，無錫，常州，嘉興，泗安，廣德，一天天的吃緊，一天天都有不幸的新聞。

長江開上游的船擠得人山人海。居然有從蕪湖上船跟到鎮江再回漢口的人。清悚便是這樣做的。

佛千從前線回南京，到蕪湖。他看見我，說：「你打算怎樣？」我說：「走也好。」決計到漢口罷，九墟已臨月了，她不肯遠行，在十一月二十五的晚上匆匆決定「到無爲去」。我母親認爲滿意，彼此還是在一塊的。

佛千很幫忙，我又會到于世銘君（蕪湖師管區司令），他爲我設法封船，终于在二十七日下午離開了居留二月的蕪湖。我在雜詩最後一首，末二句是這樣寫的：

「回纜終向于湖別，明日于湖亦故鄉。」

渡江人

駕一葉之扁舟，破長江之去浪。同行四共六十三人，我全家外，有楚材的一家揭莊的一家和陶樂之大姑和女。

因爲楚材的二弟孫鏡入粵料得一賭私事，害得我們六十二八從上午直等到下午，五時離開碼頭。在天色沉黑以後，才到達裕溪口。大家都有已脫虎口之想。那裏知道後來裕溪，與蕪湖同樣的不幸！

裕溪這小鎮市，是屬和縣的，爲淮南鐵路終點。這時駐防僅有幾百人。我們點起燈籠，走過石橋，往街頭買了幾條魚。因船太狹小，差不多無迴旋之餘地，沒法只好在岸邊借了一家草屋，六十三人中，僅有十來位年老的婆婆們留守在黑暗的船上，其餘統統擠在草屋裏住宿，煮好有鹽無油的魚，各盛一碗夾生的米飯，解決食糧問題。這一

夜，聽風聽水，我可沒有睡得成。

船家說兩天便可到了，第二天中午過淮家鎮。午後因為風不順，只趕到三汊河。三汊河是和縣、含山縣與蕪湖縣三縣交界處。雖僅一百戶人家，但民情強悍，非江南人可比了。聽說前面過去的船曾被搶劫，大家都耽心，我先上了岸，覺得一家旅館，送上昨夜失散的母親，和有孕的九嬭。安排好，再回船接樂之的母親，這位近視眼的老太太，在下船時幾乎落水；於此一船人都不顧上來了，尤其禹莊的那些女兒們，都希望別人上岸，使她們得安穩睡一夜。

這家旅館，兼營鴉片事業，來往的人無不面帶青灰色，他們很注視我，我就招呼他們坐下，和他們談前方的戰況，這次政府的抗戰決心，和民衆應盡的責任，寶山之役，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以至平型關大捷，採用說書的方式，說得天花亂墜；他們都是興奮。最後，我

勸他們放下這根槍桿，擡上那一仗能殺敵人的槍桿。有一位年近五十的人說：「只要我少了十歲的話，我就願去拚一下」。『果真要拚的話，多十歲有什麼關係！這叫做有志不在年高！』我這樣說，他們也默然肯肯。談話完畢已是夜深。

第三天，破曉開船，十時趕到運漕鎮。運漕在內地是最繁榮的所在，不少從南京逃出的人住在那兒。當我們坐在茶館中吃點心的時候，就有人勸我們不必前進。母親的意思有些活動。我說：「還是無爲罷，我與佛千約好，送家到無爲後，我便來甯國。」在中飯後，遂決開船，只是鏡人夫婦是留下來的。天已黃昏了，船家還在「裏舵，外舵」的吼着。「今天又趕不到無爲了！」船家這樣說。

天黑了，四面都是茫茫的水。船家是桐城人，他說：「我小時來過的，現在可已記不得這條路了。」糟了，船就沒法再前進了。撐篙

的怪掌舵的，掌舵的又埋怨撐篙的人。我頗感觸，後來寫成舟人間答兩首，用北曲仙呂宮辭中天調子。

(一)枉費無窮力，些須艇未移。漸覺篙師臂已疲，左右還相背，指說舵公有意。偷安艙裏，恁推排不管東西！

(二)掌舵真難事，撐篙感不支，玩忽分離罪在斯。有力何從使，若教齊心進止。匡津終至，我癡心望弄潮兒。

那夜住在斗角場，還是預料所不及的。

已是上船的第四日了，經過黃淮河與濡須水接流處，所謂「一里十三灣」，真不容易過去的。我有詩爲證：

「涉險曾經濯錦還，拏舟又過十三灣，才知一里濡須水，未讓川江漲灘！」

到了倉頭鎮，連忙向前趕去。過嚴家墩，看見無爲縣的布告了，

我帶着侃兒上岸，一直步行到河口，渡河便是無爲縣城了。路上我打一支「中呂迎仙客」的腹稿。

繞偏山水窟，又上短長堤。不覺挈兒行十里。望州城，在天際，願老無爲，淚眼來相對。

望見黃金兩姓所造的還經塔，更朝着景福塔的方面行去。無爲畢竟是到達了。這一天是十一月三十日。

離開後的蕪湖

經過四天的旅程，終於到達了無爲縣。

在我們到達後，跟着陸續來的，有好幾批人。第一批是老友胡寄梅醫師，是十二月七日才從蕪湖走掉。頭一天（六日）敵機轟炸英商怡和公司的德和輪。躉船上被炸斃了好兩千人。接着飛到市空亂擲炸彈

，我們所住的繇家開前城隍廟街一帶都被焚。寄梅和他的全家與一船戶商定，費了一百五十五元的代價送過江到二壩。據船戶說：「這一條船的本錢是一百五十元，把你們送過江，我這隻船也不要了。另外的五元，算給我工錢罷。」黑夜中到二壩後，車也沒有，驕也沒有，老太爺點着火把在前，寄梅夾着兩位老太太，他的夫人牽着一羣孩子，跟着走。天亮抵堆家鎮，換兩次船才到無爲。

我們到無爲的第一天，在大猪集原家對門楊財大廳上過了一夜。第二日，和定了鞍子巷五號薛家的屋子。剛好後進住房讓出來，寄梅便住下來了。無爲從來沒有租賃的制度，這次，因為避亂來的人多，於是土著相率遷到鄉下去。四住房租給八家，平均每間也要租到七八元，和南京的房價也差不多了。

寄梅來後，楊輔臣全家也從轟炸中的蕪湖出來，住在這五號的中

進，不到幾天工夫，鞍子巷前後住滿了南京人，又變成無爲的南京街了。我們離開後的蕪湖的情況，每日必有詳報。

可是，母親愁得了不得，因爲繩弟在安慶借讀安徽大學。這時聽說安大已解散，怕他乘德和回蕪湖。清悚的老太太和弟婦等在蕪湖還沒有走出，這也使我放心不下。只有成天的在十字街前跑，希望遇到熟人，探問消息。

一個陰沉的下午，東野的朋友董公壽來打門了。公壽從蕪湖江口以二百元搭了一隻棉花船坐到裕溪口，換船到無爲來。途中眼見別的船被劫，總算幸運的免此難，現在船泊倉埠門外，急於找房子。我代向薛君接洽，租定我同進的兩間房屋，每月十四元，公壽吃過晚飯，剛要出城回船的時候，忽然一陣槍聲，城門早關上了。無已，偕東野回到五號來。這天，彷彿是十二月十日。

第二天，我出去打聽，才知道是渡過江來的散兵，被無爲駐軍繳械，怕他們入城騷擾。一面公壽往船上接下他的眷屬。

清悚的母親終於也到無爲了。他老人家的狼狽形狀，較胡童兩家殆又過之。據說，蕪湖城隍廟被轟炸的那天，她們全家坐在屋子裏，拍的一聲，屋子被炸倒了，她們被埋在積塵之中，沒有受到傷，總算是萬幸的了。這一天，春坪、清悚的二弟竟從安慶到來，將坐原船回安慶，對這一家老小，無法攜帶，匆匆的揮淚而去。幸淑芳姐頗有主意，雇了划子渡過江來，可是同行的陳氏老夫婦因受不了苦，中途又跌壞了腿，未能走出蕪湖縣境。市區內各商店早已「關門閉戶掩柴扉」，黃包車連影子也看不見了。

安排好清悚的母親的住處後，有一天下午，發現高文伯在門前，問他才知也住在鞍子巷。因此我便到他這臨時的事員公署去。他對

談起離開蕪湖的情形。原來每次警報發出時，他必親自出來在街市巡視。那天轟炸的一天，正在鐵鎖巷，見敵機在上空，連忙在一家門口立住。彈子落下來了，後面的一個衛兵倒了，前後左右共計響了六七發。文伯說：「那時我心裏很安定，並不覺得可怕。」等我回到公署以後回想起來，真是九死一生，不寒而慄。敵人侵入後，我還打算不離開蕪湖，改裝藏在附近的鄉下。但，壯丁陸續散了，警察又爭先的逃出；無已我才到無爲來的。我真慚愧，一手所訓練成的壯丁隊如此不濟事！不過大家於事起時，一齊擁到遠遠的後方去，也使我們在前方辦事的感到力量的微弱。他很誠懇的說這番話，我當時頗有感觸。

過了些時，十字街頭紛傳寇復蕪湖的捷報，我又去訪文伯，文伯拿出一張電報給我看，是安徽省政府主席蔣作賓轉何部長電說二十五這天我軍克復蕪湖，殘敵向廣德逃竄。叫文伯回蕪湖去辦理善後。我

們興奮極了，知道這消息是可靠的。但，第二天，文伯所派秘書，及蕪湖縣長劉仰山，都從二壩書回來了，因為長江北岸敵還未退盡；遙想南岸的頑寇必未肅清，只有回到無爲縣城來聽聽佳音了。不過，自此由蕪湖逃出來的人漸漸多了。也有少數商人偷偷地回蕪湖去探詢。

失陷後的蕪湖情況，在新聞紙上有過較詳的記載。我們從逃出的人的口中所聽得，是：敵人侵入蕪湖後，將民屋都霸佔住，一家居留三五人至幾十人不等，婦人不能給他們看見，否則就要無禮。不管是誰家所豢養的豬，見了就被去，切斷了四條腿；其他部分他們是不吃的，「豬猶如此，人何以堪？」其蹂躪民衆，可謂淋漓盡致。箱籠之屬，他們用的是一切腹心的方法，從中間用刀割斷；我們存留蕪湖的物件底命運，可以不言而喻的。自我們的空軍去炸敵人後方，他們驚

慌得不得了，把此鄰房屋的牆就統打了洞，東家躡西家，西家逃東家，可以不開門，不走路，這一「躡狗洞」式的交通，是蕪湖敵人所發明的。據一位呂老先生說，敵在蕪湖會開過一次民衆大會。強迫民衆去預，會後各發敵旗一面，可當通行證。爲虎作倀的漢奸，只是長街賣膏藥的和大花園賣藝的那夥流氓。這烏烟瘴氣的蕪湖，誰願意「燃犀」來「燭怪」！不過，想到秋後在陶塘的茗紋，赭山那一次的攀登，到如今都不免有隔世之感！

南京雜憶

居住蕪湖期中，會回南京一次。走進已漆黑了的家門，牆壁是黑的，窗櫺是黑的，一切都黑沈沈的。很淒慘的住了一夜，打算檢一點心愛的書籍，帶到蕪湖，以備愁悶中自遣，可是檢起這本，想到那本

，不知究竟帶那一本才合適？從版本說，我有一部元刻的龍川集，又有一本明人寫刻的龍川集。清代有兩種翻刻本龍川集，這可以合成一套，捨不得不帶着走。但，我這十二三年所辛辛苦苦搜集的雜劇傳奇與散曲，這四箱的抄本、刻本，難道可以丟掉嗎？躊躇的結果，率性一本不帶，倒覺得爽快些，好在南京一時是不會失陷，我這一些些的收藏比起首邪的重要來，「渺滄海之一粟」了。

匆匆的一夜，現在回憶起來，教我如何能忘掉！

到了無爲才十四日，南京失陷的消息畢竟證實了。我起初不相信，以爲漢奸造的謠言；無爲當時那唯一的「濡聲日報」已停刊了。有民衆教育館出的「長沙廣播無線電台」的「電訊」代替報紙。電訊竟刊出這個消息，又發表了蔣委員長長的退出南京的宣言，使我無懷疑的餘地。對於一切物質上的建設，我毫無留戀，只要有那許多的金錢始

終可以恢復的。可是文化的損失，大部分是無可補償的。即以「藏家」論，這幾年的南京，想來有不少藏家，我雖不知。蓋聞如也。我所熟悉的，第一是龍蟠里國學圖書館。這官家的。國學圖書館雖不如北平圖書館的名氣大，但收藏之富，尤其是收錄抄本之富，遠非北平可及。丁松生「善本書室」的善本，是洪楊劫後，他苦心搜集而來的，這回浩劫，不知還保留他這點心血否？私家方面，以南京土著言，仇述庵的鞠讌齋，陳匪石的舊時月色齋，胡小石的願夏廬，都有好書。端木子瞻先生所藏九十種不同本子的楚辭，據說以前並未散失，後人沒有弄獲出來，最近聽說他這後人已歿於舒城道中，此後更無可蹤跡了。可園先生的哲嗣陳稻孫對於鄉邦文獻留心幾十年，寶藏着不少鄉人的稿本。據聞他已病歿徽州。還有同我一道來無爲的夏叔翁，他臨危的前一天，告訴我：「我的一本詞稿交給湯明林寫祿後，底子都

已焚去。不知湯明林已否爲我寫好，又不知已付刻沒有？我是看不見了，請你將來回到南京後，替我訪問！——他治詞有好多年，半生心血所寄的一本，不知究竟能否爲他保存。我的好友鄧衡叔的寫春移，有不少珍本，他出走時也沒有帶什麼。吳瞿安師從涇潭給我的信，說身邊只有二部書，宋本六一集與元刊的太平樂府。寄厚他室、百嘉室有多少珍祕，竟亦燬之蘇州與南京兩處。我一一想來，真不能釋懷。縱然他日有此財力，安能再存這些本子於一家呢！南溥論其嘉承堂，晉里瞿氏鑄琴銅劍樓，這二草屋有名四鄰家。南溥次子與南京同其命運。這一筆文化上損失的賬，將無法估計，無法彌補。惜矣東門，何不率而罹此厄！不猶東南之不幸，亦中國全部之不幸也！這不過是藏家中之藏書的，器物遠不在內，我也不欲再說。且說南京的名勝罷：

那堂皇宏麗的中山陵，前面流徽榭月下聽水；譚墓訪梅，靈谷的

玉簪，明孝陵的弔古，還有夕陽中玄武泛舟，漿聲燈影的秦淮，和秦淮的北岸的歌樓，那夜夜的歌聲。又荷花開滿了的莫愁，白鷺垂釣，臺城閒步。只要你去過南京，沒有不曉得的。不知何日才得重溫舊夢？多情的人將永久致其悵惘。南京，可愛的南京，我想最近的將來，我們必有重聚的一日。

聽說，南京也下了雪，白頭的鍾山，想必正在等待着我們！
有一天，我寫了下面這一支北曲，題名是「晏起」：

「雙調清江引」先生日高猶未起，夢到長千里。枝添綠葉肥。草沒朱門廢，歎豪華一朝如逝水！

無為二月

我先寫三支北曲「城居」，和二支南曲「溪山偶寫」又「游劉氏

廢園「南曲」二支：

「北仙呂一半兒」貧家只合住無爲，水土豐腴菜也肥。小小編籃手自提，市中歸，一半兒魚蝦一半兒米。

逢人只是問歸期，兒女燈前益母悲。故舊飄零骨肉離，是耶非？一半兒生存一半兒鬼。

芝山雖小在南隈，供我登臨日幾回。况有門前錦繡溪，兩相宜。一半亭臺一半兒水。

「南呂一封情書」繡溪上小亭，倚虛闌聽雨聲。芝山下老僧，著煙霞自在行。繞城炊霧三千尺，浮翠新篁又一層，是無情，若有情，天半垂虹照眼明。

繡溪上小橋，倚斜陽聽暮濤。芝山下白茅，掩柴扉不用敲。繞隄幾處湘妃竹，幾處玄都道士桃，魚一條，酒一盞，醉後風光分外饒。

「南雙調玉抱肚」荒池喬木，過西門劉侯故居。想咸同一輩酸儒，啓中興幾箇前驅，淮淝子弟有雄夫，怎不重回下里車。（相傳李文忠會試北上，賦詩見志，有誓不回車之歡。）

迎暉虛院，指彈間騰騰百年。試傳盃遞于花間，記挑燈暖眼陳編。看他樹木長風煙，閱世培才豈易言！

這幾支曲詞是記載我在無爲前一月的生活。我之所以到無爲，有兩種原因：一，人事上，九嬭的分娩，與王禹莊的贊勸。二，地理上，我們認爲這決非兵家所爭之地。

相傳無爲就是因曹孟德用兵不成而得名。一，不靠鐵路公路；二，生活程度低廉；三，風物不殊江南；有此三得，遂促成我們的僑寓。

十幾年前，我在南京中學教書時，有四五位無爲的同學，盧溫甫與倪受民這兩個人我最熟悉。所以一到無爲便找溫甫，誰知他跟中央研

究院遷至漢口了。却遇了他的堂弟冶愚，冶愚是繡溪小學的校長，樸實而熱忱。我初到無爲時，一切都是他幫忙，使我省了許多事。那時，受民還在合肥師範教書，半月後，合肥師範解散了，他回無爲，我們才相見。

無爲雖是皖北的一個小縣，但頗似我們江蘇的吳縣生活是異常舒適的，所以鄰近的巢縣、廬江，很多人家僑居於此。市面雖僅兩條十字街，都也十分繁盛。繡溪公園是我最愛游玩的地方，月下，雨中，清晨，傍晚，我都去過的。小小的芝山，位置在錦繡溪的中間，像南京的玄武湖，北平的北海，讀了我前面的一溪山偶寫_上曲，可想見其秀美。那劉家花園已是廢園了，劉氏是皖軍的名宿，功成退隱，沒有回廬江，在無爲造了這座園子，與潘家大屋爲無爲兩大建築。我的舅父孫譽韓先生因劉氏與望江何氏有姻舊，何氏是楚材表兄的連襟家，

所以他們全家自蕪湖遷來，就住在此間。起初預備打掃迎暉榭讓我住，我因已住定鞍子巷，懶於再遷。舅父住的是題名將就齋的，這將就兩字是明末吾鄉黃九煙先生的闢名，據說劉闖會被火焚去一角，此齋是本城紳士集資重造的，匆匆完成，故曰將就。從大體說來，劉闖頗似南京城西的胡鬧。

繡溪與劉闖之外，就要數到大東館與我們鞍子巷的同興館了。一角六分一樣菜，五百文就可以沽一壺酒。我們無事常到同興館，因大東館略遠，比較是難得去的。坐茶館的意思，「醉翁之意不在酒」，不過大家交換消息，商量行止而已。王禹莊先生是主張到無爲來的人，但這時是主張離開無爲的第一人，我們在同興館天天聽他的議論，他說：「我們要求活便的路，這座死城恐怕是住不安的！」在第一个月無爲仍然安謐，小學校還照常上課，市面也還繁榮。雖然，南京淪陷

廣德宣城相繼失守；大家的信念；「無爲是無爲的」。並且有人說：「無爲縣三字讀起來就是無危險，一走反走出危險來了。一動不如一靜！」一般的逃亡者是如此主張的。

無爲的人物，第一要數秋浦先生，他今年八十二歲了，是冶嶽的叔祖。我舊徒元駿的祖父。秋浦先生是一位孝廉，與吾鄉袁竺庵、吳遵庵兩位老先生是同年，他知道我與袁吳爲姻舊，常常談起舊事來。原來此老中舉後，在河南多年，竺庵先生署過一任固始縣，那時也在河南，跟秋浦先生往還甚密的。僻縣窮鄉之人如不在外面跑過，那會有這樣寬的眼界。而且他最愛書，雖沒有什麼好版本，但普遍應用的書都齊備的，因此我常去拜訪，又曾作過兩首詩送他，是五言律兩首：他的書齋名怡隱軒。

「吾宗怡隱老，白首坐高軒。暖眼陳編在，安心眞性存；伊川終

有懼，明允識其原。世亂何年已？天乎不可言。

「吾鄉耆彥盡，屈指一爲陳。竺叟山河邈，邈庵墓草新，於公爲故舊，賤子屬眷親。尙想趨庭日，鬚眉座上人。」

不久，謠言又起了。說：「敵軍如來無爲，無爲人決不抵抗的，而且已有準備，大約維持會長就是盧秋浦先生罷。聽說張縣長去接談過幾回了！」「這真是無稽之談，難道縣長還作漢奸不成！秋老是個讀書人，難道連這一點「尊王攘夷」之訓都不懂得嗎？我決不相信！」我這樣想，於是再去訪問他，他正在捲束行李，預備下鄉。

那天，在關岳廟前，槍決一個漢奸，他老人家親自去看，我在菜市口遇見，他說：「這該死的囚徒，爲敵人的間諜，三槍才打死他，還算便宜他的，應該打一個百孔千創才好。」憤憤而去。他知道地方上無賴的人將借口「維持治安，免遭踐踏」這一套鬼話要來利用他，

他終於匿跡了，時而鄉，時而城，給他們一個「不見面」。

我們的那一位居停主人薛老先生，平日是手捧一卷抄本的制藝在揣摩着。起初，我大吃一驚，怎麼廢了四十年的八股文在無爲還流行！後來知道這是薛老先生的嗜好。我對八股文頗感興趣，無事時也和薛老談談。實在，真正的八股文產生於明代成化、弘治的時候，用八股的文體寫出自己的意見，在隆慶、萬曆、天啓、崇禎四朝。清代八股的風氣大變了。現在所攻擊的八股文是墨卷濫調，假使以文學史眼光賞鑑歸震川、王遵巖，以及後來的章大力、金正希的作品，何嘗不是一代的傑作。我送薛老一首詩：

「歸王後直接章金，未許成弘作正音。五百年間八股體，仗憑老手好追尋。」

可惜他能作，不能談；這時見秋老下鄉，他老先生也捲起抄本出

城去了。無爲本地人漸漸走了，剩下來的都是我輩異鄉之客。

最容易看得出的，便是菜市。現在通行的是我們的南京話。柳南是有「逛菜市」的，無事自提編籃去，滿地的魚攤，賤的時候魚價比蔬菜還賤。這時，米價每担不過三元，如此賤價的米，三十歲左右的人恐怕從來就沒有吃過，這座菜市場位置於米襄陽洗視亭前，樸素簡單，較上海南京兩處的菜市有過之無不及。午魚晚魚，天天吃的是魚，不必彈鋏而歌，已有「其魚」之歎。

裕溪失守的消息傳到城裏來，當時是三種不同的話：一，敵人掛了英國旗子，乘了兩隻小兵艦，到裕溪登陸。二，是英國商船到裕溪添煤。三，英國商船在裕溪添煤時，敵軍乘未防備用小划子登陸。有的說從東西梁山來的有的說從蕪湖來的。呀，這一來全城的空氣緊張起來了！又聽說在雍家鎮已開火了！運漕也發現敵軍了！於是遂有不

可終日之勢。謠傳真是怕人，有的說在二壩見隔岸插的太陽旗，不，有的說親眼見的是蘭花旗（？）。不，不，還有的說，明明是偽五色旗。「人嘴兩塊皮」，翻來覆去，「三人談虎，聞者變色！」全無爲城的人早已變色了！

我們的一羣，第一個發動的是孫鏡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僱了上車。挈其妻子而去。接着龔銘三先生也走了，他說：「我是不走的。但，家虎、家鹿逼迫着我，我只有跟着走！」他們的路程，是由無爲到唐江，到桐城，到潛山，到太湖，到宿松，出安徽省界，經黃梅赴武漢。聽說桐城還有汽車可坐。接着王禹莊全家走了。寄梅、公壽、栢南和我都鎮靜着，聽候他們走後的信息。

勇敢的張可華，我們的哥倫布，他發現了新的路徑，可免起旱之苦。就是從鳳凰頸出江，直接乘船到華陽或南岸香口，馬當聽說已封

鎖了；他堅約寄梅走這條路，寄梅不肯走。

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三日，這一天，上午十時光景，我坐在一家理髮店裏。理髮師才開始剪我的頭髮，便聽見飛機聲了。飛機聲天天有的，今天可不對，低飛着，接着有機關槍聲，呀！嘩拉嘩拉炸彈落下來了！一陣街上的騷動聲。理髮師把剪刀一丟，逃毛廁坑上去了。

我只好走出理髮店，穿過同興館到家了。家中人正在盼望着。後來曉得被炸的是徐庭瑤公館，死者四人。無爲這是不能住下去了，有人說飛機上散下傳單，說明天還要來大轟炸。驚弓之鳥那裏還受得驚恐呢。寄梅的意思也有點活動了，還有潘達夫兩位公子主張立時走開的，絮聒得達夫留不住了，好，我們一同走罷。我提議大家商議一下。

可笑，我們在西門外趙家大村租的茅屋，我一次還沒有去過，只有東野去看過。「老我無爲」，無爲那裏「老我」，二月的居留，依

然一走了之！

國難中的家難

「大亂居鄉，小亂居城」，這兩句古訓，早已失掉了時代性。多少頑固之人這次吃「古訓」的虧而不悔。

無爲，這鄉村式的小城，平日一切貨物，統統靠隔江的蕪湖接濟。民船輸送，已費周折！何況在這「馬仰人翻」的時候，來源已斷。即如我所吸的大前門香煙，十支裝一包從二角漲至四角之多；牙膏賣到五角一支，有好多必需的日用都缺乏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家就發生了一樁不幸的事件。這件事就是九嬭已臨月了，爲使生產安全起見，我建議預先費五塊錢定下那無爲唯一的助產士。九嬭因爲自己是第七胎的生產，認爲毫無問題的，她要

用產婆只消一塊多錢，能省就省，嘴裏答應着，心中却早已「胸中成竹」了。我母親在一月前就睡在她房裏，她的幾個孩子都跟我們住。十二月二十五那天夜裏，已三點了，我從夢中聽見母親的打門聲，我急披衣坐起，問：「是不是九嬸已生了？」「你快起來，不得了，這是要我的老命了！」母親帶着含淚的聲音焦急切的說。

我起來，去喊醒了寄梅，接着東野、柳南，也一齊起來，原來這小孩伸出一隻手來，產婆無法接下。第二個產婆來，埋怨第一個產婆把時機錯過了，使她沒有辦法。這是很不順利的事。我說只有就去請那助產士！於是點了馬燈，同東野上街。守兵的阿叱，履聲的藁藁，走到東，走到西，打門問詢，不知遭了多少詬罵；終於沒有找到。又去拖起了王禹莊，聽說有個同鄉沈舜欽的兒媳是學過產科的，他家住的滄家大屋，等我們打開了門，東方已發白了。門開，一位胖胖的

中年人出來，問明來意。他說：「沈家自己正在生產，我的姪女是學產科的，我姓熊。」連忙敦促熊小姐起來，回到家已是清晨了。

熊小姐是主張將這孩子犧牲了。取得家人同意，開始將孩子的一隻手剪掉。費三四小時的手續，依然不能取出嬰兒。這怎麼辦？我真焦灼萬分了！四方探詢，知道還有一位在北平做過助產士的徐小姐，也請來了，夏家又介紹一位王小姐來，本地的那位助產士朱小姐千辛萬苦的也終於約到的了，幾位小姐一商量只有用轉移法，再破腹取出嬰兒，但工具頗不完全。結果，朱小姐出器械，某小姐動手，熊、王助理。由我代表家屬簽字，可是麻醉劑沒有，要我自己設法。藥房是買不到的，我想，好在縣立初中有相當設備，不妨一試。由柳南去找，在下午二時竟找出一瓶「以先兒」來。很費事的才麻醉過去，三時，四時……依然不能取出嬰兒。我又硬請到姓沈的那位女士，相顧

束手。「這時候不能顧及那些了，男子就男子，不如請劉醫生來。」我說，隨即去請到。劉醫士認爲絕望了！幾位小姐要走了。我母親正珥都長跪相留。我又費盡言詞，才留下熊、朱、徐三位。天又晚了，第二次手續做過。不過，這時我也知道危險更尖銳的了。只有去請治愚來商議，假使不幸而出事，如何採辦棺木，如何謀葬地，如何與房東祓除，無爲的風俗，一件一件地治愚告訴了我。我含着淚奔走了半夜一天，兩腿已不能移動，酸痛的不得了。

徐小姐提出嬰兒肢解法來，雖危險性大，但除此法別無解救，我只得再簽一張志願書。那本地助產士的朱小姐攔住我的手，說：「報酬我們先要言明的。」徐小姐說：「這是什麼時候！如何談錢，救命要緊。」朱小姐說：「如不說明，我是不借器械的。」我急問她：「你說一個價目呀！」她伸了一支手，道：「至少五十元。」我說：「萬

一嬰兒取出，產婦發生意外呢？」她說：「去五元，四十五元好了。」哈哈，一條命只值五元嗎？」寄梅質問她。最後以三十元決定，偷取出嬰兒，產婦無恙，就送五十元。這趁人於危，只知錢不知命的朱小姐，那時那張鐵青的面孔，我永遠忘不掉的。

好了，在晚上十時光景終於用肢解法取出嬰兒。這倒是一個男孩。爲孀母以往生的都是女孩子，所以嘔住，沒有告訴她。到一時左右，我才安適的睡了一覺。

第三天，她發熱了，寄梅的建議，「此地已無西藥可買，不如由中醫調治。」聽說南京的張棟梁的兒子友之在無爲，於是請他來。出診費兩元，轎費五角。最後診察，認爲因難產所致，不致危險的。一天一天的診察，病狀也一天一天的照舊。我母親發現方子上的藥一味不改，只翻寫地位；而看這兩元五角甚重。我們不能無疑，好在調養

不定吃藥，而且產後吃許多藥，也是不妥當的事。飲食已逐漸增加，看情形是不會怎樣危險的。

健康逐漸恢復了，只是睡覺時有囈語。我母親已二十幾夜沒有休息我實在沒有辦法，恰巧蕪湖名醫滕公如先生移來居住。我便去求他，他聲明不受酬才肯來醫。自此以後，已能喝火腿湯，吃乾米飯了。滕先生隔一天來診一次，他不主張多吃藥。

得着五叔在運漕的信，接着堂弟繁來無爲，不久五叔遂有居無爲之意。就在五叔還來無爲的那頭一天晚上，九嫜的病變了，囈語加多，有時人事會不清楚。本來滕先生對他說：「只要他不胡思亂想，不要緊的，否則病人胞宮最危險。老實說吃藥不如靜養，心理治療勝似藥餌。」九叔羈留上海，久無信息，又無接濟，完全靠我這累重的姪子，叫他如何不急！她本比九叔事理明白得多。因此病遂不可收拾！

無爲的轟炸，是九疇的催命符。我們決定走，打算帶着她走，醫生認爲非打強心針不可。大約到廬江這三天路程，不致有何變卦。二十六日的絕早，我們一齊出城了，她打了兩西西的強心劑後，神志很清楚的，一同到達西門外河干。她睡在竹牀上，我們去慰問她，她說：「好，我好好的！你們不要急！」雖然有力無氣的，但精神還好。船還沒有到，敵機已飛到我們頭上的天空。

約摸九時，我們再去看她，她已一息奄奄了！這怎麼辦？我與五叔商量結果，仍拾進城。柳南、東野、和我所約的楊輔臣，跟着到了紅卅字會。再看她，早已完了。

在飛機轟轟聲中，我去接洽棺木，街市早成了死市，沒有一家開門的。結果辦了一姓陳人家壽材，而壽衣終於無法可想。因一位紅卅字會的幹事，而領得北門外老虎洞一塊土，並且刻了一塊碑。

直至下午四時，看着裝險好，送上山，在夕陽中厝好了。轟轟的機聲驚醒我們的迷惘。才知道冒着八小時的危險，辦理完了這草率的喪事，全家還在河干等餒着。

我多年不肯流的熱淚，這時，不由己地迸奔出來。我與東野皆放聲大哭。誰料在國難之中，我們又遭遇這樣的家難！

風雪裏安

「一帆才向雨中開，兵火江南意可哀。流亡不是訪剡溪，卻歸舟去又來！——雙調河西水仙子——」

這一支北曲，是一月二十九日作的。我們二十七日清晨從無爲河口開船，在這時同行的董公壽夫人分娩了。幸而王叔瀾兄與船家熟識，船家的住處正在去河口十里的地方，所以招呼董夫人很好。但，她

在茅屋中休息了兩三小時後，堅持回船，一定要開，打算兩天趕到廬江。於是我們的船，當日到達了襄安鎮。

對於無爲城中的轟炸，在襄安有過高的宣傳。我們下船後，鎮上人的詢問，使我們吃了一驚，原來區公所搬走了，電話不能暢通，故鎮上的人以爲城都被炸平了。晚上風向漸漸變了，大有雪意。妻很擔心由廬江到桐城這一段旱路，在雪中如何能走呢！

第二天（二十八日），果然船外都變成銀裝玉琢的了。船家說：「今天是不能開船的了，好在明天開出，後日便是舊曆的除夕，還不在廬江過年嗎？」我們都沒有話說。午後，雪漸漸止了。

睡了一宵，天還是陰沉沉的，可是已不下雪了。船家勉強的把船撐到十來里外的水家橋，偏偏遇着大雨，船家無已又撐回去了襄安。「這才是興盡而返呢，倒像是去訪戴安道的。」我笑着謔了這一支曲

子。「難道還住在船上嗎？」妻提議到鎮上一家新安棧去住。

新安棧的趣劇開始了。除了原住在裏面的同鄉馬侯二姓外，我們虛胡楊童程五家各占了一間屋。這時也在大雨中，漏痕滿壁，每屋點了一枝燭：我與柳南赤着腳，各人穿一雙草鞋，往來於船棧之間，這是我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約模晚上九點鐘光景，棧中來了一位皮帶人物，頭上戴着皮帽子，手提皮包，足登皮靴，後面還跟着勤務兵。樓下打了一轉，便直衝上樓來，逐房巡視一周。便叫「棧主來！一棧主料戰戰地前來聽命。這位人物帶着四川口音說：「給我一間大屋，我是辦要緊公事的。」已沒有房間了，此處住的盡是難民。」棧主說。這位人物搖一搖頭說：「難民！他們不合於難民」要求」，難民還喝酒嗎！我手中不知辦了多少難民，我那怕難民！」糟了，酒瓶正在我面前，大家示意叫我不要喝，只得偷偷的將酒瓶藏起。這位人物看

上了馬先生的那間房，經過馬先生苦苦哀求，終於不得諒解，棧主急得無法。這位人物從皮包中取出公文，上面寫的是：蕪徽師管區派他檢點壯丁的事。他說：「你們能不給我住嗎？不給我住，就是貽誤軍機，誰能担這重大罪名，不讓房間好了！」馬先生搬出許多親友在軍隊幹工作的信來，說明大家是一家人，不必如此相逼。他說，「你們南京人調皮極了，我不買你這本賬！」最後棧主把自己房間騰空出來讓他住，才算結束了這一段公案。

可是，我們被吵了這一夜，始終沒有睡穩。次晨，仍然全隊回船。我在這一家荒涼的茶館裏坐着，進來一位衣履不完的人，手持兩個破碗，在茶堂的中間站定，釘鏗釘鏗的便敲起來，唱道：

「一更一點月正升，東方來了日本人……」

類於「五更調」的調子詞簡而有力，座客都傾耳細聽。當他唱完

了以後到我桌前收錢的時候，我要寫出所唱的詞句。我想：「這才是真正的通俗的抗戰文學作品。」我回船，便寫了一首絕句：

「襄安繫纜雪中行，茗舍偷。話死生：別有村詞勸座客，嗚嗚都是鼓聲聲。」

這天晚上，已是廢歷除夕。我們一早在船中埋頭睡了。醒來時，正侯席儒君來訪，邀我去見新安棧那一位人物。彼此交換了名片，才知道姓臧。他大改變那一天晚上的氣度，很和藹的，勸我們走江面，不必繞道廬江。雖然敵人在荻港魯港之間放砲，這是偶然的，胆子大一點的走水路便利多了。尤其你老先生眷屬這麼多！」

我出來再和寄梅、達夫、叔瀾商量，決計改道，於是寄梅率領達夫的公子宗賢、我二弟東野等回到鳳皇頸雇船。

下午六時，他們回來了，大家決定第二天回鳳皇頸。

鳳皇頸之一日

從襄安折回五里路到鳳皇頸。鳳皇頸雖是一小鎮，但是從內地出江的咽喉，有不少的船行。我們定的是王家船行的船。說明倘到不了九江，只到蕪陽的話，照價八折交付。價格是一百二十元一隻。當下與三船老板——姓楊，姓胡，和一個姓裴的。——簽定合同。

我們搭的是姓裴的船，這隻船還在內河，要「過壩」，「過壩」這是一個內地交通的術語，直率一點說，就是一「絞船」。在岸上釘好了絞椿，集合許多工人扯纜索，慢慢的把河下的船絞上岸，由岸上再絞下江。我以為這椿煩重的的工作，一定要費時間，尤其敵機在頭上飛來飛去的時候。不過裴老板說：「兩小時內定然絞好。」我們立在灘上，看他那忙碌。我最愛聽拉纜這班朋友的相和的歌聲。我將這隻歌譜

成一支「枳郎兒」，道：

「絞船呵，絞船呵

聽唱絞船歌。

岸有風沙江有波，

把船兒拖過——

豈不知人力勝天多！

二月一日這天，船是絞下江了。接着來了個雨天，到三日方才開出，當日到了土橋，紛紛大雪，再也不能前進了。

土橋的市面，更爲蕭索，風狂雪大，我們不能上岸，菜是買不到，率性餓了一天。我忍着餓睡在艙裏，有不知今夕何世之感！

「土橋前，土橋前，大雪滿江天。雪裏空懸吳客船。望山高崖遠，擁衾支枕不能眠！」——枳郎兒——四日，冒雪向和悅洲進發，

沿路被檢查了好幾次，我於是想起于司令來，知道他駐貴池，不如灣至貴池，請領一張護照，以免翻箱倒篋麻煩。這天開船時，被爆竹聲驚醒了我。呵，我想起來了！

「移枕江山三十里，壓蓬兒女一家人。覺來忽聽鳴鞭爆，始憶今朝是立春！」

貴池與樅陽

二月五日傍晚，到貴池縣屬的下江口，已暮色蒼然。不能往縣城去了。當我們離開和悅洲時，和悅洲停了不少被封的船，都是抓去裝鹽的。有隻小船，很不幸的被抓去，將船上的客人攆下來。辛苦一趟無代價，此後不知何日才能回上游。那船家含著淚要求我設法。我與洲上駐防的一位營長談過，他是四川新都人，知道我曾在成都大學教過

書，對我很和藹。我說：「我們將繞至貴池縣，勢非帶一隻小船不可。我們帶好了一隻小船，請一道放行。」他發給我通行證，給我通行證以後，那船家歡天喜地的跟着我們走了。

六日清晨，天還沒亮，我便約了達夫、柳南、和楊家驤上了那一隻小船，經過三處查驗，到了一道小小封鎖線口。花了五角錢，那一字排開的船陣，輕輕展開，讓我們過去，一直到正午十二點，纔在水神廟岸邊。遠望白頭的九華山，夾道柳樹的長堤，和已殘缺的七孔石橋，頗令人目曠神怡。由船家領導上了岸。

順着堤向縣城進行，繞進了西關。逢人問師管區司令部，都不曉得。無意發現街邊貼的：「財政部所得稅安徽臨時辦事處」的條子。我說：「好了，讓我找王調甫去問。」進去以後，知訓甫已西上，有一位職員指示我的路徑。終於訪到借省立圖書館辦公的司令部。于世

銘的住宅就是調甫的老家。司令部一位副官引我與達夫到了于宅。柳南與楊家麟坐在副官處等着。船家代我們購買什物。

于司令見了我，跛着脚迎出來，握手道：「你是幾時到的？」我說：「專來奉候，剛到。」又介紹了達夫。一同坐下來談話。于說：「巧極了，我也剛從六安回來的。騎了幾天馬，脚受了些傷，所以趕回貴池。你要是早兩天來，我們遇不着了。」他又問渡江以後的情形，以及今後安置家庭的辦法。我說：「打算送到漢口再說。」他以爲九華山倒是很好的去處。自己可以抽身出去，把家送到山中似乎無什麼危險。隨後談到我這一路的經過，他認爲走江面來，是很可驚異的。我說：「多虧了你這一位副官。」「那個副官？」我身邊好容易搜出一張名片來。「呀，又是他！」于很怒憤地將名片朝桌上一擲。他接着告訴我：「此人是姓聶的，原來在東戰線上屬於敵團的一個

營長。後來送到後方來編制，他曾虐待過許多難民，並且姦騙難民中的少女。我打算辦了他。因為他部下三個連長很好的，苦苦代他懇求，我才將他看管起來。他出去以後常常假冒戴團長，並且說奉我們師管區命令點檢壯丁。專在內地詐欺取財！你運氣好，沒有吃他的虧！老子真個氣極了，隨即喚一個副官進來，教他打電話到無為縣去襄安鎮逮捕他。我却感謝他，不是他，我們那會從砲火中衝出江面來！我心裏這樣想。但不干涉他們軍事，我就沒說什麼了。于司令替我辦了一張護照，留我與犍夫吃了餐飯，我們就告辭出來。柳南他們也在副官處吃過飯，一同出了貴池城。這一天，是廢歷的正月初七日，所謂「人日」者，我有詩一首：

「溯江難豫計，失喜入池州。六月何曾息，九華許暫投。圍城千畝雪，安宅一扁舟。坐待收京日，東來補襖游。」

因爲和于司令又談到岳武穆當年駐池州，有翠微亭遺蹟的話，我又於歸途中作了「中呂四邊勝」兩支北曲：

「敢看山水，會記尋芳上翠微。明月中歸，纔一搵江湖淚。征衣，馬蹄，又眼底胡塵起！」

「危弦誰聽，千古人間尙此亭。四望山青，依舊是旌旗影。收京，互盟，願指日東南定。」

岳飛當日在池州翠微亭曾有詩云：

「經年塵土滿征衣，特特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不足，馬蹄催趁月明歸。」

所以我第一支曲用了他這首詩的話，而第二支曲又用他「小重山」詞原意。實在，貴池太可愛了，我只耽擱了不足一天，將來等南京收復，路過此地，是一定要痛痛快快地遊玩一下。

回來過上江口時，天船早已黑了。駐防在那兒的有一排，排長是一位極精細的人，因為早上過去時，以潘津夫軍人被服廠的徽章放行，而回來呈驗師管區的護照，雖經聲明，他畢竟放心不下。於是，我們四人一一走上岸被搜檢一番；回船已是九時光景了。

次日（七日）到樅陽，已近黃昏，楊家來的船是天黑以後到的，我們免驗，他們却被查得很細。所幸月色大明，我們幾隻船靠在一處，我取出在襄安所藏的那支酒瓶，喝得盡興。

柳南、東野和家麟在八日一早往鎮上去。我和五叔是中午才出發的。原來我們所靠的是下樅陽，中間還有一個中樅陽。經過許多戰壕到一個小鎮上，只有五六家店鋪。花幾個大子，買一包帶柄的茶葉，泡了一碗茶，在一家荒茶館坐下來。茶味真是清冽，不由使我想起桐城派大家劉海峯先生來。劉先生不是住在樅陽鎮上嗎？姚姬傳那一篇

八十壽序，說起他當日的的生活，我真神往。我笑着對五叔說：「你不要小看樅陽呢！此地會有這樣的文人住過。」

「朝離大江口，暮宿樅陽上。吾懷劉海峯，垂老致高望。靈舉方韓門，李翺公豈讓。惜抱得薪傳，樹幟爲宗匠。啓承先後間，蜂腰何用諉。古文日寂寥，爲此已足壯。况際乾嘉年，從容發書藏。好學如衛武，皓首伏里巷。夙昔服桐城，於公私所尙。流亡始過之，臨風獨惆悵。」

平心而論，在散文上桐城派的功績不少。不是桐城派散文將永無雜而無剪裁。義法就是技巧上的規律，謀篇，琢句，何嘗如攻訐者所詬罵：一點價值沒有呢？劉大櫟，這位海峯先生是有相當貢獻的。我借茶館的筆，胡亂寫了這首詩。跟着五叔走到中樅陽。五叔見關帝廟後有很多駐軍，他不肯前進了。只得緩緩回船。

到船上，不久柳南他們也回來了。說起了鎮上盤查之嚴，最可笑的是有位武士問：「你們帶鏡子沒有？有鏡子就是漢奸？」直率的把搜索的標準說出來了。他們費盡氣力，來回走了三十里，空無所得而歸。

寂寥了，安慶！

二月九日向安慶進發。在下午四時左右。遠遠望見迎江寺的寶塔，我不禁發思舊之情！

民國十六年秋間，我會到安徽教過書，十九年入蜀，二十年出蜀，兩次經過，這次望迎江寺塔已是第四次了。十六年，韓竹坪任安徽教育廳長時，安徽學生正志高氣揚，為全國所注目，我在船靠岸以後，去訪留南同學鄭宗鏞君。沒有見到。打電話問教育廳科長羅公陶兄

的住址，也未得要領。惘惘地在安慶城中走了一會。

晚上，公壽父子，大約因為生孩子，沒有設湯餅會的緣故，約我們吃了一餐飯。這時，冷清清的街市，兩邊店家多已關門。吃了，便亟亟的回船。

個兒跟蔡弟去理髮，秀南壽華兩弟婦去胡玉美買鹹菜去了。我們在江邊，又憑弔了一回。聽電燈廠機件的響聲與潮流的拍音，互相應答，這是我流亡之中，最覺舒適的光景，低吟一凭闌人一二文：

「船泊懷甯深夜時，惟有潮聲爲我吟。域中游俠兒，近來何所之？」

「空巷明朝隨意行，十日陰陰一日晴。歸來湖汊生，依然江有聲！」

胡小石先生的眷屬，不是住在安慶嗎？我的好友潘伯鸞的家，不

是住在安慶嗎？都無從探問，無從拜謁。我只癡癡的望着安慶。安慶，這寂寥的都市，難道忘掉了當日如火如荼的情況！

從香口至馬當

十日，船開到吉陽磯。吉陽磯只有三五家人家。出產是、豆腐皮、豆腐乾、和芝蔴糖。這一天的晚餐，就是這四種食品。

坐在磯上看落日，也算奇觀之一。我們大家散步灘上，望江面上一點紅光在波動着。淡了，漸漸的淡了。由紅色變成黃色了。江的北岸，映有半圓形的色圍，在西邊微露太陽一痕。回頭來望，上弦月已掛在天上了，我心裏想。「有此景，不可無辭」！再來一支「凭闌人」：

「江上相携看夕陽，江水東流千里長。江潮聲激昂，夕陽昏不光

！」

這支曲子，是有意仿張小山那首：「江水澄澄江月明，江上何人搗玉筍。隔江和淚聽，滿江長嘆聲」的。不過，我有寄託，小山所作本無寄託。修辭之美，却遠不如他的了。

繼我們幾支船而至的，有同鄉客船三五隻。他們告訴我：「有一位同鄉，住在李家苑的。一家六口，除了他自己，統統被敵機投彈炸死了。現在孑身搭着他們的船，終日如醉似癡，一聲也不響。」這畸零可憐的人，也難怪他失魂落魄！

在吉陽磯到東流縣的道中，裴老板因撐篙而落水，幸而隨即救起來了。但，對於船的前進，因此而展緩了。到東流的縣城是十一日的午後。我們往縣政府去探問馬當封鎖的確息。接見我們的，是一位年青的科長。他說，「據我所知，馬當雖封鎖，仍可通行民船的。你們不必走北岸，——望江縣的華陽鎮——可走南岸香口鎮，那兒也有駐

防軍隊，可以招呼你們的。我們撤退之後，又開關開城東來補充的軍官，他又說：「你們的船隻，只可到香口去，西，炸起來不可。」多方的打聽，差不多各一辭，簡直是「莫衷一是」了。

次早，我堅決主張把船開到香口去說。進香口的又港時，一位排長驗過護照，指定了地點給我們登船。很誠懇的對我們說：「先生要到九江，可以從此地雇車了，假使沒有通行證的話，是不能開出港口的。」他這幾句話，弄得我莫明其妙，只有唯唯答應。

當地駐防的是屬於二十一軍的一位劉營長。四川南充人。我們去拜訪他。正在和保甲長開會，我們坐在茶館中等了兩三個鐘頭，終於會了這位營長。他介紹我們去見保甲長，設法雇車，因為我們人數太多，保甲長說：「一時是辦不了這許多輛的車！」而我們又不能分批走。所以交涉很久，依然無結果。十二日這天夜裏，又下起雨來，我

真焦灼萬分，只好在船上等！

十三日早上，雨點略小，天還是陰沈沈的，寄梅和達夫，找到了二十名挑夫，爲便利前進起見，約了叔瀾，他三家先行了，泥濘的路，加以橋樑的破壞。雖然到馬當只三十里，這走是很苦的；以致於胡伯母（寄梅的母親）從轎子裏跌下來，跌壞了腿，發生這樣不幸的事情！

就在寄梅走的這個下午，忽然劉營長出了告示：

「頃奉 江防司令部電諭明日上午八時查驗實彈射擊所有居民應避入山中或去江面稍遠免遭意外危險特此曉示

營長劉○○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三日」

我們這船該怎麼辦呢？往馬當去可以通行嗎？如不通行，我們如

何避免危險？」我當即向這位營長提出三個問題。他說：「船最好退出港口，到馬當是不能通行的，最好將船回泛東流縣。一時大家失了主意，有的認爲我們是逃難的人何必冒這種危險，有的主張跟居民入山，也有的贊成回東流縣。這時候已不能讓你從容討論了，無已，只有退出。」

可是，在港口一隻船上辦公的各位排長，却不讓我們退出。他說：「不要緊，你們在此地不要驚慌，還有什麼危險！退到東流，明天再上來，這是什麼一回事！」幾句話，又說得大家意思活動起來！隔了一會，營長也來勸我不要動，將船往裏面（港南）擺一擺也好。

到了夜裏，送客梅走的那一班快子回來了。我們連忙起來準備載月而行。將行李運上岸，老幼坐好轎子竹扁，小孩坐了籬子以後，天已大亮，陸續的過了河，我去向營長辭行，營長尚在睡夢中，我們不

管三七二十一便走了。走下十里八里的時候，聽一聲一聲砲響，知道正在驗放。其實，與這段交通毫無干係，不知營長何以一定留我們下來！到了湖西村，便入江西省界。侃兒雖只十一歲。他走路的本領比我好。母親坐的竹床，是用四人抬，一路非常擔心，因為胡伯母是前車之鑒，柳南、正拜妹、壽華和我們父子始終步行，妻、弟妹和子女，步行一半，搭轎子上車一半。只因早兩天的雨，路上積水甚多，而又高低不平，居然在下午二時左右，統統到達馬當鎮口。

馬當鎮辦理難民事。最有組織與步驟。我們剛到。等事務所來招待入境，指定收容地點以後。喚難民證，每人發米一升，錢一角。我們被收容的地方，是一處荒廢的舖子，沒有門扇，沒有地板，也沒有一些用具，大大小小，一古腦兒睡在地上，米與錢，由我打了收條，同時又捐出給新來的難民，因為我們還不致等救濟的米下鍋，

恐怕後來者有比我們更急迫的，得以果腹。

遇見了容、達夫、叔瀾，又去慰問胡伯芬。知道他們向馬當要塞司令部接洽。搭驗砲委員的差船，即晚可以出發。我往司令部去了一趟，同樣要求他們。又得難民救濟事務所的幫助，在下午六時，盧、程、童、楊四家，與胡、潘、王三家，又相聚於差船中。

只是最令我不能忘記的，那差船上一位管理員。他那一副面孔和一派官話，無論叫誰也不相信他是軍官學校剛畢業的學生，反而水手、廚子對於我們的同情心比他深切了許多。他對老年人，小孩子一樣的恐嚇、冷酸。

在差船將出發時，五十幾架敵機從馬當飛過，船上的燈滅了，緩緩前進，至湖口而止。

湖口又停了一天，等驗砲委員完成他們工作後，才向九江進發，

到九江已快到夜晚十點鐘的時候了。

坐了半個多月的民船，居然坐到了小輪船，點了三個月的油燈，居然看到九江岸上這一帶的電燈；心中說不出的喜悅！

程老祖母

我們的一羣，七家合共是八十六口，其中應大書特書的，就是柳南的祖母——程老祖母。

她老人家今年是八十四歲。在去年八月底從南京城裏搬到祿口鎮，坐了她從來沒有坐過的摩托卡，走了九十里路。沒有幾天，便病倒了，下瀉，一夜瀉至五六十次，柳南電告他的父親、叔父。一齊奔到祿口，把後事完全料理好，可是，她並沒有死。

因為我住在蕪湖的緣故，柳南夫婦、母親便送她到蕪湖來，大家

落得個互相照顧。她又坐了他從來沒有坐過的大車。後來一同到無爲，這次一同動身，走了一月月的路程。她什麼也不知道，她只曉得這時候是「日本皇太子回國」的日子。

柳南的父親——老翁——當晚才又從北平回到北平。他居到北平，可憐這位老人家以為……

「三太爺，柳南叔父怎麼不回國嗎？他是不早出去吃飯了？」

「柳南，天下沒得平……」

「我那一件衣裳，在軍箱裏的，快遞給我。」

「在這兵荒馬亂的……誰……要壞，一定跪在十字路口，被日本鬼子剗出心來……得……一塊的！」

「顧媽，你到夫子廟，替我買一點冰糖來。」

「菩薩，有靈有顯的菩薩！……」

她終日這樣絮聒着。有時從裏艙爬到外艙來，她說：「這房子太小了，讓我在堂屋裏坐一會罷！」

檢查的士兵上船來搜檢；她問：「你是賣甚麼東西的？」有時，牽他們的衣服，托他們去買點食物。就是剛強的武裝同志見了這位老太太，不由的苦笑，可憐，衰暮之年，還要她來千里流浪！

抱上船，拘下船，抱上輪，抱下輪。她一步不能走，只是由我們抱來抱去；她又不願意安然坐着。不是說話，就是動，叫大家捏着一把汗，惟恐一不小心，跌下了江去！

「老人如嬰兒」這句話真對，她想食品，他好發問；你假使不回答他，她就來一套話，如「菩薩，有靈有顯的菩薩」之類，叫你也不安。

加上九叔父那一個最小的女兒毛其，終日的哭，拉矢。我們船中

的生活，於此可見一斑。

老人早已忘了現實的一切，但是她還知道，「日本鬼子」！

甘棠湖

我有位襟兄孫拔卿君，在九江電話局當工程師。到了九江，馬上去訪問他，除了盧程這個集團外，登時風流雲散了。

由拔卿的領導，好容易商量妥在花刺飯店開了三個房間。童公壽也聞風而至，與東野合住。

我托拔卿打電話到南昌去問，究竟暨南大學在不在西山萬壽宮，黃梨洲記的是「萬里尋兄」，我現在是一千里尋校」。第二天，拔卿來說：「南昌的朋友說不曉得」。於是我決意往南昌去一趟。

我們進了馬當封鎖線，到了九江，彷彿已如磐石之安了。五叔夫

婦已覓得了住所，打算在九江長住。母親很疲憊的，妻與孩子們也瘦削了許多，我說：「我去南昌，你們率性在九江住幾天」。我們自己孩子太多，九叔四個孩子誰能照管？到兩兩疎略些，跟着無妨。這好哭的毛其是要設法安置的。七妹打算跟五叔去，大家分負責任，比較妥善一點。

第三天我獨自赴南昌。我剛出旅館，有一位客人送了一張名片進來，妻接着一看，上面寫着很有趣的話：

「盧前先生，你即詞曲大家盧冀野先生乎？要是的話，我們已十年不見了，還是我在南京常新聞記者時，常常相見。如你不是，請恕冒昧！」

正面印的是「章斗航」三個字。我打南昌回來，再去訪他，他已走了！茶房說這個章斗航先生是剛卸任的星子縣長，章先生能幹極了

。可惜，十年不見的老友交臂失之。

晏繼志君，我在河南大學教書時的老同學，現任九江警察局科長。他逐日抽空來旅館照顧。毛其妹，我原意雇人寄養；繼志不贊成，他主張過繼給人家，只要沒有兒女的，必極愛護他，過了兩天，介紹縣政府第三科科長鍾益明君，他願意要毛其，並且和我們不斷往來，關心她將來讀書、婚姻，兩家負責。繼志認為這樣妥當，我才放心得下也就同意了。那晚上鍾君設宴，五叔夫婦和我都去參加。

公壽，東野得了中央銀行復電，他們先行赴漢。

我們在九江共住了十日，這花園飯店在甘棠湖邊，可以望匡廬，湖中又有座周郎廟。無事我們隔窗眺望，還疑置身西子湖頭呢。這十日的休息，把風塵洗去不少。

南昌一夕

我往南昌，是二月十七日。早七時，到南潯車站，購票上車，就遇到晏君。有好幾年不見了，他知道我出險，非常歡慰。

車中，遇見一人自開封來的，告訴我邵次公的噩耗。因此和他談談次公的生平，午後二時就到了。

下車後，過贛江上的中正橋，見章貢合流，波濤洶湧，彷彿象徵今日全國的統一。又見我們的空軍在我們的領空中活躍，不覺倍增我的勇氣！

「橋外風光滿眼新，上車依舊對陽春，合流章貢濤何壯，尚擁湖山力不貧。舉手終教能殺敵，矢心自勉共成仁。多艱豈已似南宋，步武文山必有人！」

我從教育廳出來，我才感覺失望。原來青南大學並沒有遷出，在南昌設立的籌備處也撤消了。

是晚，我寓在青年會宿舍裏，頭才落枕，就聽到警報聲，工人將我喚起，躲在會址後面的地下室。接連兩次，我這雙極疲勞的眼皮，不自主的闔攏起來，磨擦在地下室內木柱上。第二天照鏡子，才知道擦去了我的眉毛。這青年會的工人，是江蘇鎮江人，他對我說起鎮江、楊州的慘狀來，他的淚已充滿了他的眼睛。

我在南昌想起游餘慶、唐元駿、葉辛、朱轡幾位暨南大學同學，和老友王冠英等，不是尋訪不着，就是離省他去，終於一個沒會見。

十八日早上乘南潯車，匆匆回九江去了。南昌，這一次失望的旅行，將永存於我記憶裏。

到了七年不見的武漢

由拔卿代購了幾張房給票，二十四日下午，上了江新輪，江邊警察派出所的石巡官扶着母親，雇了伙子背游程老祖母，在人山人海中間擠上去。我又遇到劉真如兄，一路談笑頗不寂寞。

武漢，我已七年沒有到了。沿江的碼頭，依然無恙。江面上，見了我們的軍艦，國旗在東風中飄揚着，朝霞初上，輝映着無上的光榮與生氣，「從此結束我們的流亡生活了」，我心裏這樣想。

靠岸後，余明遠、袁叔韓兩位，三叔，和東野都已上船來招呼我們，當晚，住到河街，迎賓旅館。

先後見到許多親友，據張佛子兄說，曾電請徵求我。鄧文儀兄要發表我一個宣傳委員，第八軍軍長黃楚雲兄又要我到戰地去

幫忙。有些人以爲我尙陷在戰區，並有人說我在路上過了害。還有人以爲我老早入川了。同時，知道許多好友的下落，又聽見豫生兄在蕪湖被敵人殺害的消息。我南京寓所也有被焚的話，一切一切填滿了我的耳朵。

不過，我全家確已到楚安全地帶了。此後如何貢獻力量給國家，盡一點國民的義務，這是我正在熱烈的計算着。

從旅館已遷到所租定的房子，大約在武漢是要這樣居留下去的。在抵漢不久，大雪以後，過江去登別了七年的黃鶴樓，歸來寫成「登黃鶴樓文」一篇，實際就可作這一本流亡記的縮寫觀：

「廬前栖遲漢水。一日被酒，冒雪渡江，登黃鶴之樓，賦白鞵之曲。蛇潛於後，龜伏其前；俛仰山川，悲從中動，百憂遙集，歌不成聲！

昔走東海，七月還都，舉室播遷，訖於今日。十口累人，一枝何託？于湖之宅，三月未安；滯上之船，九難已茹。傷弓之鳥，倦羽驚心；涸轍之魚，低頭待命。管仲有母，張儉無歸。藐是流離，抑可悲已！金陵既陷，里社爲墟；虜騎縱橫，小園寥落。始知庾信之哀，又見阿房之炬！夢華之錄，元老神傷；金石之編，易安魂斷。折柳隋堤，煙籠寒月，鳴鷄梁球，潮打空城。舊日釣游，都難蹤跡，撫今思昔，悲亦何堪！

况乎登樓王粲，風味頓殊；懷刺禰衡，字形竟滅；歷漲晴川，漢陽樹老；萋萋芳草，鸚鵡洲荒，孟德橫槩之時，崔顥題詩之地，草檄陳琳，頭風孰愈？無辭李白，胸意誰知？千里黃鸝，未逢伯樂；三條紅燭，尙想荊州。藏珠被褐，能不悲乎？

凡此所懷，書之盈幅，竊猶自懼，憂最傷人。尺寸之材，陶公不

棄；中興之業，李邱可期，半壁旌旗，地帶十萬，一旦東引，指日收京，豈不同沉炯之辭，而效孝標之序，L

關洛勞軍記

上征程

二十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在段牌坊委員長行營開國民參政會第四任駐會委員會第九次常會。我因為料理代領翟安師接受政府卹金事，與鄒君斐接洽，託他家管；忙到下午二時才趕到，聽取外交部長王寵惠的報告，一件是日美關係的說明，一件是英美法購買鎊砂的經過，一件是意大利西班牙的情形。將散會時，雷徹寰告訴我，蔣議長決定組織「華北視察慰勞團」，主要的目的是到陝北和山西，人選包括無黨派及各黨派的參政員，大約五六人，徵求的我同意，要我辛苦一趟，當時沒有考慮餘地，立即我就應允了。散會後，搭必武博古的小汽

車趕到教育部。有不少手續需要結束，也許日內就啓程。當晚，參政會秘書處來了通知，二十六開會，三十日出發。一夜我沒有安睡。

第二天，一早趕到續弟處，商量一下，立電白沙家中，令速送寒衣來。友鸞看我，要一路上寄稿，並爲定名「北征吟報。」二十八日，晚飯的時候，之儻偕同仔女自白沙來，住在福星旅館。二十九日，上午九時，在秘書處開會，知道同行的是李元鼎，鄧飛黃，梁實秋，余家菊，于明洲五人，原定齊士英，李鴻文兩君不能去。當天，下午三時半，議長在官邸召見，談了半小時。說：「你們站在人民代表的立場，會到毛參政員澤東只要說公道話。並且看他究竟有什麼意見？」我們辭出來，彼此又交換了意見。李先生是在西安等，我們團的秘書劉仰山已先赴成都了。天色已黑，右任立夫二先生處來不及辭行，

分別留函，回到福星，將家事一切託之燕處理。三十日，天才亮，繼弟來送我到參政會秘書處。第一個是我，實秋，家菊接着也到了，乘黃、明洲到時，已八點。秘書長王世杰來送行，問我們一切準備齊了沒有？果然在九時正開車。

在來鳳驛沒有吃飯，這一天午飯便擱了。下午二時，到永川。過隆昌天色已黑。渡江太費事，開了燈緩緩地由木船渡過去。到內江已八點鐘。找不到宿處。幸內江中國銀行經理孫祖瑞與實秋是清華同學，由他招待我們在銀行住下。在一家宵波飯店晚餐，這時縣政府因不空曠的緣故已遷下鄉去辦公，縣署已不在城裏。

內江產糖。我曾有一句諺詞：「饒饒的內江城，」我自清兄很稱賞的。可是饒饒的內江，人心之苦的，何處見得呢？滿街的童丐東喊西叫，聽了很不好受。大家睡得很早，一道打地鋪睡。余家菊先生起來

解手，回到房中遍地摸被窩，把大家一摸醒了。原來近視眼黑暗中越看不見道。

三十一日，由西昌出發，沿途遇雨，在涼州河吃午餐，開出去才二公里，車子發了故障，修了兩小時，趕過資陽、簡陽，到龍泉驛已完全看不見，走下坡路非常危險。所幸機師小心翼翼，總算在晚上八點鐘到達成都。劉仰山祕書來站相接。替我們在西華大飯店定了一個房間，又在上海餐館定了菜。當晚我到斌障街五號，訪均存七舅。路過東御街，看一片荒場，皆是劫痕。

三到成都

在成都，十年前我會住過一年。二十八年春間，隨着川康建設期成會又來玩了半個月。這一回來，是第三次。然而只耽擱了三天。我

住在西華飯店遇見薛迪靖君，光華大學的舊同事。他約第二天（二月一日）在正科甲巷大三元吃早點。我託他寄兩封信，一給吳生維城，她託我介紹任女一校長。一給蘇一書局老板黃致祥，叫他進城來一談。九時，同去省政府訪賀元靖秘書長（國光）並遇到郭有守、陳筑山、胡次威和孟廣澎。恰巧甘乃光、顧蔭亭也在省府開會，大家一道暢敘甚歡。出來後，往東門外川康明友會成辦處去，李幼僖（璜）約到五十五號他家裏。我又去開季陸炳，到省黨部由黃仲翔招待。在綏靖公署見鄧晉康主任。中午，在東來吃涮羊肉。川省黨部委員徐書鎮（竹生），我的老同學。來西華飯店見訪未值。三時，幼僖又來，偕實秋，飛黃出沒，因為他們都是初到成都的。我打電話約黃達雲（杰）見面，誰知他到銅梁去了。李由孛住商業街，正要訪他，七舅來了，談了一陣。易君左趕進城約在一家上海飯館吃飯。他說了一付對

聯，趣極了。主席前主席的口吻，用四川話寫成，太路是：一七千萬人民，讚成……，這……那……，那時紛紛傳說保護那一……這一……作主席：「兒子」是說馬人的習語。下聯是：「十二月下霜，終於……，再……我……」令得大家都笑起來。飯後，七舅約到吉平街九十九號。見兩位姨母。我在路邊買了一付風鏡，一雙手套。君言又……意……我幸毛帽一頂。在志……黨買了幾部書，回到旅館就睡了。第二天，一早黃致謙果然來了。談到刻印我的書中與鼓吹，一……要……的人很多，印了不……，前年在漢口原有袖珍本，到了重慶增補一些稿子，又排印過一次，先後已印過五千本！此次是木板，不免刪汰了許多首，茹古代我刻的很精。我在茹古買了一部「毛詩正韻。」謝守恆來，並借他的包車給我，訪嚴毅孫兄，在他處又遇見林少和、嚴敬齋。又去看羅向義（道耕），因為在峨眉受不了

冷，回成都來養息。他是西南一大醫師，和劉申叔中舉同年，我們在成都大學同事，現在他仍在山大教書。幼椿約在他家吃「哥哥傳」。黃晉齡的「姑蘇筵」是成都名廚，每天只辦一桌，晉齡死了，女婿女兒頂他的名在辦酒席。他有一位老弟，用「哥哥傳」的招牌。在成都號稱第一。幼椿特請我們嘗試，果然不在其兄的手段之下。飯才吃過，快下午五時，鄧主任又約在南打金街吃飯。鄧酒量最宏，我和他喝過幾次，他要和我暢飲，我辭以病，只喝五六杯。座中有楊永凌、魏時珍。七時，民財教健保五首長在任第恭「蘇廬」有公安。找來賈瞎子唱「蘇武別李陵」一段，這玩意兒叫做「漁陽簡鼓」，賈瞎子在現在成都成了「簡鼓大師」。我笑着對次威說：「我們到陝北去，不得一去不復返罷；何以唱蘇李河梁之詞呢？」九時，我先辭席，在春熙大舞台聽楊慶雲的「秋配」。夜十一點回旅館。幼椿來索「

中興鼓吹一冊。十五年前舊徒時有恆來訪。敬齋又送兩盤水果，託帶西安。

三日，九時，又上了汽車。過新鄉來不及看三舅父母。到了廣漢縣，因為汽油掉了一罐，就擱兩小時。在德安吃的午飯，德安還在用康熙乾隆時的制錢，一制錢作二文。飯後，經過白馬關，到羅江縣。達到羅陽才下午四時。一到羅陽看見涪江上的駱駝，就覺着北國的風光了。住下用北旅社。和賓秋訪問名勝，可惜芙蓉溪太遠了，不然一定去看太白、工部、山谷的祠堂。在縣府見到縣長郭鏞，一個商賈似的人物，疑心我們視察川北，一定要招待我們，問他要縣志，他彷彿對於縣志二字不甚了了，也就算了。晚間在一家珍珠軒吃了不少野味。函告黃生紹庭，過羅江不及看他。濯足就寢，身心一快。

劍門道中

四日，八時離開縣陽，到梓潼是吃午飯的時候。梓潼是謝元暈先生的故鄉，風景最好，當時我頗生興趣。在大街中有何光裕的忠節坊，這條街就叫忠貞街；何字石亭，在嘉靖間官太常卿，因諫設大同馬市，以死報國，所謂尸諫。到隆慶時，詔卹立坊。城中也有桓侯廟，（川北到處是祀張飛的）。鐘築不見得雄偉。可是一出城，九曲水，七曲山，走到「文昌勝境」，風景絕佳，接着禁柏，一路柏樹均可合抱，不知其數。我們特令汽車緩緩開，一邊欣賞，一邊贊歎。在下午三點半，到了劍閣縣，亂山之中，紆迴轉折，層峯疊嶂，目不暇接。本來還要前進，走在半路，車拋錨了。迴過車來向劍閣去，回頭看劍閣，果然如圖畫，城小得很，找到一家有一個姓盧的（大約明代中

葉人L寫匾額的飯館吃了晚飯。出城宿在東山下，（東山又名鶴鳴，不成樣的小旅館中。縣長王從嵩跑來看我們，送了一本行政概況，說了許多地瘠民貧的話。草草一宿，一早起來。望鶴鳴山未得一訪顏魯公的石刻，所謂聞溪這條水，不知是不是紀念唐玄宗聞鈴的？在下一個茶座上，我訪問了一番，一個讀書人也沒見到，所以絲毫不得要領。十時，才上車北進。到了劍門關，這一帶峭壁如齒，豹岩，大劍山，小劍山，誠如石碑上刻的「雲環聳翠」。回望似乎比來時路風景好。念陸劍南的「此身台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兩句名詩，想不到我出劍門，和他道路剛剛相反。走了一段，回望一段，我在川中至少是三四十縣有我的足跡，可是我始終愛劍門！中午，到寶輪院已是昭化縣境。在昭化吃了午飯，到廣元還很早。

廣元有中國旅行社，縣裏老早已爲我們一行人定好房間。行李卸

下，偕飛黃去看縣長汪一能。雖然初見，我看出他是一員幹吏來。他說曾在南京八府塘一中讀過書，他認識我；廣元的出產是煤鐵，可是缺人開採。他說：「我一到廣元，第一件事調查戶口，不調查則可，一調查把我嚇呆了」我問他：「爲什麼呢？」他接着說：「譬如這條街有三十戶，第一戶戶主是張三，妻某某。第二戶戶主還是張三，妻却換了。第四第五戶戶主還是他，所不同的是女人，一座廣元城女人要比男人多出五分之四來」。我問：「這是什麼緣故呢？」他道：「那年共產黨過境，掠去壯丁不少。四川內戰，廣元死的壯丁也不少」。我說：「何不在重慶登報招買身壯丁。又有女人配他，又有煤礦可以採發」。飛黃也頗同意。我在路上大約受了涼，在縣府談話間小時，瀉了四次。廣元縣政府是一座荒園，辦事的人頗爲緊張。我告訴飛黃：「這汗縣長是我們一路來，所見到的第一位能幹縣長，真不媿一能

，只是顯縮齒長不在福。飛黃笑我一會相面。臨江有座武則天娘娘廟，倒塌得不像樣子。嘉陵江發源於白水，在一處是上游的中心，所以民間頗爲富饒。傍晚天有雪意，在平山茶館晚飯。飯後汪一龍偕警備司令楊灑軒來訪，灑軒雖是武人，談鋒極健。談起二十三年他鎮守江油的情形，又詳盡，又動聽。會問他廣元剛出道，他如數家珍。他是岳池人。所以對川北各處極熟悉。圍爐而談夜深始去。六日，八時開車看了棧道遺跡，過朝天嶺，明月峽，盡危險路。十點鐘光景，上了西秦第一關，這纔出四川境，到了陝西境界。

除夜度陳倉

望七盤山，五丁山，一層一層的白雪，漸漸覺得天風寒冷了。陝南果然不同川北。我們的車子到甯羌，天正在飛雪。甯羌城的譙樓是

紅色的，映着白雪，覺得又雄偉，又美麗。我想起明代湯廷和家宰在「甯羌阻雨」的一套曲，不禁發思古之情。吃一盞大蔥大包荷葉餅在飯後，車子開出，眼前一片廣大的平原。我在四圍圍置了兩下，心胸不免日狹，見到平原，只覺眼前開朗。汽車也風馳電掣的一直開到沔縣。諸葛武侯墓，和他的讀書臺，定軍山，只在車中遙望，不及去游。到了襄城勾留了一會，就趕到南鄭，古語謂「漢中」。在旅行休息後，入城吃飯。此地物價在重慶之上。在街市繞了一週，覺得疲乏，隨即回去，一早上床睡了。七日。這天是廣歷的大除夕。從南鄭出發，經過秦棧遺跡，一路積雪很厚，兩年沒有見這樣的雪，不知道爲什麼見了雪就覺精神爽快！在大雪中前進經留壩，抵廟台子，午飯，這兒的名勝，是留侯祠，相傳張良從赤松子游，即在此處。紫芝山一名辟穀，但，我們是到此吃飯，祠中對聯好的不少。再過去，便是

紫關嶺，車子爬坡很費力。一直到了原嶺下的鳳縣，不獨地上無積雪，天色也轉晴了等。過了梁詒，又是大雪。看看黃昏來了，車子走得
有氣無力的；四極過了，只望不到寶雞（舊日的陳倉）。黑暗中大家提心弔膽的，達到寶雞已經很晚。想不到連住處也發生問題。好容易覺得西北招待所，因為土人在度除夕，飯店都關上門，什麼也沒有
的吃。我只吃到一碗掛麵，電燈又昏暗，想沐浴一下不行。在街上看
了一遍，只有一兩家還可以買到紙煙。今晚，我們真可謂「暗度陳倉」
了。大家和衣而臥，望鏡上小針指到五點，連忙爬起来，趕到隴海
鐵路寶雞站。車已掛好了，我與實秋飛黃同坐一廂。六時半開，經郿
縣，絳帳鎮，武功，馬嵬坡，興平，茂陵，成陽，三橋鋪而到西安，
這已是八日，就是辛巳年的元旦了。在西安一住差不多半個月，我們
的任務，纔開始便遇到困難，這是始料所不及的。

長安留滯

火車在西安站停下來，我們便一直往西京招待所去。我住的是二一號。實秋住的那一間房，據說就是那年西安事變時，邵翼如先生住的。茶房告訴我們，又追述當時的情景，爲之惘然！休息了一會，我們便往新城裏省政府拜訪蔣銘三主席（鼎文）等，竟一個沒有遇到。各廳也不見辦公的人員，原來大衆在家度廢歷的元旦。隨即到天水行營去，知道程長官頌雲（潛）已赴渝。實秋暗地裏邀我往東大街去，那兒的厚德福和平津各地的都是一家，飯店經理見了小主人，烤了甜鴨，又燒了一條河鯉，兩人大啖起來。又洗了個暢快的澡，回招待所睡覺。九日，一早，財政廳長周介春來，報告整理陝西稅收的經過，老實話我對財政稅務最無興趣，而且也不了解。在胡宗南總司令處

的張佛千兄來了，匆匆一談。蔡江澄來，取去了敬齋帶的水果。中午，我約幾位同人去吃豆腐湯，只花費了十元。飯後，遊覽寺，唐石經均完好，隋前的石刻都已用尼封了。在一家書局買了一份《魏高宗續耿氏墓志》。經南院門逛了一陣。鐘山到招待所，延政孫廳長紹宗，祕書長彭昭賢來了。這位彭兄一見如故，他也性情爽快，又愛說笑話，他說：「見了來人視察，就要造衣，真是臨表涕泣，不知所云！」談到說他纔去。佛千又來約我到長沙飯店吃飯。曠黃等談到秦腔，我說：「久已聞名的易俗社不可不看。飯後便去看了一齣『響錦衣』，做工上真有點海派味道。十日，西京市籌備處長龍賢明來，陳伯君來，談了一上午。飯後龍君領着出城，遊大雁塔，王寶劍廟，和杜公祠。五時半趕回來，赴胡宗南將軍約，他自己因病未到。辦事處長作代表，沒有多耽擱，我們就告辭了。十一日，教育廳長王捷三來，所談

無非戰時教育的問題。常緝甫陳建晨約在正大豫菜館。飯後同招待所便接到參政會祕書處轉來的延安電報，毛參政員澤東，陳參政員紹禹具名，說我們這一羣，尤其特別提出的是實秋，家菊，說都是反共分子，前來視察，定不公平，如據這次的視察報告，在下次大會提出，一定有人要建議取消邊區與八路軍之特殊化。電文末尾道：「如幸而不謬」的話，亦願以白乾酒小米飯接待，否則寒冬風雪，免此跋涉。這「幸而不謬」四字，我實在不懂。祕書長秉承議長的意思，行止要我們自行酌量。我說：「等李先生來再說罷。」午後、去訪老鄉吳敬之先生在小獅子廟。又繞道南院門去看王幼農老先生。只沒有見到宋菊塢先生。十二日遁天，大雪，王幼農先生來回拜。我們又去省黨部。宋老先生又來相左。下午，我往香半園德化里新中國文化出版社看謝冰瑩，冰瑩邀我往小雁塔看佛千，五點鐘回城。應蔣銘三主席的公安

。這到到的單位很多，席上報告陝北的形勢很嚴重，相迫益急，望我們主持公道。但我們團長李先念尚未從瀋陽來西安，我們也有些焦急了，宴畢，因招待所商談了半夜。規定每年作長期間的會話，第二天便開始舉行。十三日午，西京市籌備處約在美記西菜館，席上聽一位張君談西北建設，以及應建西京的山。此公是湘人，他大談中國人種，將南人與北人作比較，頗多牽強處，我實在聽得不耐煩。佛千邀我到李君家，一口氣寫了幾張條幅。晚上，點鐘纔回去。十四日，在會話後，馮先生曾帶黃隨到來了。報告了許多事實，說團長官希望我們早發兵。這天上午，我們又到十八軍團辦事處；處長伍雲甫與團長李維英見到了。那兒的布置與別處什麼特別，不過掛的照片外國的比咱們中國人多。鏡子釘的旗子代替了國旗的地位，標語有些不同罷了。談了些時話，伍李二君相送門外。午應冰窖巷

一一整理，我們不必加什麼意見。」當下大家都同意。於是決定勞軍的路線。將行機作個初步決定。十時，璞妹由軍部來看我。冰瑩兄妹也來了。中午與李人士夫婦約會，我請求不參加視察長安縣。四時趕到省黨部座談會。忽然見到郭冷厂，好幾年沒見了，亂談了一陣。又赴建國公園彭秘書長及各廳長公宴。八時以後纔回招待所。成衣店來量了軍用服裝。燈下作張翹初壽詞一首。又拍電回白沙，因為不久開始北進了。十六上午的會話很久。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長伍雲甫來了，我們告訴他「不打算上延安了。」我檢了冊「中興鼓吹」託他轉贈毛澤東。陝西省政府轉來給我一封家信，使我頗高興。晚上，第十戰區政治部主任梁幹喬約吃飯，提供不少材料，什麼抗幣呢，他們的地圖呢，還有許多可驚可愕的新聞。回來後，我讀張秦宇的一不二歌集」，看到午夜，倦極了。第二天，子逸翁患腹瀉，沒有來。午在美

記番菜館有十二團體公宴。因招待所恰巧遇到吳敬老來。四時半，到行營代表參政會授旗，由飛黃致詞。五時，程長官宴，認識了陳又新將軍。我因與一廠事約好，先退席，往夏家什子南叮嚀巷去了。十時回來，南院門的燈市還沒有散。

復日同學會代表張豐胄在十八日早間來訪我，說明早此間西安同學會分會要歡迎我。謝冰瑩來約在長沙飯店便飯。下午因蔣堅忍葛武堅約赴咸陽視察勞備營，所以匆匆吃飯就走了。我在營中發見一個河南青年侯友塘，我們分別說了話。在咸陽沒有多勾留天色昏黑了。子逸翁還約在儀仙亭。晚上，李如甫軍長（興中）來，告訴我們入中條山的路程，說得很詳細。軍裝送來了，一共價一百七十元。十九早，赴復日約往新生食堂。回來，王幼老送來了一首詩贈我。中午，我們本團向當地黨政軍首長告辭。二時，赴北院，第十戰區長官部授旗。

門一望，華山在光明中升高了。子逸會指點給我看。這是玉女，這是蓮華，這雲落盤，又這雲梯人掌，可惜不能上去。吃茶抽條，喝着辣糊。因為劉襄書這姓治車翻，我別便從懸崖門進城了，正想深入；忽然後面有喊我們的聲音，原來這車準備好了，這一百二十里的路，真如南門牌名不虛傳，要經過多少危險的土車，幾乎覆車三次，十一點鐘總算抵關底城，出了陝城入河南了。這天是星期三，只有慢車，在晚上七點二十三分回。爲我們定了一個二等房間，從上午直候到晚，關底鎮的左右前後都跑到了。天一黑，望黃河沿一帶，不知多少盞燈，聽說走防敵人偷襲的。晚上吃一飯一湯，每份一元半。我們這時分爲兩隊。飛黃，晉秋和劉襄書出，下餘的人先到洛陽。在二十日，一時半纔到陝縣。車上有劉副官來接，引導我們三人到世界旅社。盥洗一番。和衣小睡，七時又起，九十六軍（就是李時甫的軍

隊)辦事處孫主任來招待，請吃了一餐。十時，就雇人力車到會興鎮，一共十五里路就到了黃河，走至渡口，用軍用木船擺渡過河。這便是茅津渡了。第一七七師政治部孫佐齊主任上前來接，此地除了馬沒有第二種交通工具，沒有辦法，只好騎上了馬！有一位老卒牽着我的馬，道：「委員，你這坐下的馬還是軍中的舊馬，那走敵人佔了茅津，所有的都被掠了。這匹馬自家渡過黃河。克復以後還是弟兄找回來的。現在舊馬只此一匹了。他馱得起你，莫要怕。」我漸漸習慣了，兩腿一夾緊，將韁也收得緊，不覺走的快起來。過那平陸八景之一的桃花林，飛黃還爲我擰一張「馬上之雄姿」。又前進，快到棗林的時候，前面有一匹驚了的馬，原因是在河中飲水，一隊人趕來，馬驚得直奔。一馬驚，羣馬皆驚。我這匹馬奔得更快，我一路大喊，馬分外快奔，糟糕，我落了馬。實秋、飛黃，連佐齊都從馬上落下。我雖然

只傷了手指，但連鞍掉下，跌的非常之重，馬二不知何往，不敢再騎馬了，只有緩步前進，走了一里多路，師部又用馬來接，勉強騎到東延村下來，這時是下午三點半。一百七十七師陳師長帥儒、副師長任雲章、參謀長孫麟，還有九十六軍副軍長王根台，正排隊郊迎。到了師部，進午餐。這晚正是元宵，軍中弟兄切燈籠、掛秧歌，熱鬧非常。孫參謀長最愛作詩耍我和了首。我向弟兄們探問不少世戰事蹟，原來我們今天所經過的路，時有敵軍出沒，總算幸運。和他們沒有對，在東延村住了一晚，八時又上路往望原進發。孫處如長官到面是住在郭原，此夫尙有四溝八疋，我及騎的高而大的馬，心裏頗慄懼，頃備力勸我由原道先到洛陽。由一位康副官相伴渡了黃河。在會興鎮，五獸三十分上了車。車上什麼都沒有的吃，過了觀音堂，茶房給我找了兩塊餅啣以充饑。

中條山的任務，我只完成一半。趕到洛陽已下午十時，入城遍訪洛京招待所，金城飯店，都沒有空屋，最後到義勇前街平原旅館，竟見到子逸，家菊等，倦極了，上床便入了夢。

洛陽行

在民國二十一年，我曾到過洛陽。此次也是重游。二十四日，衛俊如長官（立輝）派副官來陪我們早餐。我在北大街，買了一條皮帶，只費了六元換了一頂呢帽。河南大學校長王宏先約在豫順午餐，他希望我到一趟嵩縣。因為我在河大會任過教授三年，學校師生都關懷我。省當局不願將這學校送給中央；而學校全體希望改國立。我說：「請你開一張節略，我們回渝報告時，我可以為你們面陳 委員長。」宏先說：「也好。」下午，河大舊學生李鑑昭君來訪。宏先當晚公宴

全團，座中有監察使李嗣聰，工務局湯副局長，水利處處長等。回到旅社，馮欽哉將軍來談，知道衛長官已回洛了，約我明天下午三時半在西工會談。二十五日，早上我已整理一路上寫的詩稿。舊徒許願修（敬武）來謁，他現任民廳秘書，他的文筆很好篆書得其父傳；我問他：「你一行作吏，還能自修麼？」

他說：「沒有長進，但時時還看書，請老師隨時教誨。」下午，應西工之約，我帶眼看衛長官處理公事，凡是廳長來請示的，他都囑咐自家斟酌辦。這時，他兼省主席，大約省政甚多，自己只管軍事的。晚在秘書廳公宴我們，有民政（方策）伊散（華廣興），秘書長蔣炎，和李明鐘，齊直如二委員。飯後進城，有秘書安處秘書張承祖來看我。在十一時，飛黃、寶秋自郭原來洛，談中條山情形至夜半。二十六日，舉行會話，仍推我們到中條山的三個人到鄭州去。定明

早出發。張廣興廳長來訪，他託我向立夫先生說，還是把水利專校改爲國立。下午三時，西工開了盛大的歡迎會，我們正式授旗。當時在場的約摸爲兩萬人。將旗授於長官，和馮欽哉將軍。孫殿如將軍也來了，干逸，欽哉，蔚如。實秋和我四人爬上了平台，洛陽全城在望，一邊談着戰地新聞，蔚如宋史最熟，也是一個儒將，我們談的很高興。六時後，回城，劉秘書約到國民戲院聽陳素真演秦香蓮。二十七日，天陰雨，鄭州之行被阻。劉景儀君來約午餐，介紹陳素真的編劇者樊郁如和我們見面。又衛長官來拜訪我們。晚上，第一戰區政治部趙可夫約宴，大唱平劇，盡歡而散。二十八日，天還是陰陰的，鹿瑞白（鍾麟）宴本團同人，借畢宅設筵，主人由冀豫兩區司令部駐洛代表來代表。晚，李監使約在洛都飯店。匆匆趕去看陳素真演女貞花。二十九日，天落雪了。會話後，分閱送來的報告，我所擔任的是

「教育報告」。我的感想是：一，陝西小學太少。二，社教也沒有成績。三，那惟一的醫專不如併入西北大學。四，縣校經費少得可笑，例如佛坪每年教育費是八百二十六元。恐怕算是全國最少的一縣了。另外在二十八件情報中，只有邊區課本，和邠州師範的風潮兩件有關教育的。勞動營組織過於複雜婦女慰勞會對於抗戰軍人家屬很少物資的接濟。我都提出意見。陝西省保育院辦得很好，只是不夠，應予添設。這些事，我一一寫下來。雪中借寒先先校長去沐浴，出來在小大飯莊吃飯，大吃其山藥，害得我瀉了肚。三月一日，我們商談到鄭州的事。因為來客，未談完就散了。欽哉約子逸。家菊和我到淺井頭村去。這村莊是標準的北方莊子。烹調味很美，我因明日將往鄭州，趕着回旅社睡覺。王幼喬來訪也沒有碰到。在洛陽留了七日，看到些什麼，聽到些什麼呢？

如此鄭州

二日，早八時，張震英處長來，我們一同上了汽車，出北門，經過白馬寺的時候，天又飛雪花了。所幸尚不覺冷，談着話不覺便到了偃師，這一帶的山水，稱得起秀麗，不讓江南。到了黑石關，入鞏縣境。渡過洛河，當我們到了叫做老犍坡的地方，因為坡度太高。雪又落得很大了，路真不好走，費了四五小時，覓了幾條牛來拉汽車，六條不夠，加八條；八條還不夠加成十條，一直加到十二條牛才把汽車拖上去。天色向晚，走下坡路又三十里，抵汜水縣。在黑暗中停下車來，開了車門，不知怎樣把我的一根雞縣手杖失落了。走過汜水找不到一個宿處，於是往新華樓洗澡，就在澡堂過夜。一天沒有吃，這時居然吞了兩個餅，買了兩碗孟，吃得肚皮發脹。天明我們又上了車

，由汜水縣經過滎陽，到鄭州才八九點鐘，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部爲我們布置宿舍在圃海花園裏。孫總司令蔭亭（桐萱）率領官兵郊迎，在軍樂聲中我第一個跳下車來。十時，在總司令部午餐。休息了一會，到城裏訪楊一峯專員，和范任縣長，他們是同衙辦公，一峯是老朋友，當年在開封認識的。回來在街上費了四十二元，購了禮服呢馬掛料一件。又往禹年春去洗澡。下午五點鐘回到宿舍。蔭庭請去吃晚飯。因爲推我明天對全體官兵說話，不免準備一下。晚上，蔭亮約我們到鐵路會堂聽戲，有墜子，大鼓。戲演的是雙投唐。迷傳，北漢王和黃鶴樓。十時才散。

四日，天放晴，七點鐘，便和蔭亭及幾位參謀出發，向京水鎮去，視察河防。鎮上住的一團人，沿河的戰壕築得很牢固。用望遠鏡望隔河敵兵的活動很清楚。蔭亭指着河那邊說：「去年在這兒曾在一次

大的戰役，地名叫花園口，當晚砲戰連連，砲聲震天，可以寫一首長詩。L我們駐防守有地盤，砲聲震天，砲聲震天，砲聲震天，我們上了小汽車，一路向東，砲聲震天，砲聲震天，砲聲震天，沒有戒除警報。這是午前十一時，太陽正好曝背，我們在宿舍前草坪上。坐下來聊天。午後，鄭州各界公宴。五時，舉行儀式由我代表表致詞，並授第三集團軍的旗。我的演講詞很短，尚富有熱力，使河洛健兒興奮一下。散會後，繼續聽平劇，有汾河灣，戰長沙、罵殿、醉酒四齣。十時以後隨着歌聲出去耍了一晚，洗了一回澡回來。五日，早間，將「記花園口戰役時」寫成了，蔭亭又託我做了「那陵陳旅長殉國碑文」一首。忽然想起今天是我的生日，蔭亭又大辦酒席：熱鬧一番。我上街買了布鞋一雙，在鄭州飯店又與幾個朋友歡聚了一晚，六日，是在鄭州的第三天了。鐘英舊徒岳君來談，他是負特工責任的，將

南京近况報告他底詳細，又有一位陳祚修君來見，談的也是南京淪陷後的情形，我當下寫了幾封信託他們得便到南京去的人，爲我一探家中留在危城裏的人，不知道他們的生活這幾年怎樣維持的？午後二時，戲劇又演出了，演的是豫劇「趙金紅刀劈楊藩」，四時才進晚餐，余一清祕書陪着我們出去，狂歡到夜三時始歸，最後，蔭庭還請吃了一次西餐。我頗感覺疲乏，鄧梁二兄歸心甚切。獨我們的劉祕書頗有戀戀之意。鄭州雖然土氣還算旺盛的，河防雖固。我始終覺得有隨時淪落的可能。心裏空氣雖，終竟敵不了敵人的砲火！呀如此鄭州一住三日。

經伊川到葉縣

回到洛陽，是三月七日，早七時偕孫總司令同坐一輛小汽車。在

肥水和黑石礦休息了兩次。車中，談起談起了山東的往事，說：「韓向方」（復道）墓前中有一位怪人，也是牛鼻子老道一流人物。力勸韓勿赴漢，認爲一去必不能保全性命。韓不聽他的話，果然伏法了。當時有人問老道：「你看咱們這山東軍隊將來是歸誰統領？」那時我正經過那間房，「蔭歷自家補充了一句，接着說那老道向我背後指了一指。事後有人告訴我。現在那位怪人也不知何往了。」實秋和我聽得很有趣。離洛陽還有三十里路，汽車發生障礙了。等着修理，進洛陽城時已下午四點，回到平原旅館。向子逸翁談一談這三天的動態。晚上，河大舊徒馬小貢來訪，他是學政治經濟的，但詩寫甚好，當日我極賞識，所以我雖是文學院的教授，他和我很接近。他說：「這些年都荒疏了，不免對師門。我說：「這樣大時代到處都是好詩題，你不寫作，太可惜了。」他答應有所作寄到重慶來給我看。並要我查一份我

所手編的「民族詩壇」寄給他看。六時半，三參政員蔣真約吃飯，我們在西安見到，現在又相遇洛陽，他將視察軍風紀的情形告訴我們。旅部演平劇請我去，我堅辭，想休息一下，明天就要上路呢。

八日，一早孫蔭庭和劉處長，都來送行，我們七時早餐，八時出發，到伊闕。我首先望見王禮鑄的菜，想不到在重慶分手不久，他在視察西北的途中便病逝，現在埋在此處，與白香山居士爲鄰，到也不寂寞。離開伊闕不久，便入伊川縣。經伊水，想起北宋兩位程子當年講學之盛，現在未免太荒涼寥廓了。過伊川便到臨汝，爲時過午，這汝南的鷄聲聽不到了。一直趕到寶豐，在寶豐外，一直趕到寶豐，在寶豐城外，各人吃麵一碗，窩了三枚鷄子。沿河買酒的甚多，還有瀟瀟一塊塊的在賣。實在太不潔淨了，沒有一嘗的勇氣。

過了寶豐，我們的這輛車一路多災多難，走到天黑，還是在走。

天黑了很久，纔抵華縣，紅紙糊的風燈在道旁搖擺着。縣府老早得了消息，有人在等候我們。好容易經我們的力辭，謝絕他們的招待，在新生旅社下榻，我與子逸翁同室而居。老人家詩興大發，縣府又送來一部《華縣志》，在煤油燈下，一人喝了四兩，你吟我哦，一口氣寫了不少作品，可是睡眠受了影響。

九日，仍然是七時出發，到方城纔八點多鐘。唐詩人溫飛卿曾任方城尉，想來就是此處了。匆匆一過，未得游覽。

下南陽

抵南陽在午前十時，原定住在新生活俱樂部，誰知專員公署給我佈置到北關外玄妙觀。專員鮑庚，警備司令孔繁蔚都趕來招待。南陽，我們是有任務的，決計當天下午去游臥龍岡，原來這諸葛庵，所謂

南陽諸葛者在城外，地方相當荒涼，老遠望見矗立一高碑，上書「諸葛武侯躬耕處」，廟內有個「三顧堂」，塑元主與武侯對話的泥像，後樓上一個武侯抱膝像，雕刻得很好。三顧堂前有壁畫，還有翻刻的岳武穆書「前後出師表」，我想這不大靠得住的。廟中地攤極多，尤其賣竹筷的，筷子上漆畫臥龍岡圖，我買了兩套，大約一元多錢。趕回城去逛玉器舖，玉石並不高明。晚上，應專員公署約，到玄妙觀拍一電給二弟，告訴他將於十三日到老河口。這在宿老道士的丹房裏。

十日，飛黃寶秋到唐河去了。我在玄妙觀還了幾件筆債，沒有一張屏條寫的得意的，午後二時，往西老鎮，給第三十一集團軍授旗，總司令湯恩伯到重慶去了，由馮參謀長代受。同安本團同仁，陪客中有幾個白俄，說得一口好中國話。飯後，演戲。三一劇社的平戲是軍隊中首屈一指的。演出空城計、宇宙鋒、殺四門、追韓信。那殺四

門的主角是一個不滿十歲的小孩子，演得很有精彩。寫文妙觀，已是午夜。十一的早晨，馮子逸翁、家菊蒞駕。中午，鄧梁兩君出來了。談起孫方魯（連仲）在唐河治兵嚴明，軍隊生活也好。還有游泳池。無怪他的軍隊聲譽不壞。河大舊往吳子清在南陽任多年的教育局長，傍午他來看我，並說明早來途行。五時後，到南陽文廟，現在為警備司令部，孔司令約飯。此公精神不太振奮，我疑心他有一口。談起寫字來，他倒頗有興趣，匆匆一飯，急回玄妙觀，在南陽黑暗中坐人力車相當不安全。

這回在南陽，我很抱憾的，是沒有見到張仲孚老先生。聽說南陽炸了一次，他下鄉去了。十二日，六時，子清偕自衛團司令趙芝庭來。芝亭本是文人，在開封時，他幫着張仲孚辦了一個國學專修館，那時我們就認識的。抗戰以後，他受了別廷芳的影響，他參加自衛團，

曾參加新鄉唐河兩戰役，並建過戰功談起別廷芳別香齋這位老先生，比我們江蘇南通張季直先生還要偉大。他沒有地位，憑着一個人號召南陽一區的志士，建設地方，保衛地方，芝亭任他的副手，可惜匆匆一談，我佩服五體投地，請他寄點書面東西給我。

在七時半，我們由玄妙觀出發，在離南陽二十里外，車子發生問題，連忙換了一輛車。浩浩蕩蕩的開出河南境，便入湖北省界。

老河口

在三月十二日十二時半的光景，我們一行抵達光化縣城。李長官派員郊迎，陪伴我們到了中山街招待所，這裏便是老河口。小小的而又繁榮的一座城市，招待所是一所簡單雅潔的民房，三間兩廂，都是玻璃窗，有些像漢口花樓街的房子。卸下行李我們洗臉漱口，又吃了

一餐飯。第一個來的便是我二弟東野。許久不見，會到了非常高興。接着李德鄰長官自己來了。我和二弟往中央銀行去過，纔會同本團同仁回拜李長官。他住的那地方叫做秦家莊，是座村莊房子。這天晚上，中央社我二弟的同事宴請同人。十時才散。二弟留我和他抵足而眠，細談家事，他正在設法接眷屬，弟婦與姪女們也許在路上了。三十日，起身後回招待所，午在招待所進餐。小睡片刻，當地舉行了一個「憲政座談會」。五點鐘李長官約在秦家莊晚餐，所備菜簡單而豐富，大盤大碗，德鄰先生酒量甚宏，不多時吃完了飯。大家聚在他臥室中暢談，他送了一張在台兒莊的照片給我，自己簽了名，這是非常可寶貴的。

七時，一同由秦家莊出發，到了一座電影院。當地的老百姓，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各種職業的人，又有大隊駐軍，擠滿這座電影

院。我們一行與李長官都上了台，開始授旗典禮，禮畢，接着開歡迎會，表演的游藝很多，話劇小三子是政治部演出的。還有一位日本俘虜演的「捉泥鰍」，不知叩了多少頭，又是唱，又是舞，據說這俘虜本來就是一個演劇人。除了歌詠、口琴，還有平劇法門寺。一直到夜十一時纔散。二弟還在招待所等候我。讓我睡下，他回銀行。十四日，天才亮，二弟又來了，七時我們進早餐李長官親自趕來。八時上了車，這車是正式的客車，可是在柿子舖發生障礙，這時已是十一點，大家在路邊一麵舖裏各吃一碗麵。車修好了，向樊城進發。到了樊城，忙着渡襄河，到了襄陽。在襄陽休息了一小時。襄陽有的是古董舖，書舊也很多，可惜我不會覺到我所要的書。不知誰花了兩塊錢買得一秦鏡。（未必是秦鏡，但此鏡却是很古的。）又上了車子，經過隆中和杜少陵墓，皆沒有來及下車，我與子逸翁皆極以為憾，因為赴張自

忠將軍的約，有能不趕路。到宜城已是午後四點，沒有車子來接班。候車候到五點半，連忙出發，不敢耽擱，但是到快活鋪，天已黑了。

鍾祥礮火

到了快活鋪，張總司令自忠，偕眷屬一同郊迎來了。牽了不少馬匹，又有四川雇來的滑竿三乘，子逸翁，余家菊，和我銜上了過竿，走了五六里，一路聽砲聲隆隆，兩角上一陣陣的火光，間或有機關槍的聲音；我們都不作聲，只聽馬蹄得得，和滑竿夫的脚步聲。原來戰地之夜是這樣寂靜的！

馬和滑竿停住的地方，是一座農家的村落。張蓋忱將軍（自忠字一引子逸翁和我進了一個堂屋，案上一盞油燈。九時以後開了飯，張將軍來陪着聊天。『今天這兒得到的消息，汪精衛在南京成立一個偽

國民政府，你們聽到沒有？」他很嗟地談着，並向我們發問。子逸翁道：「我們在路上個把月，倒沒有聽見這新聞。」他惋惜地說：「汪先生何至這樣做，——自置於爐火上！」燈下看張將軍兩道濃眉，深沈的眼色，瘦削的面孔，可以見出他那種沈毅果勇的精神來。談了一小時，辭出；因為他遷住在另一村莊，相距約一里路。

子逸翁濯了足，我出來在院子裏解手，望四面火光，仍然一陣陣的閃耀，礮聲越發急了。自己安慰自己：「不要恐懼！」可是這一夜却沒有睡穩。子逸翁的鼾聲與砲聲相呼應，交織在沈靜的茫茫長夜裏。天未明，又聽瀟瀟的雨聲。

十五日，在雨中我們全團同仁往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部去。七時，隊已集好了，就在司令部門外，在雨中行了授旗典禮。這一次致

詞的人特別多，蓋忱將軍的謝詞那麼乾脆，有力！很簡短的幾句，申明他的願望，他一定要做到「不成功便成仁」。這時國越落越小，而大風吹起來。我們立在司令部門外兩小時之久。禮畢，進門，一邊是蓋忱將軍的臥室，一邊是辦公室。在他臥室裏，看他每天練字的紙，案上的書也不少，並不是完全關於軍事或黨義的。他看我注意及此，他說：「我也是半路出家的，我原先學習過法律」在辦公室大家圍坐一桌，吃了一頓飯。又由滑竿和馬送到快活鋪。一同上車，開到荊門已過午刻，不敢吃飯，怕耽誤時間。到了河溶鎮修理車輛的機械，我們休息了半天。到當陽已漸晚，車由長坂坡滾下去，一面望玉泉山，一邊當陽全城在夕照中，煞是好看。實秋笑着說：「此處應立一碑，上書燕人張翼德在此！」天黑了，車還繼續不斷的開行，一口氣行了六里，看看宜昌近了。

恐懼了的宜昌

又是黑暗中到的宜昌，又是找不到宿處；費了極大的力量纔在鴨程路覓到一家湘鄂旅社。一間極小的房，還是和子逸翁同住。我們在同興館晚餐，飯後，在市面上巡視一周，店家皆不約而同的一早關上了門，往來的人都有驚惶之色。尤其看到我們一行來到，皆投以疑慮的眼光。當晚因爲太疲乏了，急忙回去，頭一到枕就睡熟了。

十六日，早上和子逸翁，家菊，在一家點心舖吃了早茶。見街上到處擺的地攤，有的大店舖的貨也上了小地攤。我以十四元購了一雙皮鞋。比重慶便宜得多了。宜昌，我在十年前兩次經過，現在好像人口減少了不少。我只覺有一種恐懼的空氣，瀰漫在宜昌城內外。

我們這些過客也打不起精神來，在馬路繞了幾個圈子跑到一家叫

廣味香的吃了一餐午飯，我回旅社去午睡了。子逸翁等往江邊行，說「今晚有船，直放萬縣，我們可以走了。這樣的宜昌太無意味了！」相約再在廣味香吃晚飯，飛黃，實秋，仰山都趕來，他主張立作歸計。九時，便將行李搬運上船，這船名民主輪，我們六人佔了大菜間，擠得很利害，我攤開了地鋪睡在當中。

一發一發的傷兵抬上船來，船的下層差不多全是傷兵，聲音嘈雜得利害。事後知道此船為我們所包，順便帶了傷兵回川，本團議決將未用完的旅費撥了一筆款作為慰勞費，傷兵推舉代表前來致謝，一片歡呼之聲，我們在十七日一早便開船了。

在歸途

民主輪送我們上了歸途，十七日一早始草擬報告書。報告書是如

此分配的：共黨事件部份，實秋執筆；軍事部分，飛黃擔任；我任教
育文化及返渝後向中央社發表之新聞稿；余家菊總其成，引言，結論
由他寫。劉秘書也分到民政，黃汎兩部分。第一天，船停巫山。十八
日，早間，整理陝豫兩省教育視察報告，從七時到十時半初稿脫手了
，稍爲休息一會，這時船已過夔門，正在雨中。午飯後，民主輪經理
來說：「到了萬縣，由民政輪接班。」大約下午四點鐘光景，到達萬
縣。

民生公司派來一位朱先生，說：「民政輪是專爲本團開駛的，一
切行李過擋，諸位不必費心。」在晚餐後，便駁運上了民政輪。民生公
司萬縣陳經理上船來拜訪。我與子逸翁住的第一號大餐間。我託他發
電報二封，一致三弟，一致白沙家裏。說後天可抵渝，叫派人來接。
實秋等上岸去了。我和子逸翁輪在船上。十九早，民政輪開行。

報告書交了卷，在輪船上無事，將途中的詩詞曲稿抄成一本，自渝出發到宜昌共成絕句五十二首，入陝以後還有補作。詞少一點，曲稿比詩稿更多，一路上陸續都寄給友鸞的。當晚船泊高家老鎮，屬鄂都縣管轄，去城太遠，不然一訪之珩弟，他是在此主持地方醫院的。

二十日，過了涪陵，長壽，趕不及到重慶，晚上泊在洛濟。報告書全部寫定初稿，在船上舉行了一次最後的會話，大家一早安寢。

二十一日上午十點鐘民政輪到達羊角灘。李伯純兄來接子逸翁，我家裏也派楊裕春來，一切行李交付給他，由朝天門上了坡，到三弟家吃了午飯。在監察院會見于院長，又訪友鸞，回三弟處睡。夜四時半起來，登永昌船回了白沙。將一路做的詩石印成一冊「北征記程」。

• 在家休息了五天。

到了三月三十一日，王世杰廳長，周炳琳副秘書長約在參政會

祕書處午飯。下午四時，蔣議長召見，座中有林隱青（虎）從西康來，張彭春從英美歸，我們是從華北回來的；議長問彭春關於英美的事特別詳細；我們只繳了報告書，我特別將河南大學請改國立的意見書提出。用茶點後，大家告辭。

這一天，參政會在軍事委員會舉行茶話會，陳參政員嘉庚發言最多，這時又在準備開大會了。

附錄 北征紀程

相攜歲晚出山城。雪地冰天萬里行。風物隨時供采擇，未妨短詠紀征程。

龍泉黑夜走風雷。又向成都弔劫灰。血債淋漓還有日，御街燈火舊樓台。

北上關河眼底收。寒沙吹滿黑貂裘。向陽橋接彌牟鎮，我過新都便漢州。

廣漢城中樹未凋。開基章武亦人豪。當時定就偏安局，第一功成金雁橋。

近午停車問孝泉。回翔雅背向南天。德陽茶座多遺俗，尙使雍乾舊制錢。

曲澗寒林土漸黃，靖侯祠墓久荒涼。蓬蓬十里羅江道，
落鳳坡前古戰場。

山水迢遙半日程。綿陽曠暮少人行。夫容溪上吟魂在，
不敢題詩一出城。（李杜祠去城五里）

石卵流沙漾縠紋。明駝背上動成羣。眼中祇道風光美，
南朔元從一水分。

界牌關口短長岡。衣帶潼江擁梓陽。指說石亭馬市諫，
忠貞獨卽太常坊。（明何光裕故里今名忠貞祠）

諸謝飄零去未還。（謂無量先生兄弟）文昌巖境白雲間。
道旁古柏知何紀？九曲江流七曲山。

崖壁猶懸蜀道難。劍南層嶂路千盤。武連驛棧梁山鋪，
合作山陰道上看。

雲起青虛主客尊。東山昨夜飽鷄豚。詩人領得從戎樂，
一醉高歌出劍門。

朝鮮伯約屯兵處，午渡虞侯白水河。直下寶輪望昭化，
回頭石角黛痕多。

川北名都界隴秦。廣元逆旅度昏晨。硫磺煤鐵多於土，
強半城中是女人。（縣長汪一館語）

千佛雕鏤奮畫工，危崖隧口曲如弓。須家河復連雲棧，
（舊刻雲棧康莊四字）七日行程尙蜀中。

積雪如銀滿七盤。五丁五甲護山山。壘中牢固千層白，
直上西秦第一關！

紅粉譙樓赭土牆。雪中載酒入甯羌。介夫阻雨歌南呂，
（明楊廷和有甯羌阻雨曲）我爲行人唱「枳郎」。

廣大原疇一掌平。定軍山下沔新城。讀書台向侯祠墓，
隨處馨香祀孔明。
舊時南鄭衛關中。十面會埋上將功。未及褒城問褒姒，
拜台無地起悲風。
赤松紫柏說留侯。尚有遺祠大道周。雪擁柴關車進緩，
遲回雙石與黃牛。
穴處巖居鳳嶺西。炊煙繞樹入雲齊。草涼驛路人家少，
獨担車前賣嫩梨。
巍巍秦嶺雪茫茫。上下紆徐酒食梁。行到四橋天似墨，
幾人除夜度陳倉？
打包行李自能肩。爆竹聲中驛站前。今日易車先一笑，
不循鐵軌已三年。

丁乙間四記

鄆縣東頭絳張鎮，扶風儒術久銷沈。武功泝水吾純熟，
誰繼康張試北音？（明康海張鍊舅甥皆家武功）

元禮男兒最出奇。馬嵬坡下斬蛾眉。將儒輩出與平道，
詠古髯翁舊有詩。

玉盃金魚出茂陵。咸陽古道益恢宏。龍耽虎視興唐地，
未到長安氣已矜。

北望膚施去又遲。此行終信了無私。衝寒冒雪徒勞耳，
反復毛陳語可知。

長安倦旅雪中行。香米園西遇女兵。號角詩筒同一吼，
黃河從此怒濤生！（錄道中詩贈謝冰瑩）

蘓輝五妹來王曲，便過新城謁長兄。飄泊一家相問訊，
窗前對汝淚先橫。

臨歧珍重幼翁詩，霽月光風永所思。南院御盃如一夢，
灞橋新御裊千枝。（答呈王幼農先生）

「冀野仁兄參政遠道來陝得以晤談俚句奉呈 王典章

愛讀春風豆蔻詞。瑤篇綺語惹相思。秦淮煙月人千里，巫峽雲
山玉萬枝。如此清才宜展翼，轉嫌衰老費撚髭。征車來往長安
道，正是終南雪霽時。」

偷闌不許客輕過。二華迴環鳥道多。關底黃昏車未發，
明燈十萬護黃河。

大月流天底自圓？陝州深夜照無眠。東來始覺崕函固，
願向中原住幾年。

黃流濺浪濕戎衣。策馬桃林去若飛。一路中條圖畫裏，
澗村東北塞千圍。

雄藩三晉古茅津。戰地風光笑可親。戎服一行迎道左，謙謙側首禮勞人。

元夕東延鼓樂聲。四溝險阻郭原行。明朝掉首河南岸，獨自行歌向會興。

張茅義馬道塗長。月下征車下洛陽。彈指八年人又到，北邙山見幾滄桑？

埋輪知有張文紀，興歎曾無索幼安。幸是豺狼巖穴裏，銅駝荊棘任人看。

河東寇盜久相侵。退處西工尙惜陰。妙略兵機如運掌，故知不負授旂心。

中州樂府日陵遲，曾聽歌場墜子詞。又見陳家狗奴子，一時壓倒馬雙枝。（雨夜觀豫劇）

獨餘白馬殿伽藍。社戲登場三月三。柳漸抽條饒綠意，
偃師眼底亦江南。
鞏縣東偏老犍坡。拖泥帶水奈車何。挽推費盡十牛力，
半日我行五里多。
官店前頭雪片肥。宵來沁水客如歸。從容喫飽黃梁飯，
喜得棲遲白板扉。
京水東迤盡戰壕。花園口岸陣雲高。來同南月三劉碧，
血涌黃河恨未銷！
伊闕依然首重迴。酒邊分手鬱千哀。緣何長伴香山墓，
招汝吟魂歸去來。（過王禮錫墓）
汝州却憶涪翁語，缺月崢嶸信有期。不必鳴鷄催夙駕，
寶豐城下酒盈卮。

丁乙間四記

無端借得王喬舄，兩月征人倦欲還。試看葉城春色裏，
榆錢飄拂石門山。

龍岡遺蹟共追尋。三顧堂前草自深。忠難中原猶未已，
何人抱膝獨長吟？

亂離兄弟經年別，叔季中郎各一方。今夕聯床真不易，
鄧陽同夢越瞿唐。（老河口喜晤東野）

樊襄相望接南轅。劉尹前時樹應存。功業無成名未立，
便逢衰髮不能言。

漫上蕪傳砲石聲。張家灣合駐旌旌。雨中又上鍾祥路，
只有竿與犯夜行。（張自忠總司令迎至防地）

羣山萬壑任奔騰。長坂當陽最上層。暗裏漸知山路盡，
一江燈火照奔陵。

洛雲秦樹渺於煙。扶夢重來一惘然。祇向宜昌留一宿，
恩恩明日峽江船。
卻從巫峽入夔門。劫後江山臉彈痕。白帝城荒人跡罕，
千家楮得百家存？
忠州峽內閉關遲。井邑雲根仰望之。坐想天寒愁杜甫，
龍興寺下聽江時。
路轉峯迴天未晚，高家老鋪一停舟。匡間叫賣葵花子，
錯認烹茶得月樓。
灘灘小市菜初花。漸近行都漸近家。別過涪陵卽長壽，
朝天門外泊甯星。
不辭跋涉勞軍使，獨念門閭倚望時。歸日亟翻行篋底，
解願爲誦紀程詩。

上吉山典樂記

校長的接受

民國三十一年九月，我在國立編譯館，（那時還在白沙）負大舉用書編審委員會的任務，每天由我石壩街寓樓，到館（所在地叫做膏濕居）六小時，除掉往沙坪壩中央大學上課外，我從來不缺席的。這一天接到教育部的電報，說在福建永安設立國立音樂專科學校，陳立夫部長委我擔任這第一任的校長。當下我與幾位朋友商量，我並非學音樂的人，又從來怕擔任學校行政，此事恐非微力之所能任。隨即回復高等教育司司長吳俊升兄一封信。可是編譯館館長陳可忠兄是福建人，他頗有慫恿我去的意思。不久，俊升兄來函要我到渝面談。等我到了重慶，與俊升談後，見到立夫先生，他說：「兄為本部音樂教育

委員會委員，素來對於音樂又有所主張，況且音樂與文學的關係如此密切，兄，部中可特許成立「樂章系。」上海音專校長某君已附逆了，福建原有一個省立音專，現在要求改國立，我們考慮再三，還請你担任這第一任的校長。」我陳述了不能担任的原因有二：一、中大功課不願放棄；二、全家在四川；三、對於音樂文學，我是愛好，音樂（無論器樂或聲樂）我是外行。他又爲我將這三點一一解決，我沒有法子，只有答應再考慮。過了兩天，我就回到白沙。自此，我日日在被催促中。

校長的聘書寄來了，「專科以上學校行政人員手冊」也寄來給我參考了。一直延挨到十月間參政會開會，開了五天，當時郵鑄局將學校關防也提前頒發下來，部中又爲我定好了飛機，我不得不走了。大約是十月二十五日罷，我乘中航機飛到桂林。剛下飛機，便遇到警報

倉皇入城，找到一家小旅館，與中敏見了面，看到中敏辦的漢民中學，他的操守，毅力，一種堅苦卓絕的精神，使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不過對同人那麼嚴厲的約束，各人的家庭狀況又不同，不免有的背後有怨言。中敏在教育家中是近於法家的，而我主張「情治。」有一晚，我與中敏抵足睡在小旅館裏，也曾談到這一層。不過從中敏處可以學習的地方太多了，我對他說：「這一次我一定試一試我的教育主張」。在桂林認識了幾個朋友，尤其陸川呂方子君與朱蔭龍君可謂粵西二妙。亞翁和梁漱溟先生也見到了。

與清閩監察使高昭青先生相約一同由桂出發。得廣西省政府幾位朋友的幫忙，乘湘桂鐵路，在衡陽沒有換車，直接轉粵漢便達韶關。料不到在韶關沒有兩天耽擱，又搭了第一次開出的南曲聯運車，由曲江（即是韶關）直放南平，我的學校是在永安，在南平的前一站就下車

了。這聯運車第一天住贛縣，第二天在瑞金換車，當天住長汀。第三天是十一月九日由長汀開出，在金雞嶺遇了匪，我被匪綁去了，他們認錯了人，經驗明正身將我放出，已是深夜。我由匪手脫出，走到一地方叫做李寶坑的，落在一范姓家，兩夫婦皆是忠厚人，招待得很好。天一亮，我託當地一個保學校長范廷選在肇事地點尋找箱子什物，一些也沒有了。我走了三十里路到姑田，遇了一輛華僑車，將我送到永安，住到中南接運社。中央警官學校教育長李士珍君，政幹團教育長王原一君，都是我同車的，大家都弄得很狼狽，見我抵永，皆大歡喜。省政府的同人等來慰問。當晚請我吃飯，席間見到素所仰慕的朱玖聲委員。音專代校長賀寶吾兄，秘書姜子榮兄，又約我沐浴，休息了一晚。從白沙接到消息，一直到達永安，這總算接受了校長的任務。我怎樣做一個校長呢？怎樣辦理音樂教育呢？我還不能說胸有成

竹。

幹部人才

一個學校，一個人辦不好的；幹部是不容易組織的。當我在韶關接到李簡齋兄由三元的來電，我立即電請他到永安，我心目中他來擔任總務，可使我無內顧之憂，也不會因柴米瑣屑紛擾了我的心思。果然，我們在十一月十一日見面了，他又約了一位王仲英君，人極精明幹練。我們只交談了幾句話，我便認識了此人的性格，北方話叫做「乾脆」，又極有「肩膀」，我對簡齋說：「老兄爲學校任總務，所有總務方面用人之權就由兄自定，王先生，我們一定借重他。」有一位國文講師張君，據教務主任穆君來談，不受學生歡迎，希望他離校。省府軍樂隊長趙秀生也來看我，說以往學校裏軍樂部分是與省府合

作的。想問我的意見。下午二時，普專全體員生在上吉山本校舉行歡迎大會。我對學生的講話是兩點：「在古代禮樂並重，以禮節樂，以樂成禮；我們要在規矩中活活潑潑的，在活潑潑中也要規規矩矩。五線譜的五根線就是規矩，豆芽字就要在規矩中求活潑。這是一點。藝術要能表現人生，還要提高人生；除了研究藝術還要做人，不會做人也不談藝術，有藝術修養的人也要會做人的人。這是第二點。L當晚，他們爲我開了一個演奏會，我請注意的比尼可羅教授的「永安之夜，L是一首描寫東方色彩的。那天中吳逸亭的二胡，是得劉天華真傳的，演奏得極好。這是我住在學校的第一晚。第二天，我定，請，因爲我未到校，由寶吾兄代理，自己當時幫助我。

第一件怪事

我是先行視事，尙未正式接收。但，我一到永安中南旅運社，接見了幾批同仁，我就覺著他們之間不靈和睦。別的學校教職員間和睦已不可，音樂學校如有此等事更不可。因爲音樂講的是「和」，如何可以彼此不協謔呢？十一月十二日，我巡視校舍一週後，訪問各位教授，正回到辦公室就有人來報告，說：「軍事教官王吉昌先生毆打保管員鄭維明君，」我不相信，等我去看，他們還在揪住，一見我才放了手。當時我一聲不響，據事後的偵察，鄭君是本地人，他有相當的靠山，對於教官的話不瞅不睬的。教官也不是省事的，同時含有對本地人示威的意味：不過動手打人總是不可原諒的。我分別請來開導一番。我說：「音樂教育的效果是在感化。我們自己尙且如此，何以感

化人！在我看當土匪的，我們都應當感化他們，使他們成爲國家有用的人。我們從事教育的人，豈可以毆打相見！」老實說，這種乖戾之氣，不當出現於此地。這真是怪事。晚間，在文廟公宴席上見到省府祕書長張開璉，商量呈部轉請院府，將校印掛失，並呈報遇匪經過。十四日，王仲英允任庶務主任，幫着簡齋與寶吾接洽接收事宜。樂器由繆主任負責。這天晚上，在城內中山堂有演奏會，我將中南旅運社所定房間讓給德籍教授曼得克夫婦住，我往永安師範城內辦事處去住，永師校長是老友王秀南君。

因爲演奏會的疲勞，十六日上午停課，十時，舉行第一次紀念週，我報告（一）學校接收情形，（二）教務的改進與膳食的調整，（三）我所望於同學的，敬師長，愛同學，勤學習，昌正義。要積極，要熱心，我的口號是「熱的教育！」

我在重慶老是操心下一代國民的健康，目前快教學生自動組織膳食委員會罷。請你從旁輔導他們。至於增加菜費，我們先這麼做，一面呈部，要等部核定後施行，那麼學生裡面有菜色了，這責任我來負好了。果然沒兩天，學生就將膳食委員會組織成了。各科組，各班，女同學都推了代表。至於琴宗的建築，我看，還先購琴，有了幾十架鋼琴，我們再設計築之。晚上，助教華壽武君來介紹南平一架鋼琴。又約兩個學生來談話，他們認爲「理論作曲」與「器樂」，學校相當好的，就是缺聲樂的師資。我答應他們辦法。第二天，劉靖波先生攜來「右任院長給我的電報，文云：『探由滬兒路邊接風，校長解囊相贈，雖受其厚，難援，自是發奮努力也。』」魏、懋弟。且發一粲」，大家看了，笑了一起來。在午餐時，劉君對學生膳堂去，催促他們自動的謀自家的福利。

在午飯時，辦公室同人都有早退的習慣，原因在趕回家吃飯。我發覺了這現象以後，我主張早上提早辦公十五分鐘，中午早十五分鐘下班。重要的幾位教職員看學生吃過飯，再自家吃飯，先從我做起。

據學生告訴我，伙食的確已有進步，可以吃得飽；只是紅米還是不得下咽。我寫了一首詩，拿前方的士兵在戰壕中進餐的情形告訴他們，說：「這紅的不是米，是血！是前方士兵的血，後方同胞的血！我們坐而享受，還能再滿意嗎？」實際上這米要經過兩次揀，恐怕分量要去了三分之一。這責任不是我能負的了。

警報中

二十一日上午，我進城。行至第一橋，遭遇了緊急警報，這是我在永安第一次碰到的警報。剛剛車停在圖書寮查處的門口，這幾個工

作人員都是舊日賢大的學生，我進去。受他們的招待；可是我心中真焦急，這時學校是什麼光景？學生避空襲的情形如何？我真粗心！事前沒有周密的計劃到；臨時我又不在校。真急壞了。那天下午，當地舉行防空節，全校學生都進城參加，敵機並未投彈，我知道大家都沒有受驚恐，所以才放心。二十二日，秀南贈我弘一法師屏條一幅，弘一已於年前圓寂，他是中國樂壇的開山者，我不獨愛他的書法，也愛他的爲人。秀南藏他的墨迹很多，所以割愛贈我這一條寫「華嚴經」的。次晨，第二次紀念週，我就「樂教」發揮了我的意見，所謂「廣博易良，」與「時教」澁柔敦厚，「史教」疏通知遠」的關係；我們學習音樂要「窮本知變，」一個音樂家與樂工畢竟不同。又將上星期個別的談話檢討一番。新購的琴一架，置在第六教室，對於彈琴的限制，我照教務處的意見宣布了。同時，聲明樂章組開始講授，由我自己來担

任。學校缺乏優良的音樂教師，我頗有意請葉長君擔任功課。不過他作了幾任縣長，他志不在此。友人林潤湖孟暉君的家函，附有詩，作的很好，一探聽，知道他是廣東的門人，我打聽請他來教書；後來想不到引起了許多麻煩。

第二件怪事

管文書的游歷。老先生從南平來了，還有管出版社的穆天蒸君已開始籌備學校一覽，及校刊。我叫了七十元，以便來請他們在我住處吃飯。二十五這天很高興在城裏購得一部明刊「還魂記」。誰知晚間發生了一樁極奇怪的事。

前面提過的我們那一位教小提琴的教授尼可羅先生，是保加利亞人。他能說不大流利的英語，和中英話的單字；我的英語雖然也能對

付幾句，我可是不願意說，我覺得外籍教授在中國學校服務，應當學習中國語言，所以我的談話是用中國話，有一位王政聲先生作他們的特約翻譯。曼爵克夫婦，尼氏和王先生四人住在一座宿舍，就在校長住宅的前面。晚上無事，四個人常在一道弄「橋戲」，我對於外籍教授與本國人一樣看待，沒有什麼歧視的地方。

早兩天，我耳聽尼氏有些軌外行動，我尚不相信。二十五這天，有位庶務先生來報告說：尼可羅先生招了一個妓女到宿舍來了。我便派校工去看，回來說：在他房中確有一個中國女人。他自己到曼氏夫婦房間去了。趁這機會，我立令仲英帶了四個校工，由他房內將那女人拉了出來。那女人正躺在尼氏床上。被校工拉出來送到第一橋去。一路上，校工罵她：「你這不要臉的，連中國人的面子都被丟光了！」那女人說：「我是妓女，只要錢，管他中國人，外國人？」這是

校：回來報告待英的。當下，尼氏知道我巳查明此事，並且在憤怒。他見頭目這副模樣我的房中。說：「對不起，校長我不知道你們的規矩。」我哼了一聲，沒有睬他。接着他說：「這事在西洋是很平常的。我們是學藝術的，我們生活太枯燥了，沒有女人我不能睡眠，我也是沒有辦法的！」我氣的不得了，忘情地也用英語對他說：「不，你是學校的教師。辦的是藝術教育，用不着你藝術家浪漫的那一套。在中國看這事很重，你在校外一切我不管你，學校以內發生這種怪事，你妨害校譽！」他哀求地說：「校長，原諒！以後保不再有同樣的事發生。」我又警告他說：「你們在戰時旅居中國，由我校長向我們外交部出的保證書，以後你有越軌行動，我便調銷保證書，同時追回給你的聘書！」我怕給學生曉得此事，求很迅速地解決。尼氏含羞帶愧的回去了，好在沒有另外一個人知道，我也沒有將這談話告訴別

人。軍事教官的事件，因管理員的控告，軍管區派了一位軍法官陸與來查。這是二十六日的事。那天，曼府克教授六十壽，我寫了一首詩送他。下午，舉行了曼氏壽誕茶會。晚間，學大提獎的學生公宴他夫婦，由我作陪。七時，又在禮堂開了一個小規模的音樂會。二十八日，學生往大湖遠足。我因為參加學術座談，又應賢大同學會約。

送存軒

三十日，大霧，我照例六時起來，在辦公廳除了教官，一個人也沒到，我自己主持升旗，紀念週上，我特別為同人打氣，因為師生皆有些精神不振。我親自寫了校牌，同時為我這住房，起了名字叫「練存軒」，取蔡伯喈琴歌中語，並作銘題榜。第二天，學

生自治會成立，午飯後舉行運動會。學主要我作一首「接新年」的歌詞，由註冊主任劉天承君作譜，用中國樂器鼓琴竹伴奏。我因愛對克教授的待遇較尼可羅的低，我特提高他，尼氏也來要求，沒有答應他。

十二月四日，接到馮而化先生的信，允許我的協約，定開年一月來，桂林方面約了陸華柏，並寄了二千元旅費。五日，一早屋上瓦，和地上草全是白霜，好些年沒見霜了，雖然寒冷，却覺著爽朗。在升旗時，對學生報告了延聘幾位新教師的消息，他們都很高興。又開了訓導會議，規定「學生操行計算法」，與「請假規則」。晚上，偕教官和訓育主任看學生宿舍。燈滅了，四面還有琴聲，我可憐他們這樣勤苦的練習，以至於廢寢忘餐；妨礙他人的睡眠還在其次，對於自己的生活秩序也紊亂了。我主張每天要規定鋼琴室的時間。

意。
在七日早升旗時，我把昨夜查琴室的情形向大家報告，要大家注

遊覽與製作

永安師範原來設在城裏，因為空襲的緣故，遷到永安近郊一個風景區，叫做大湖的郊地方。永師學生在許文鏞先生的率領下曾來音專參觀，接着音專學生又去遠足大湖，我沒有能陪他們去。在九日早間，我清理一切，在城裏吃了午飯，二時開始步行，一共二十里路，經過下渡。水尾而後到達永師，當晚和秀南談至夜半。第二天，游皆山，石洞寒泉，望天橋。永師的藏書頗不少，但大都不合師範生之用。十時開始向永師學生講話。題目是「如何讀書？」所講的是讀書方法，與工具書應用問題。午飯後，登湖山亭，望天馬山，黃獅山，還有

一座彌陀岩。回到秀南處，永師的教員許欽文先生，翁春雪先生來談。爲酬謝諸位好友，不免寫了幾首詩。秀南送我一尊岳忠武的磁象。十一日，十時回城，趕到學校已午後五時了。這兩天的游覽，並不是閑情逸致；實在有觀摩之益。

十二日，我著手進行歌譜的印刷。我決定採用石印，由何江漢女士担任寫手，比油印清晰得多，又好彙集發賣。教部視察洪石鯨君視察閩南返永，特來看我。託他向教部致意，我們離開中央太遠了，這「無米之炊」，我又不是「巧婦」，更難爲了！尼可羅先生作了「中興鼓吹樂」一曲，初稿寫定，要我評定；王政聲先生將尼氏的「永安之夜」的曲子改作合唱曲，又請我撰詞。這天，我很快樂。尤其晚間聽到廣播，南京在本日九時二十分被我們去空襲。我想起來，今天是南京淪陷五週年紀念。在枕上很久睡不著覺。

閩劇閩語

我第一次聽閩劇，是十二月十五的事。那晚在中南旅運社吃過飯，便到中山堂，因為高曙青先生多年沒有聽到他家鄉的戲劇，很高興地去聽，在我，因為從來不知有所謂閩劇者，而地方劇是我所喜歡研究的。那晚一共三齣戲：一是「春燈會母」，一是「挑花塢」，彷彿是「宏碧緣」的故事，還有一齣是「清淮河」，演的「水滸」中安道全的事。

戲的結構，與平劇差不多，比平劇還要粗。唱的部分，以笛引為主；好像只有一個調子，也只是一種板眼，無論喜怒哀樂，無論悲歡離合，無論生旦淨丑，無論男女老幼，唱來唱去就是這幾句腔，比桂劇，川劇都來得簡單；與粵劇差不多。道白皆是福州土話，沒有一人

翻譯，我真草明其妙。

我這時也想學幾句福州話，經過同事們的指教，已知道「一」字讀作「朔」，「九」字讀作「高烏」，「四」讀「邪」，「五」讀作「阿烏」，「六」作「律」；還有幾個單字。我雖不能說得正確，可是聽起他們說話來已懂得了兩三分。不過陳公俠先生推行國語運動在福建的確有相當成功。無論同學工友每人都能說國語。

十七日，王政聲先生將我的「八一三感懷」作了一譜，已交同學習唱，我去聽了一遍，改正他們幾個字的讀音。這天，林璇教授到校，他亦是教「和聲學」的。子榮兄代表我去參加各界談話會，因二十五復興節，決定不舉行紀念會，準備在元旦熱鬧一番。我又爲此作了「接新年」，天浪作譜，用中國樂器伴奏。十八日，女生蔡麗娟試唱我的「百靈廟」，「歸不得」兩曲，我聽了很滿意。

小小風波

十八日下午三時在教務會議上。我提出校刊上所發表女生李小明一篇文字的糾紛來。在這篇文字中李生說到幾位她所景仰的教師，而沒有普遍的向所有教師致敬，政聲認為不滿，他教鋼琴，尼夫人也教鋼琴，自問技術也很不錯，何以對他不提及，因此他攻擊李生此文。我當時注意的，在這糾紛中表示同人的不協調，不合作，師生之間又多猜忌，這使我頗感不安。

十九日聽「三勸」「拉繃行」的習唱，軍管區派彭仲通君來調查軍訓教官的情形。二十日是星期日，中央日報編輯所同人來訪問。晚間，我和學生說「旅行演奏」的辦法，我為他們所計劃的工作方案，分六項：1. 徵集。2. 座談。3. 訪問。4. 記載。5. 宣傳。6. 演出。在二

十一的紀念週上，我又爲李小玉文字事解釋一番，我希望全校師生一致努力，同心同德，爲學校前途着想。二十二日下午開校務會議，決於元日舉行大規模的演奏。同事們主張以我的歌詞作中心，即名「冀野樂章演奏會」。一組織籌備會。二十三，學校懸掛起新的校牌，我電話向省府接洽會場。校中惟一有繪畫天才的一位同學謝特君，擔任繪畫廣告，天浪在排節目。細雨中舉行校內球類比賽。學校爲缺少書記，登報徵求，應徵的有七八位，由我作最後的審查決定，在十二時後始得就寢。

招待新聞界

二十四日，天雨。本刻家宋秉恆先生送了一張畫像來。午飯後，招待新聞界，來的有中央社的盛澄世先生，中央日報陳裕清先生等。

第二天，記者苓憑（陳石安君）有一篇極富文藝趣味的記載，刊登出來，現在附錄于下。

細雨霏霏，琴聲如輕霧而上，
練存軒中，賓主啜茗談樂教。

吉山一盛會

記盧翼野校長招待新聞界茶會

吉山勝地，在初冬的霏雨之中，添上了一片翠黛的麗色，半山流霧蒼松，溪畔水光映波，使踏雨蹂躪而來的行人，頓增輕快的感覺。在冬雨勝景中，國立音專校長盧翼野先生，特選定這聖誕節的前夕，在該校練存軒舉行招待新聞界茶會。

練存軒，建於音專禮堂右面小山坡上，爲盧先生辦公室。盧先生

在我們從蒼松夾道的石階上結隊而來的時候，他就含笑的站在門前，款款點首同我們表示歡迎。

這是一所精雅的宅舍，室內佈置亦至整潔。瑰麗，在我們和盧先生握手寒暄的時候，最先映入眼簾的是壁上兩幅弘一法師的墨寶，於是從這一代藝人的歸化，開始了我們的談話。盧先生爲詞曲名家，精通字畫，音樂，戲劇各部門，此次出長音專，誠至難得。盧先生體胖面腹，下顎青髯一叢，頗饒名士風趣。此次路經金鷄嶺遇匪時，幸因有髯得免大難，一時傳爲美談。弘一法師爲南海藝人，聰穎出類，書法尤精，盧先生談及時，告訴我們，他未來以前，滿望入閩之後能得法師手筆，不意抵永時，法師却已歸化，言下不勝悼傷之感。

練存軒傍山而立，窗外翠松綠茵，遠處可望燕溪，風景極爲秀麗，而最引人入勝的，是山下時時傳來琴音弦聲，如斷如續，如隱如顯

，置身其中，真有盧先生所說的「萬里『浮流』，不知此身何託？」之感。練存軒築構特精，爲前校長蔡繼琨先生得意的住處，今日遺物猶存，身羈囹圄的蔡先生，如回憶此室，當必有無限感慨。盧先生因取蔡中郎琴歌中「練存」之句，用以爲名，並懸匡室中，雅室佳名，恰到好處。

茶會在二時半開始，除新聞界同人外，並有體育家莊文潮先生，及該校各部主任，一杯茗茶，數色果點，窗外細雨霏霏，琴音如輕霧而上，真是別有風趣。盧先生首報告接任以來關於校務整理的經過。盧先生略謂：「在本人（盧先生自稱）到任一個半月之內，即從專於校務的整理。本校因歷史甚短，在過去省立時代，一切設施又未能合於要求，所以整理頗費時力，現在略告就緒，過去本校對器樂，特別着重，最有成績者，也只有管樂，所以今後在器樂之外，更要

注意到作曲和理論方面，因為音樂學校是要培養民族音樂的人才，作曲作詞可說是最主要的一個部門，學校方面，正在努力延聘作曲理論方面的教授，現在已請到的有福建音樂前輩林璇（嘯餘）先生，此外，聲樂也很重要。此次在重慶也和幾個聲樂教授接洽，大約下學期在聲樂方面便可以增強了。至於校內已設立的樂章組，這是為求音樂與文學配合起見而設立的，因為作詞和作曲是同樣的需要，所以要使研究文學的人，也能有音樂的修養。同時使學音樂的，也有文學的修養。

• L

其次，盧先生報告的，是關於這次元日的演奏。音專為慶祝三十年的元旦，特舉行演奏會，盧先生說：「這次的演奏會與過去所舉行的稍有不同，因為過去多是器樂的演奏，這次則以國樂為中心。因為預備演奏的樂章，都是本人的作品，所以又名為翼野樂章演奏會，

節目大約有陳田鶴譜曲的河樑話別，這是描寫蘇武與李陵分別時的情景，詞很長，本想以清唱曲的形式問世，可是陳田鶴先生雖然把全詞譜好，現在却只能演奏前面的一段。其他還有劉天浪先生譜曲的「百靈廟」及「接新年」，「拉繃行」以及尼可羅夫教授作的民謠風管絃樂曲「中興鼓吹樂」和「總裁進行曲」以及「永安之夜」等。

「關於這次的演奏，除本校合唱團之外，並有同學自動組織的中興合唱團，不過這次演奏是預備賣門票的」，盧校長說到這裏，笑了笑繼續說，「當然，賣門票的意義，可以說是對聽衆是含有選擇作用的，因爲這樣，我們可以對觀衆負一點責任，而觀衆也對我們負一點責任」。

最後，盧先生說到關於寒假學生生活活動方面，他說：「在這次寒假之中，同學們自動要求組織旅行演奏團，大約分兩隊，一路是出發閩

南，一路是向沙縣南平這條公路出發，他們預備在這次旅行演奏中能夠募得一架「音專」號的滑翔機」，盧校長接着說：「這是比較困難的工作，因為人才要分散，準備也很匆促，不過這完全是同學們自動的要求，現在各組計劃還在審核之中」。

盧先生在笑容可掬之中，結束了三方面的報告，在誠摯的掌聲裏坐了下來，接着，我們便相繼的提出幾個問題，盧先生逐一答覆，綜合起來，大約有九點：

關於音專的現況方面，盧先生說現在除盡量擴充設備之外，最感到困難的，就是師資問題，因為中國音樂人才寥寥無幾，而需求方面又多，所以聘請教授最為困難，盧先生並舉了許多例來說明這個問題，不過在音專大部教授都已聘定，還有已經約定的，以後當可較為充實，盧先生多方設法聘請優良師資，這對今後音樂教育實有莫大的貢

獻。

至於上海音專併入該校的事情，盧先生說明，現在事實上僅爲名義上的合併，因爲上海音專淪陷後，不但器材無從移併，卽是學生亦多已走散，只有三個教授合併過來，現在尙在山浙來閩之中，現在爲紀念上海音專故校長蕭友梅先生起見，將以該禮堂改爲「友梅堂」，用以紀念這一生貢獻於音樂的藝術家。

音專爲提高程度起見，決意重質不重量，盧先生的希望，甯可量少，但在質方面一定要求精，所以這學期（寒假）不舉行公開招生，只在校內舉行甄別考試，以提高學生的質。至於課程方面，原定三年畢業的。現在也有延長四年畢業的計劃。

說到目前的課程問題時，盧先生說：「現在全國最單純的音樂專科學校，可算只有我們這裏一個了，在省立時代的課程，是由學校擬

訂後，送教育部核定。而教育部對音專科的樂課程，並沒有明文規定，所以現在正請求教育部在明年春間召開會議，以確定各種專科學校的課程。」

最後，我們問到關於音專將移設桂林這一個擬議，現在還存在不存在？盧先生笑了笑說，「恐怕還存在吧！」接着，他很慎重的說：「我始終認為音專要辦到最完備的地步，在設備和師資方面，便必須絕對充實，那遷至桂林，或且更能接近於理想」。

茶話繼續至四時，盧先生便引導我們至全校參觀，該校除少數新建築外，多由祠堂改建，宿舍整潔有條，尤以女生宿舍中之鐵紗窗可算是戰時學校所罕有的設備，窗明几潔，宿舍之內，多有鋼琴風琴佈陳其間，同學們殷勤練習，琴音盈耳，生活其中，真有世外人間之感。

最後至禮堂，此時盧先生特預備了一個小小的演奏會，作為招待會的餘興，華燈初上，絃歌沖霄，為我們增加不少欣奮的情緒，節目中有該校合唱團的「河樑話別」，吳逸亭同學的二胡獨奏，蔡麗娟同學女高音獨唱的「百靈廟」，趙杏芳同學的英文歌獨唱，以及中興合唱團的「迎新年」等，其中的「河樑話別」「百靈廟」「迎新年」皆為翼野樂章演奏會之精彩節目，我們竟得先聆名曲，衷心倍感愉快。

在演奏會餘音繞耳之際，趁着暮色未濃的時候，告別了盧先生和國立音專，隨着雨天黃昏的微風而來的，仍是如斷如續，如隱如現的琴音弦聲，在禮樂之邦的國土上，上吉山要算是一個樂府了。

籌備期間

招待新聞界的那天，我以十元購得郭柏蒼的一部「竹間十日話」

，我頗高興。次日加利路牛頓三百週年紀念會在中山堂舉行，玫瑩邀我搭劉主席的車一同入城。散會後，訪葉長青兄在北門外生生黎植場，長青留飯。晚間，與高曙青彭濟羣同受劉恢先主席的招待。二十六午，我親自往建國出版社校代印的節目單，又設計印入場券。現在我才知道一件事都不是容易做成的，必定按步就班，一點一滴的累積起血汗，才可表現一些成績。「看人挑担不吃力」，原來一場音樂演奏會也是這樣麻煩的。這天，回校十一時睡。二十七早作了一首五言古，共二十二韻贈玫瑩。午後，天忽放晴。謝特書了「歌譜叢刊」的封面送來給我看。這一天，有一件不痛快的事，是接到某方通知，說某生有思想問題。我答應偵查，約崗鎬會主任商量辦法，談至夜深。二十八又是星期一，玫瑩來出席紀念週，講的是中國的樂教，又中印西洋三種文化的比較，極有見地。午飯，王秀南校長來談借台幕的事，四時

同入城，建國社盧智鑑先生約飯，二十九，票印來了，與同人在辦公室分配入場券，向各方推銷。晚，又聽同學們的演習。三十日同人聚餐，尼可羅唱土耳其國歌，保加尼亞的太陽曲，曼氏夫婦唱德國歌及猶太歌，最後助教華壽封先生唱了一段青衣。三十一日，中午我約全體同人便餐，一時召集最後一次演奏會的籌備會，因為明日便是元旦了。這天，晚間六時半舉行預演會，三小時演畢。最成功的是尼氏的「蔣委員長進行曲」，與天浪的「接新年」。九時後，尼氏約學生二十餘位，來練存軒度除夕。在狂歡聲中，民國三十一年悄然去了。

元旦之夕

畢竟三十二年元旦到了，中午在城邊得十八號姚宅有江蘇旅永同鄉聚餐會。七時我便趕到中山堂。這元旦之夕的演奏會，我借用芥憑

在二日永安中央日報上的特寫，以記這一次的熱鬧：

音專獻奏「總裁進行曲」

記冀野樂章演唱會

山城衆望所懸的「冀野樂章演唱會」，在元旦之夜，以嶄新的姿態出現於中山堂上。山城元旦，在全市壯麗的國旗飄揚之下，市民以欣奮的情緒迎接新年，熱烈興采，有如黯雲間突出的豔陽，歡笑與賀禧，隨旗幟與燈彩，迎風招展，渡過歡樂之一日，山城乃在繁星眩眩之下，飾上了華麗的夜景，恰爲「冀野樂章演唱會」在這歡樂的新年中，襯出令人嚮往的幽美的情調。

演唱會在晚間七時開始，從公園道上絡繹而登中山堂的人們，踏碎了這僻靜一角常有的寂寞，黃葉疏落，荷葦枯槁，本是中山公園肅

殺的季節，而今夜繁星朗朗，風和氣暖，却使人在冬寒中作春光早臨的意念。米黃的燈光從中山堂的高窗裏透出了溫暖的色彩，按臨時編列號數而坐之演唱會場中的聽衆，愉快的臉上，似乎都像花蕾含風，掛着輕微的笑意。

這一次的演唱會是以新的姿態出現，使人把過去留在記憶裏音樂會的情境，都漸漸的褪消了，台上布幕前一列小燈籠上的紅字，組成了這個演唱會的名稱。這次參加的聽衆是經過了精神上的選擇（盧校長曾這樣說過：沒有普通聚會的嘈雜和哄亂，在秩序良好的會場裏，貼在台兩邊兩個美術的「靜」字，被人們冷落在眼底了。

時鐘的指針指到了七點，盧翼野校長出現幕前，盧校長說明這次樂章演唱的旨趣，和提倡國樂的意義，瀟灑的風度，予全場觀衆對這位中國首屈一指的詞曲名家極佳的印象。

掌聲甫落，布幕便徐徐開展，第一個節目是國歌，混聲四部合唱，全場肅立恭聽，莊嚴偉大的國歌，在音樂研究者的喉中唱得格外堅實而有力。今日場中有一外國朋友，為偉大歌聲所感動的表情，也浮上了這位外國朋友的臉上。

「牧童短笛」，這是一支美麗恬靜的調子，過去音專演奏的鋼琴，多是外國調，深奧虛渺，常為普通聽眾所不能領會。作曲大家賀綠汀替我們找出了一條門路，使能對外國器樂有更深切的欣賞，於是牧童短笛在鄭滄瀛同學熟練的手法下，便于琴音上表現出草原牧童吹笛的情景，悠閑的笛聲展開草原的景色，俄傾，琴聲漸速，略帶激昂，鬍鬚牛羊之中起了騷動，牧童追逐喚呼，於是又漸復平靜，繼之笛聲再起，溫柔可愛，耐人尋味。

「明月流溪」同樣是寫景的樂曲，但却是國樂合奏，台上天幕清

朗，一輪圓月高照，樂聲起處，劈第一泓溪水從月下徐緩流過，潺潺淙淙，渦漩濺波，隱約於匆流之中，水聲由緩而急，由急而緩，令人思索紛至，感景生情，不禁作遙遠迢遞的思念。

「牧童短笛」與「明月流溪」兩曲皆富鄉土風味，樂聲傳來，全場注精會神，爲之所引，此際似已置身於草原曠野，溪畔月下，記者偶一回首窺視全場，而爲音樂所引勝之聽衆皆深沉冥思，如癡如夢，音樂之感動於人者，無過於此。

第三個節目是女聲合唱，有兩首詩，皆係戴野先生所作，「本事」一曲，純樸天真，「記得當年記小，我愛談天，你愛笑」，當這樣的字音，飄進心房，誰不會從記憶裏浮上了一些童年的溫馨，「有一回並肩坐在排樹下，風在吹，鳥在叫，」動人的詩句，配上動人的樂曲，唱得聽衆飄飄然了。「八一三感懷」却是一首悲壯豪放的樂

章，鋼琴序曲，如大砲隆隆，接着便：「那年今日，問將軍眼底，跳梁何物？」激昂壯烈，大有蘇軾高賦大江東去之慨！

女聲合唱之後，便是男聲二重唱，由李廣才與歐陽如萍兩同學對唱「兵農對」，帶朗誦風，亦頗動人。

尼哥羅的永安之夜，早已載譽山城，每次演唱均使人深切感到永安之夜幽美的情調，此次特由冀野先生配詞，管弦樂加上合唱，更爲生動，托思樂聲之中，燕水似即在眼前，倚欄矚望，忽而吉山，忽而下渡，明月山流，真有「今宵沒個安排處」之感，正當尋味「一笑問吉山，山中流水幾時還」之際，不覺間指揮棒一頓，妙曲告終，而永安之夜尙深鑄心靈深處，却不知既去佳樂幾時還？

劉主席今夜亦蒞場聽樂，戎裝軍服，不減檢閱場上英姿，此時也鼓掌讚好，使親自指揮之尼哥羅夫教授頻頻點頭答謝！尤使會場生

色。

音專吳逸亭同學的二胡可謂獨步燕城，每次皆使人百聽不厭，此次又獨奏「光明行」一曲，幽美堅毅，表示黎明必在暗夜之前，中有北平風味，聽來極爲生趣。一曲之後，全場報以熱烈掌聲。要求再來一個，於是，久炙人口的「空山鳥語」便又流入聽衆耳裏，空山深谷，百鳥鳴啾，維妙維肖。中國的二胡長處，全由吳逸亭同學妙手中表現無餘。

節目進行至第六個，爲該校中興合唱團的混聲四部合唱冀野先生所作的「碧血」，「三勵」，「拉繚行」，美詞佳曲，都唱得恰到好處。

合唱之後爲絃樂合奏，這是尼哥羅教授因讀盧校長所作中興鼓吹的英譯本感動而作的中興鼓吹樂，是一首帶有東方色彩的優美的樂曲

。「歸不得」歸也、知何日」。蔡同學同學嘹亮的女高音，唱起淒切的「歸不得」，給從美舍音樂聲中過來的聽衆，一脈清幽的感覺，蔡同學的女高音真有韻味，除「歸不得」之外，還有一個「百靈廟」，這也仍是冀野先生所譜，百靈廟爲蔡先生路過百靈廟時感觸而作，「一髮江南」笛聲吹老萬物，從懷遠之情而痛失地之多，最後「百靈廟，連天芳草，塞上春光好」，慷慨激昂，蔡同學的高喉充分表達詞意，尤其幕景上一片淡暈天色，彷彿此瞭亮之歌聲是飄動於塞外漠野，重習「願汝歸來早」之句，懷緬遙遙數千里之百靈廟，百感叢生了。

此次演唱會中最爲大衆所注目的，爲總裁進行曲，這是尼哥羅教授以國際友人的資格。作曲贊美我 蔣總裁的偉大，盧校長爲了演奏此曲並於今日發過這樣的電報：「重慶國民參政會祕書處呈 主席

蔣鈞鑒：元旦率福建音樂專科學校全體員生獻奏。總裁進行曲，遙祝康樂，盧前叩東，一台上佈置莊嚴，尼哥羅親自指揮，樂聲起時，閉目靜思，在雄偉之樂聲中，展開一望無際壯闊之曠野，舉世欽敬的蔣總裁，如頂天之巨人。率領百萬大軍，浩浩蕩蕩向光明前進，隨着大軍的前進，曠野間響起震動宇宙的歡呼，總裁堅毅前望，英勇前進，大進行的旋律中稍有變化時，身在中山堂中之我們亦如參加行列，轟轟烈烈，尤其想見總裁偉大之英姿與精神，不禁肅然起敬。全曲壯麗非常，尤能表現總裁之偉大精神，總裁進行曲之前，並有「永安之路」，亦為尼哥羅傑作，描繪永安路上之各種情調，如小販叫賣，如挑夫呼唱，均極畢肖。

最後一個節目，為接新年，是一首以鑼鼓國樂伴奏的民謠風合唱曲，充滿民間慶賀新年的情調。在元旦之夜聽到此曲，快樂與興奮均

如一杯春酒灌入每個人的胸膛。

優美的音樂使成千聽眾忘記了中山堂外面的世界，在最後的一個節目完畢時，大家始如美夢初醒，又回到「山不語，水向東流去」的永安城，趁着繁星未隱，記者擁在人流中走下中山堂，耳裏內還充溢着「今年勝利勝往年，今年勝利勝往年」的餘音。

演唱會的餘音

原定演奏會是一日二日兩天，那裏知道二日就有兩次空襲。上午，我正參加福建省教育廳的工作檢討會，忽然警報發出，一直到中午纔解除，解除不久，第二次警報來了，飛機到達永安的上空，有敵機三十架飛向吉山一帶掃射，有三處起火，郵局和車站對面，東門城邊，以及漁潭，茅坪，皆被轟炸。下午三時，我趕回學校，所幸全校師

生安然無恙。四時進城，看城中的慘狀，電燈線都炸斷了，當時，大家商量決定，改明晚舉行，三日，早接城內電話，知今晚電燈定可恢復，我頗高興；午飯後就到中山堂去布置，晚上，雖較元旦夜的聽衆略少，然而也是滿座，提早到九點鐘結束，陪着四個外籍教授在中南旅運社過了一夜。四日，七時趕回校，主持紀念週，以「避空襲」爲講題。前南京青年會幹事王揆生來訪，承贈李提摩太紀念冊一本。在仲英的指揮之下，鋼琴布幕很迅速的運回，將演奏會的未完手續都已做了。五日又將開銷核對，公開了賬目，現在一切復原了。

上賓的光臨

因爲紀念這一次演唱，將校中的一個茅亭定名爲「中興鼓吹亭」，匾是葉長青先生寫的，在六日上午懸掛上去。十時，第三戰區政治

部主任鄧雪冰先生來校，雪冰也是一位老朋友，我請他對學生訓話，同時特別爲他演奏「蔣委員長進行曲。」他和我商量想音專爲他辦一個戰地指導員的訓練班。中午，永安各界公宴雪冰，下午二時我去參加文化界聯談會，改進出版社黎烈文先生約晚飯，我到校已久，而前派的會計主任莊永嘉至今未到，心裏真有些焦灼。八日晚上，發現學生李劍平有白喉症，我連忙通知他家屬，一面請校醫去診視，原來是扁桃腺發炎，吃了一場虛驚。

九日，學生自治會成立，得永嘉電話，知他已抵永，學校這一兩月的收支賬目可以有人整理了。討論的題目是「理想中的國立音專」，對校址有主張杭州的，有主張桂林的，也有主張福州的。討論的態度很嚴肅，而措辭都很中肯，我坐在旁聽席上，對於我這一羣活潑可愛的青年朋友，看着很喜悅，心內想：「誰要說學生不純潔，誰就不配

辦教育，教育必須要愛的，從事教育事業的人畢竟須要有熱情的！

十一日，又是星期一，在紀念週上我提到如何利用寒假的問題。這天有兩件不大痛快的事，一是陸華柏先生退回旅費，表示暫時不能來，一是李春坪兄的來函託爲他亡弟祖廉作傳，清悚春坪皆我自小的明友。他們五弟是我看見長大的，對於這位青年農藝家的夭折，我很悲感。這不獨是他李家不幸，南京的不幸，也是中國的一個損失。十二日，會計室正式辦公，校醫陳熙溱也到校。我爲講授「樂章」的便利，編了一本「樂章選」，在十日印成。這一天因永嘉已到校，正式將鄭校長的賬目接收過來。我認爲辦學校最麻煩的就是這種算賬管錢的事；假使校長不過問這些事，則學術空氣在學校中可以濃厚起來。十五日，奉到蔣委員長對於專料以上學校校長訓詞一件。所指示各端，皆當前的要務。

名師的補充

此處我第一次要感謝的，是福建審計處長劉靜波先生。因他愛好音樂，他爲我留意名師。十六日，他介紹上海音樂專的教授章彥，和黃飛立，及音樂家程靜子女士來看我。他們從上海出發，經過四十天旅程到達永安，打算去重慶，經我的懇留，他們答應考慮。第二天，我又專誠去拜訪。十八日，他們來，表示幫忙，我喜歡得跳起來。

楊生碧海來商量寒假旅行演奏的事。我曾計劃分爲二隊，一隊閩南隊，由碧海率領。一隊福州隊由劉天派先生率領。碧海要求代約修理鋼琴的人，並購鋼琴的鋼絲。

十九日，永光印務局印的歌譜完全印好了送來，這件事辦得很迅速。又接得蕭而化先生函，說十三起程，二十三、四日可到校。學校得名師惠臨，不獨學生歡喜，我也高興極了。這天，學期考試結束，我

協同教務處計算分數，因考試嚴格，留級和退學的人不在少數，我爲著提高程度，整頓學校，只有「忍痛」了！這晚在月下召集閩南隊談話，又爲他們寫一短文，供發行刊物之用。次晨，閩南隊出發。事前，他們要求我參加，因爲我想到收復後的福州去看一看，又福州隊學生多，我去可以幫同天浪招呼。恰巧康東生（紹周）兄也來了，我約與他同返福州。二十一日，開教導聯席會議，決定學生的升黜。國樂組所聘教師，兩位顧先生也有消息來了。二十二日，教部督學郭蓮峯兄抵永。第二天來校，參觀一週，頗表示滿意。

福州十七日

二十三日，我將學校的事安排妥當，打算先福州隊出發。當晚，住在旅運社。二十四日，上車。經過貢川，莘田，三元，梅列，羊口

仔到沙縣，小憩一會兒，再前進；經漁溪灣西芹而抵南平，渡閩江，住中南社，雨中訪健中，舊徒賀翊予來，東生又代購船票。二十五日，上了開封號，過閩清以後，天漸黑了，到了洪山橋，船又擱淺。換航船靠岸，乘人力車到觀音井中南社。

二十六日，留閩參政員主張設經濟策進會南平辦事處，康東生石效帆來，要我列名，去電重慶。午後，在百合沐浴。康夫人帶着我去量了一身中山裝。當晚，在東生家吃飯。二十七日，遷居永安堂。永嘉回福州來結婚，我到東街去看他。在小有天午餐後，去遊西湖。到光祿坊看高曙青先生的病，今天他已出醫院了。二十八日，吳天亨來訪，請我爲家祠寫詞一首，約去龍泉沐浴。在林欽安定製手杖一根。沈祖牟君來訪，並贈我何振岱的「榕南夢影錄」二冊。二十九日到德國領事館訪吳滌愆（瀚濤）。三十日，天享偕台江警察局長謝彥霞來

，祖牟約往文儒坊三官堂訪何梅生老先生。梅翁是留閩唯一的詩人，他的七絃琴還沒有傳人！我想請他在春暖時，來永安音專一講琴學，並請介一弟子到永授琴。辭出後，在後街看舊書。因有上河上酒家之約，未能久留。飯後，訪林有壬市長。他是賢大的老同事。接到沙縣電報，知道福州隊已在途中了。三十一日，謝光約游于山，在王天君廟，白雲寺巡視一番，去到成公祠，廓然亭，野意亭在祠外，祠內有平遠台，飲羊石，石旁有醉石亭，又一座蓬萊閣，是吳佩孚時代築的。往烏山，知有黎鵬舉廟，雙桃石等勝。又去泉山，舊省黨部旁，可以望平山，因為敲門不應，掉首即回。午後，去倉前山祖牟家，看鄭成功墓碑，鄭經作的七世祖墓碑皆南安最近出土的。出土後拓了一份，現又埋到土中。祖牟請題謝枚如「詞學纂說」稿本。我寫「感篇」一首：「「指迷」樂府，律海探「源」烏換羽。詞裏滄浪，天水堂堂沈

(義父)與張(玉田)

賭業草創，赤幟巍然對海上。暖眼殘編，想見精勤落筆前。二月一日，開始接洽音專旅行演奏團場所，訪民衆教育館長陳啓肅，又晤甯江輪船公司總經理杜君揚，準備在甯江與城內兩處演奏。二日一早華壽封助教，鄭滄瀛來，知道福州隊已到達。發布新聞後，天浪兄偕陳啟初，翩翩然來報告途中遇險經過。隨即我到文忠祠警備司令部訪黃司令，又訪雲市長，決定日期和地點。康東生又約在百合沐浴與彭濟羣先生等同赴東生家宴。回來時，途值舊徒郭虛中君。三日，雨中與福州隊全體學生談話，他們住在文山小學內。又聽唱我們的新作「平等新約歌」。買了很多的「蚨」，和學生在一道午餐。回看天亨時，吳滌愆何漢文二監委來訪我，彼此相左了。四日是舊曆除夕，爲銷票事，奔走了一天。晚在祖牟家度歲，又去看東生。五日，本

與蔣建策相約，上西禪寺，並去掃石遺老人墓，因雨中止，遂往文山小學幫助學生籌備演奏會。六日，雨停。暨大同學會聚餐，並歡迎我，飯後，又到文山小學，聽偕天波及李廣才周淑燕諸生參加國祭聯歡會。建策說：明日可以去遊鼓山。第二天，六時便起身，陳士彰來，我又電話通知濟羣。建策已在等候，七時至江干，在第一碼頭上船，趁早潮一小時到鼓山脚下。他們爲我弄了兜子，四個婦人來抬，走了半里，我跳下來，與濟羣一同攀登。滿山松樹，幽靜已極。經過洗心台，再上去是懸瀑觀瀑亭，道旁有靈泉，又至正二十五亭題名碑，再上去是半山亭，一花徑之陽，有楊樹莊菜與碑亭，遠望祭堂，令人起敬。折回上更衣亭，相傳南王審知入山時在此更衣，故名。又一里路入山門，有迴龍閣，葺寒寮，前面一個放生池。閣上祀關壯繆，陳弼庵一聯極佳。入湧泉寺，門前羅漢泉，寺內有白雲堂，明月樓，上面

便是另前峯。與濟羣等在白雲堂午飯，往訪源洞，喝水岩，這是全山勝處。岩上宋韻名不少，忘歸石最有名。坡上洗心亭的水說有靈蹟的，濟羣掬了一盃，水出盃緣之上不潑出來。坡下就是叟庵的聽水齋。一時趕回，望見海色，一洗我數年的塵垢，頗覺暢然。下山後，附馬尾歸輪，回福州也纔下午三時。六時，趕到天華戲院，爲演會奏揭幕。計目七時二十時分開始，九時半完畢，這是第一天的演。八日上午，應市府和當地人士之請，寫了屏條十七件。林君揚，郭虛中，尤崇寬諸君見訪，匆匆而去。祖牟又送洋酒一瓶，借郭柏蒼一烏石山志一閱。下午六時在尙賓園，爲永嘉證婚。七時回南台，到天華，演奏會已快結束。九日，虛中偕項修女士來訪，崇寬又請我寫了兩條，再游西湖一次。三時到城內文藝劇場，這第三次演奏成績最好，而聽衆最少。虛中邀至一友人家，逼我寫了不少件，晚間，赴文儒坊

陳宅，聽道場音樂，十日在文山小學拍照，虛中又約五會英拍照，天享約午飯。下午休息。十一日，與福州隊會齊，十時應林侃經理公宴，下午二時，同赴碼頭，來送行的人很多，我與天浪上的北平號，學生上的廣州號，福州，計留我蹤迹，前後十七日。

南平之留

十二日，一天都在船上。音專新聘的講師陳鵬先生在一道，談天甚樂，我又補寫了幾首詩，晚間泊上道。我們都上去巡視一週。東上饋牛肉五六斤，又有友人贈的百歲酒，痛飲一番。上廣州號看一看我們的學生，纔就枕酣睡。十三日，上午八時，抵南平，仍住中南社，訪健中，及延建警備司令陳浴新先生。接洽演奏場所。這時，王政聲先生借三外籍教授從永安來延。十四日，爲借鋼琴事，訪創津中學王

揆生校長。大成、民三、南方幾位報章記者趙庸方，徐雪影諸君來詢問演奏消息。十五日，決定在南平俱樂部舉行演奏會，劉津的鋼琴也才借妥。午，召集各團體代表，中邀我一同開會，當天晚上很熱鬧。十六日，蔡校長、唐守謙先生之約爲文科學生講「中國文教學」，下午從二時，從河口開城，張若孫專員又約吃飯。九時到俱樂部。演奏完畢，因管理員不很禮貌和學生衝突起來。浴新親自來排解，才散。在這次南平演奏最後不幸的一幕，頗使我抱憾。

然而，南平的收穫不少。十五日東南日報有甘人君「迎音專演奏團」一文：

南平是商業城，恍似昔人所喻言的「涸轍」，涸轍的我們，不知肉味，更不知水味。

孔老二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我們自限價後也不親肉味皇皇然

了，自然限價以前，也難親肉味。但這裏，似乎又是一望無垠的大沙漠，淙淙的水聲也難入耳的，能入耳的是奎甯市價如何，陰丹士林爲何失蹤的算球聲，不會有人顧慮及我們心靈上的饑渴。我們困乏久矣。

幾時有西江之水，唉，升斗之水也好呀，唉，聽聽水聲也好呀？只要一慰焦渴。然而到處所聽見的是金體的營營聲，蚊子嗡嗡聲。世界上似乎除了沙漠就是沙漠，除了陰暗的天穹了。然則地理學中告訴我「們的有水草的牧場。有……」的地理學者「熱昏」後的「謬語」，「……」的地理學者「不會的，不會的。」

水聲終於響了，但……，然而又遠去了。我們對音樂演奏團的過延延……無限惆悵。

水聲又響了，如鳴玉的丁東，如瀾流的幽咽，如深夜山寺的谷風。如深根山僧的法磐。音專演奏團又重來了。我們謹先致由衷的感謝。

也有點小小的意見，願貢獻與演奏團。我們不知道這次演奏的節目如何，但根據演奏團在榕城的節目推測，有兩點盼望。餓渴太甚，需求更高，我們相信演奏團諸君會原諒也會滿足我們情急的過份的要求的。

我們希望多演奏點抗戰樂曲，——這是「中興鼓吹」——目前我們中國歌手所作的抗戰歌曲，固難免淺陋，可是抓住我們的感情，能振揚我們將瀕於萎靡的生活，演奏團這次可否因陋就簡，委屈一點呢？但若能添奏西洋的歌頌自由解放戰爭的樂曲，當然更妙極了。此其一。

窮困潦倒的莫札特，生於愁憂，死於愁憂，但他的音色的明朗與歡樂，也最強烈，莫札特說：「不懂得快樂的人，永遠寫不出曲子來的，當音樂在哭泣的時候，牠是在哭泣那幸福，牠是用音樂喚起懷鄉，牠歌唱着人類的正義他召喚着人們站起來，去爲他們的幸福而戰鬥。」莫札特的一生與現代我們——「讀書人」的命運一樣不幸，一樣困厄，但他熱愛真理熱愛藝術，不變節，不屈辱的戰鬥，也正是今日我們的楷模。在今日有幾人能保持藝術的天真呢？我們不禁嚮往於莫札特了，迫切地希望能聽一聽莫札特的旋律了。此其二。

刺史兄曾有聽歌詩一絕云：「冷雨埋春江上城，湘湖子弟試新聲，萬人低首黃河曲，始信中原有鐵軍。」這就是爲湖轍之舳的情熱的呼喊。願借以獻給演奏團。

孔雀君一羣「青年新歌手」也是一篇好文字：

國立音樂學院，定於本月十五日，在該校舉行，定於十五日晚在該市俱樂部舉行慶祝平等新約及勸募籌備經費金公演。該團成立以來，迭在沙縣福州等地演奏，極得好評。又該校教授尼哥羅夫，曼時克夫婦三人，十三日乘假期來南平旅行，亦將以私人資格，繼演奏團之後在延舉行公開表演。

「目前在這嚴重的世紀之末葉，在這兒連事實也成爲了創造，在這兒我們明白地親眼看見，更強力的男子們在爭一個錦標，在爲着人類之偉大的問題，在爲着支配與自由之能得到——」

今日的艺术在她的幻境舞台

也要嘗試更高的飛翔，而且必要，

不然，她會落得人生的舞台見笑。L

——席勒：一七九八年十月於隈馬劇場再開時獻詩。

在南平，朋友你是不是已經聽膩了鑼鼓喧天調調兒？——那末且讓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必須換一下口味，聽聽真正能使你悅性怡情，並把你重新日向注視到目前這「人類之偉大的問題」的方向去的演奏，國立福建音樂專科學校旅行演奏團的音樂會。

音樂演奏會在南平並不是創舉。南平的音樂聽眾們對於梵亞林，批雅諾之類樂器的欣賞是不會太薄的。然而我樂於介紹這一羣尙在學習期中的歌手，因為——這羣歌手的歌手將爲我們帶來一個正在孕育之中的中國新音樂演奏會。這羣歌手的歌聲是應該來共同研

究一下，這一胚胎的培養，究竟應該採取何種方式呢？

到目前為止，國立音專是國內唯一研究音樂的最高學府，它負有整個中國音樂運動的墾荒責任。中國的新音樂不應該全部接受絲竹的遺產；也不應該全部抄襲西洋樂律的情調，它必須具有獨特的，蘊含新中國民族精神的風格。自從盧翼野先生接長以後的音專，它的教育方針便是對準了這一個原則而邁進的。

在這次演奏中，將包含混聲合唱，鋼琴聯奏，重奏，以及小提琴，銀簫之類其他的器樂表演。而每一個節目都充份地為我們顯示上述的新姿態。自然，這姿能到現在為止還僅僅是一個雛形，——然而祇要雛形而能夠存在的話，它必將在琢磨中日益長成起來。

音專演奏團的團員全體是他們的同學，除一二位教授隨團擔任指導外，一切行政，技術上的實際責任，都由同學們自己担負。作為這

次旅行演奏的第一個的主要目的，便是要求「琢磨」。

音樂工作者像其他藝術工作者一樣，他們所尋求的「琢磨」不限於技術這一個狹窄的圈子，而是對於人生各種生活方式的體驗。音專同學們這一次從學校的大門走出來，在沙縣演奏，又經過南平到福州演奏，再從福州又回到南平準備演奏，這一段漫長的流動生活中，他們於高山流水間嘗盡了在學校裏從來不會想到過的酸甜苦辣；在從沙縣到南平途中，且曾一度碰到覆船的大難，幸而因鎮靜應付而大難祇化成了一場虛驚。

多受一分磨折便增加一分力量，虛驚對於這一羣的年青的歌手也許會變成了一種擴大氣魄的因素。——我會經看到他們提起那段險遇時神祕的笑容。

這一旅行演奏團組成的動機，純粹由音專一部份同學自己創議，

他們在各地演奏名義是「慶祝平等新約及勸募滑翔機基金」。——用新中國的歌聲來慶祝新中國的誕生，我們是可以想像其必將發揮威力的。

然而這一羣青年的歌手們對於尚待進取中的自己的力量却並沒有奢望，他們打算於這次旅行完畢之後，回校作整整的一學期埋頭苦幹，這期間，也許不打算再有演奏的活動，音專的學校當局已有暑假以後遷往桂林的計劃。想着這次難得的機會，我不禁於歡迎的介紹詞中兼致惜別之意。

——爲這羣青年民族歌手們祝福！

十六日他又寫了一篇「月夜聽歌記」：

被音專青年歌手們的「中興鼓吹」所吸引，南平俱樂部的願曲者是突破以往任何次售票的公演紀錄了：他們從十字街頭的四方面踏着黃

昏的月色彙集到這裏來，帶着一顆欣賞的心，也帶着一腔熱烈的期望，而場子裏井然有條的秩序，更足以顯示顧曲者熱誠的殷切。每一個節目演奏起來的時候，轟擾的聲音立刻給壓平下去，連偶然有人輕輕地噓着瓜子聲音，也會得受到被投白眼的反應，——人們是不知不覺間陶醉於繆斯神的懷抱裏了！

全部十五個節目中包括二十二個名曲的演奏，於此，記者願首先推薦臨時插入的該校助教李加祿君的鋼琴獨奏「波蘭舞曲」，曲子內容是摘要波蘭亡國以後的人民悲憤哀怒的情緒。時而激昂慷慨，時而低徊幽遠。一曲既罷，聽衆是無不聯想起無數尚在鐵蹄下過着牛馬生活的陷區同胞，心裏便感戚焉未能釋然於懷了。

和「波蘭舞曲」恰恰處於相反的情調的是該校校長盧冀野作詞，對劉天濤配曲，而由全體演奏團員混聲合唱的「接新年」。這是一

支擷取了江西民謠情調的曲子，以愉快活潑見長。該團特地把這一支歌放在最後的一個節目，尤使人歸途上增強了「進備唱凱旋」的信心。而在所有節目的裏面，這也無疑是最通俗最容易被一般聽眾所接受，並且是最足以代表這一種中國新音樂的風格的。

在整個演出的場合裏，有一最足使人興奮的現象是，聽眾們雖是爲了欣賞藝術而來，却始終沒有忘記掉自己還是個大時代的兒女，凡節目中，愈能表現大時代精神的，所得的掌聲便愈爲熱烈；反之，幾個純以藝術爲出發點的節目如「西班牙舞曲」「綏綏調」，「牧童短笛」，「圓舞曲」等則反被爲欣賞藝術而來的聽眾們所忽略了。

讓我們檢討技術，李廣才的指揮、林必戒的鋼琴、陳啟初的小提琴，同有其遠大的前程。女高音的人才似乎較少；而混聲合唱裏吸引

了人們的注意的是男女中音的部門。

最後想提供音專同學們的一點小小意見；假如能够以燈光的變化來配合歌曲的情調的話，則必收到錦上添花的效果；因為藝術表演之感動人，必須具有一種感動人的氣氛，而燈光的變化便是強調這種氣氛最好的方法，在今天的臨別演奏中，讓我們期待更優異的成績。

南平聽曲記

十六日「雙溪談薈」有「南平聽曲記」：

「住在南平，生活况味真像晚年盲詩人愛羅先珂從小哇移居到北平以後的感觸一樣，每天祇聽到滿街鴛鴦嘎嘎之聲，令人感到無邊寂寞。詩人聽過了熱帶地方長草豐富中的天籟，在寂寞時，連乳鴨浴水

的聲音也覺得可愛起來。我們沒有盲詩人那樣敏銳的心耳，但忽在鶯鶯囀囀中聽到國立音專的演奏，心頭真有如親空谷幽泉之感了。

音專這回帶來的名歌名曲很多。我個人歡喜的是，李加祿光生的鋼琴獨奏波蘭舞曲，音專同學的混聲合唱墾春泥。鄉情瀟瀟的鋼琴獨奏牧童短笛，以及鋼琴五重奏柴可夫斯基的徐緩調。這幾個歌曲，我聽時湧起了許多想像和感情。

我是生長在竹籬茅舍，豆棚瓜架之間的江南人。牧童短笛使我想起了江南故鄉，想起了故鄉的春天，故鄉的池塘春草，以及牛背上的夕陽。墾春泥的輕鬆愉快，與牧童短笛的情調是相近的。我在歌聲裏看見一羣青年農夫，拿着鉅頭穀子，與春風中的雲雀在一起舞蹈和歌呼。可是這些美麗的想像，與我今日故鄉農民的實際生活，離得很遠很遠的。故我又愛聽波蘭舞曲裏那種嗚咽鬱怒的聲音。這聲音宛然發

自險灘深壑之中，輕細處像長夜中叮咛的瀟瀟，高昂時又好似海上澎湃的風雷。當曲聲中止的時候，我彷彿看見波蘭亡國歌人伯得符斯基不受俄皇萬金之聘出賣嗓子的那一種臨流獨立的風姿。

我不喜歡聽沒有喜怒哀樂變化的聲音，我歡喜聽的歌音是：快樂的要叫人快樂到手舞足蹈，悲哀的要悲哀到叫人地老天荒，憤怒的要叫人憤怒到火山扛鼎，愛情的要叫人情愛到火一樣的燃燒，水一樣奔流。這是我們這一代的「中興鼓吹」應該有的莽莽蒼蒼氣象。

這次音專來延演奏，多少滿足了長處在音樂中的我們的想望。全部節目中以蕭翼野先生的曲，賀綠汀先生的曲為最多。這可說是今次演奏會的特色。聽說音專於本年暑假中，將再來南平舉行一次更大規模的演奏。我們盼望那時候能够多聽到幾闕長江大河一樣波瀾壯闊的浩歌。

這都是一番專文獻」。他們對我們的期待，尤為感謝。

十七日，上午九時，我們上了所包定的汽車，下午六時，一直回到學校。蕭而化先生已到校，明天便開始籌劃下學期的事。

人事的更迭

十八日，決定請蕭而化先生擔任教務主任。為蕭堅正凡（章彥）飛立，靜子三位留下來的決心，將校長住宅讓一半給他們住。午後開招生委員會，決取轉學生二十一名。還有那位國文教師胡先生，因為校外有許多人攻擊，說他在福州淪陷時，有些曖昧；經我搜集證件，知道收復福州後，曾予以訓練。他的文字我很看重，為著這一點，不得不予以停聘。我對他個人深致敬意，然而下過水的終不足以為人師表。我不願以私害公。十九日，王原一偕玖瑩見訪，我正在清理壓積

連城之行

陳維夫（略）先生母夫人之喪。二十四日在城內搭省府所備車輛一同出發。在小陶吃的午飯，重過我艱難的所在地金鵝嶺。原一約我再寫詩一章。下午三時才抵連城。鄭寶吾兄現任連城縣長，縣府備公，然後到預。維夫一禮後，出來相見。晚上，省黨部又請我們，招待在復慶，我與原一同住一室。

二十五日，起身後，望冠豸山，未能住。只在近郊散步一會。返城，遇見財政廳長嚴家淦，建設廳長陳體榮。十時又公祭。易啓荃指揮招待。維夫一定留我談一晚。在伯義家中，討了一部「滄趣樓詩」。二十六日，偕蠟頭鄭民二兄同車返永。下午一時到達小陶，行到下嶺，我便下車，步行回校。在校中沐浴一會，這時上吉山正有燈

會，今天已是農曆的正月十八了，何以還沒有「落燈？」各地的風俗，果然不同。

二十七日在升旗後，與李南齋關鎬會二兄商量，將職員工作，略加調整。願一樵託我在永印的「願母壽言集」一千冊，二十八日由福建銀行印刷所送來了。姜祕書與榮兄和而化來計劃本學期的事，一直談至夜一時。

國樂的提倡

三月一日。念周山顧西林先生講「國樂的學習」。又精美又有趣味。這天是韓國的紀念日。校中有韓國學生請我去演講，當晚，宿在玉民兄社會處宿舍。二月八日回吉山，由南院因新平路阻，今天才返校。三日，是農曆正月二十七日，偶然談起今天是我的生辰，簡

了。……來了。……送了兩碗桂元湯來。又……原來歡迎伊文亞兒，……學生……歡迎新教授呢？……軍報日報……有如下的介紹：

聽吳逸亭的二胡

一紀得三年多以前住在柳東一個山城的城隍廟里，每天晚上聽到隔壁傳來的一串幽婉內山調，那是吳逸亭先生和另一位姓龍的朋友在合奏二胡。他們的音色時常引起我們許多異鄉人思鄉的情緒。在那靜寂的山鄉，也給予了我們不少精神上的安慰。每當夜清人靜，圍坐

一案，聆聽他們二位的一奏，成爲蕭寞的生活中唯一的消遣。如今在這裏又聽到這熟悉的聲音，使我又沉醉在回憶中了。

三年來爲了各奔前程，二胡二胡分離了，龍兄已到陪都幹別的差事去了，祇有吳先生仍然留在東南，一貫的幹音樂工作。其間會遭遇許多感情上的打擊，編集了兩本二胡的曲譜。當敵人流竄浙東時又受了物質上的損失，又入所譏視。然而這一切都沒有搖動他對音樂的志向。生活的貧困，和種種苦難的磨鍊，祇有使他更不斷地努力。終於在一年夏，製成他簡易的竹製第一二胡到達了永安吉山，如其所願。這第一音無異了。

當他到吉山來舉行演奏會時，許多舊朋友都興奮地盼望能一聆這熱烈的聲音。生疏了三年的多胡的聲音。

第一二胡演奏會晚上，天中倒平同情他，遇見的，顯得很陰沉，

夜幕垂下又捲起大風來了。從泥濘的路上，冒着頂面來的寒氣，步上企業公司的高坡，走進會場了。到溫暖，使人想起這是春天。

一間不十分大的禮堂，已經坐滿了不怕風雨、懷着仰慕的心情而來欣賞的聽衆。日爲是聽音樂演奏，人們心情也就和一般看演劇的觀衆不同些，會場顯得非常肅靜。

節目單上排列的是三部曲子，除了吳先生的二胡外，還參加廿七穎陳嘉吾諸先生的口琴與獨唱，更演奏會的內容更爲充實。

當絃聲起時，會場頓時靜得像一座巨大的森林一般，祇有窗外的風聲和牆上的時鐘在着節情地伴奏着。曲譜的說明，也幫助會場的空氣，使聽衆增加對樂曲的了解。

吳先生的手法，在這短短的別後三年來，確實已有了飛躍的進步，尤其是他到青專開始學小提琴以後，已脫去了一般粵曲中低級的浮

滑之音，大膽地運用了許多小提琴上的手法，更發揮了曲譜的優點。如「閒居吟」中的泛音，如「加福特」本身是一個小提琴曲子，然而二胡上也充分表現了他的筆墨。這都是吳先生在技術上的成功。

這次奏出的曲子，大都是已故國樂家劉天華的遺作。劉先生就是對小提琴很有研究的，而他的二胡的曲譜，也融合着小提琴的風格，這次得到吳先生的演奏，也就更充分地表現出了曲譜中的優點。因此可以說吳先生是劉先生一個真實的知音。如「光明行」「苦悶之謳」「月夜」「空山鳥語」諸曲，都是融合東西方音樂的特色而寫的。對南平的聽衆，這是一個新奇的節目。

在曲終返家途中，我想起曾經有一般所謂「音樂家」往往鄙視「二胡」，認為這是下流人玩的東西，要談音樂就非披亞諾梵啞林不可。聽到這次演奏會後，就使我聯想起一個不會拉小提琴的人，還

不是和「殺鷄殺鴨」一樣。所以「不是二胡」下流」，而是這些「音樂家」們不肯下功夫去研究二胡。因為他們恐怕這樣會變成「下流」。

末了，對吳先生我也寄與兩點希望。一是希望在國立音專諸位音樂家指導下，把與二胡有密切關係的小提琴技術，加緊的學習，作為改進二胡的藍本，二是希望吳先生不僅僅祇成爲一位「名手」，而同時要能創作曲譜。在這次演奏會中，我們已聽到吳先生的處女作「悵望」。在下次演奏會中，希望更能聽到更多的吳先生自己的創作。

爲着逸亭的家苦，我特許他到南平開了一個獨奏會。四月八日，南方日報張展君也有一篇「火的奔投」：

「在福州旅途中，曾遇見盧翼野先生，談起今日大後方音樂歌詠運動開展的需要和艱難情形，不久又在天華戲院參加國立福建音專首

次舉行的旅行演奏會。

那次演奏會的簡單嚴肅，我們不能諱言它的物質條件上的缺乏，然而在當時却的確深深感動了我，記得那天正是平等新約慶祝第二夜，我爲了熱情於聽取祖國藝術復興的聲浪，因倉前山寓居的夜歸不便，竟胡亂於散會後獨自投宿小店，然而在興奮與疲勞的交迫下始終沒有提筆爲演奏會寫一點願意發表的文字，至今引起遺憾。

到了南平以後，生活把我陷入泥溝一樣的境界中去，悲多汶的交響曲不但無從聽到，甚至連幻想的機會都沒有了。可是音樂的記憶畢竟像血液一樣的充滿了我的全身，感情有時還會從黑夜的火炬，急雨的巨雷，菜色的旅客中悄悄從心靈上爬動，於是偶爾在二三個響應氣求的朋友間也會狂妄地談起想如何來燃燒發皇那充實精神生命的藝術的星火？

現在吳逸亭先生的二胡獨奏在音樂節的七八兩日晚將光芒地出現於企業禮堂爲延平人士投擲出強烈的藝術的火花，我爲這微弱然而光亮的火花慶幸，更彷彿看到盧冀野蔡極等許多藝術使徒者們的粗壯手臂，在人生夜行的征途上，我願向創世紀之火炬奔投。

先生有西林，學生有逸亭，國樂在音專漸漸興盛起來了！

「吉山絲竹一番新」

三月四日，永安中央日報有中固先生一篇特寫。標題是「吉山絲竹一番新」：

「大地已回春，但春來何時，住在城裏是不容易弄清楚的，昨晚不知什麼時候下了雨，那該是春來後的第一場雨吧！

下午天已放了晴，春雲還是層層疊疊，太陽有時也伸一伸頭，這

天氣不冷又不熱，在郊外散步是再適宜不過的。看道旁灌樹綠芽探張，是否春雨後，新發的呢？遙望吉山半嶺，圍繞着北陵，的密密常青，也更顯得濃郁傲岸了。迴顧一泉淙流，曲折流轉自山谷，衝越雜草亂巖，滾滾入了燕溪，又汨汨東流，奔匯到大海，未經滄海的人不能體驗出海濤的偉大，沒有生活在山間過的，也同樣不會理解涓滴集渠，自山間的奮鬥過程。

離省城十里瀋傍燕溪，依吉山的有幾幢簡單的小洋房，那便是國立福建音樂專科學校。人還走在山坡上，還得跑里化路，丁丁東東的琴聲已早就傳送過來了，拐一個灣，才使你清楚那是來自何處的，「聞聲不見人」的古詩，這裡該用得着。

一踏進校門，四面八方的各種琴聲歌聲都鑽到耳朵里來了，學生們正忙着做功課。

福建音專創設已有三年，改爲國立却僅是去年秋季以後的事，校長盧前先生繼任以後，爲時雖短，校務却已蒸蒸日上。

很早就聽到盧校長是中國有數的文學家，詞曲學的權威，對於音樂文學是有獨步造詣的，這是東南學子可以慶幸的一件事。今年元日，永安城里曾舉行過一次「翼野樂章演奏會」，盡都演奏盧校長的樂章，盛況堪稱極時。

盧校長到任後第一樁事，就是四面八方請教授，因爲這是維繫着整個學校命運的，原有的中西籍教授雖多爲音樂界著名之前輩，但僧多粥少，有人才，始能辦得好事情。但閩省地處海疆，遠地教授，因此不能前來，現由上海冒險來此者，已有章彥，黃飛立，程靜子諸先生。其他由各地而來者有蕭而化，林璇，顧西林，顧宗鵬，李加祿，陳鶴階先生。尙有張曼等不久也可到校，此次新聘教授，都爲國內名

家，總計現有教授講師，在理論作曲方面的有鄒天璠，蕭而化，劉天浪，林璇。鋼琴方面有的曼爵克夫人，王啟聲，李加祿，小提琴方面的有尼哥羅夫，章彥，徐志德。聲樂方面的有方威甫，程靜子。國樂方面的有顧西林，顧宗勳。指揮合唱的有黃飛立，汪精輝。據廬校長告記者：今後在國樂方面，還將儘量擴充設備，多聘教授。此外，音專還決定今年出版三種叢書：（一）是譜樂叢書，是關於理論作曲方面的；（二）是樂章叢刊，（三）是歌譜叢刊。目前問世的計有樂章叢書二種，歌譜叢書三種，其他尚在排印裝訂中。據廬校長說：音專將自置石印機，不久即可購運到校；是則歌譜叢書之出版，自可方便多。

在目前，音樂工作所最感困難者，是人材荒，和教材荒，以音樂最高學府的音專之才力講，我們切望今後音專能多與外界聯繫，分一

都份時間來担起音樂工作的領導責任，尤其是音專所在地的東南。寒假裏，音專的同學自動分組了二個學生旅行演奏團。第二隊去閩東，路途較近已於開學前返校。第一隊的去閩南，剛於昨天黃昏趕回。留校同學爲了歡迎二個演奏團的返校，曾在寒假里練習了一些節目，碰巧今天（三日）又是校長盧翼野先生的誕辰，遂決定在今天下午六時在校里舉行一個演奏會，並參加新來教授們的節目以表示賀壽與迎歸。

聽盧校長說爲了加緊充實起見，這學期音專將作埋頭苦修的工作，不準備再向外演奏了，那末今晚演奏可說是一個難得的聆聽機會了，盧校長留我聽一聽這一次節目，其實，他不留客，我也要客自留了。

春回來了，音專的教授從各地匯集攜來了，音專演奏團的同學也

回來了。一年之計在於春，我們希望這中國新音樂的培育院，在春臨大地，播下美好的種籽，開了更好的花朵。

晚上六時準時舉行：節目一共有十三個，六個是留校同學演奏的，其餘是先生們的，不論先生們和同學們演奏的，可說是開音專演奏會以來首創的弟一次精彩，西洋音樂都是名聞世界的大作品，極其深奧難懂。自然演奏的對象是自己同學，爲提高水準起見，演奏這些節目是與對外含有普及意義的演奏不同的。

開首的合唱與結尾的合唱是寒假留校合唱隊唱的，在黃飛立先生指揮下成績有驚人的進步，上戰場，八百孤軍，佛曲，滿江紅都唱得很可以，尤其是COUNO 作曲的凱旋歌，中間變調很多，情緒變化極複雜，他們唱得恰到好處，一忽兒激昂，慷慨，奮發，蓬勃；一忽兒兒女情長，懷國思遠；又一忽兒，追懷先烈憂泣唏噓，終至浩浩

蕩蕩征勝返歸，也似乎唱此爲二個族奏團狀凱旋。

留校同學的鋼琴獨奏，鋼琴聯彈，是悲多汶的第五索拿大和第一交響樂，都是不易彈奏的，純音樂作品，彈得很不錯。

值得注意的是國樂節日的演奏和新來教授的西洋名曲演奏。

今日中國音樂需要確立一種體系，它不是全盤西洋音樂的搬移，也不是簡單的因襲中國古有音樂就能了事，而是科學的整理中國固有音樂的精華，擷取西洋音樂之進步處、優長處，它要合乎中國民族的風俗習慣，適合中國民族的發展需要的，而這個艱重的擔子，正落在現在一代的音樂工作者的肩上。盧校長，正是以此標的來辦音教工作的，因此這次特別請了顧西林先生來主持國樂組，希望在這一門好好的有所建樹，有所供獻。

國樂節目一共有三個，一個是顧西林先生的獨唱南曲「玉簪記」

，「琴挑」，由方成甫先生玉笛伴奏，大家雖然不很懂，但却很引起興趣，它的旋律，頓旋延音，據盧校長說，中國古詩詞曲的唱法散亡很多，惟在崑曲裏面，還保留下幾許，從前詞曲的唱法，會有部份的用工尺譜記下來的，要是能從崑曲裏面，研究出來，那末，這是一項很可惜的，要研究國樂，崑曲曲調是極好的對象與研究的材料。接着，盧校長自己也唱了一首北曲，內容草草，氣慨的雄偉，是很難得聽到的。

國樂的另外二個節目：一是陳先生先公的二胡獨奏，劉天華先生的遺作「月夜」，在顧先生演奏，但我們聽到的是一個淒怨哀切，穆靜多感的夜。另一曲是二位顧先生和沈周二同學齊奏的「處舜薰風曲」，一把聲音很低很寬的二弦和二胡。這是很古的曲，風味是不同的，今天國樂先生給我們聽了幾種國樂的特有風味。

章彥、費立二先生和三位西籍教授尼哥維夫，曼得克，曼夫人奏了一個鋼琴五重奏，除了鋼琴的弦樂四重奏，五重奏是 Diabelli 的作品，其餘是 Beethoven 的作品，都是在西洋音樂上有崇高地位的作品。在演奏造詣極高。幾位教授合奏下，更能發揮至絕。在鋼琴方面，有勃拉姆斯的奏鳴曲，富有拙弓，疾徐莫測。在聲樂方面有薩爾子先生的女高音獨唱和方成甫先生的男高音獨唱。

綜觀今晚演奏的節目可說再精彩沒有了，也許自音專舉行演奏以來最名貴最艱深的一次演奏會了。

至此，演奏會在皆大歡喜中結束了。」

可咀咒的文憑

此處我特別要提起的一件事，就是教育部對於學生中學畢業文憑的審查。像音專這樣學校至少學生十之三四是有問題的。也許三年專科的學生在高中畢業的佔多數，五年制的未必有百分之五十是初中畢業的。很多人音樂成績很好，而他並沒有一張高中或初中的畢業文憑。爲學校招生時的限制，不免有假造的，經學校呈報以後，批駁下來頗不少。我在學校常常遇到學生來詞訟申訴。『你的文憑是真的麼？你對我說真話！你說真話，我就可以想法子你讀書。』我一定不原諒你！』我對他預先說。來的學生，聽了這話，都說：『校長，我說真話，我的文憑是假的！』……『來，你……』。在部方，很想認真的，在學生方面，他的音樂程度……他……的成績也好，我不願意犧牲他

，就不得不當道謝。吳司長：「藝術教育要網羅天才，就不應當道謝的交憑。辦專科的目的，在培養專材，又何必管中學文憑不交憑呢？」不獨有問題的學生恨文憑，連我也吼咒這文憑！

、師專唐校長有一位九歲的女兒米米，他在小學讀書，但提琴拉得很好。據尼可羅夫說：「他的提琴將有很大的成就」。我特許她在提琴組選誅，這也是部章所無的。我這時草擬了一個音專新計畫，一面託簡常準備隨時的交代。我決定在本月回重慶去請示。因為中訓團要我任訓育幹事，不免要去受訓的。六日，學校籌備合作社，推他兼任經理，余生瑞珠任副經理。八日的紀念週，講「音樂家的合作」，「對于時下的學壇風氣，略有評騭。要我的學生個個有熱情，有火力，還有同情，能互助。這天，又開了公費生免費生審委會。婦女節到了，

永安舉行演講會，周生淑燕在顧宗鵬先生指導下勤加練習，要我去指導。十日晚上學校有觀摩的演奏，劉主席等皆來欣賞，來賓都認為有進步。十一日，爲飛立譜「梅魂曲」作詞。午後開招生委員會，準備暑假在桂林招生，將師範科留永安，爲發展計應如此辦，爲國家計也可省去許多費用。這晚，學生來練存冊的很多。郭秀英唱印度曲，王昇藩爲我寫編文，並說仰光話，增加我的見聞不少。

別矣永安

十二日，寶善自連城來，贈連史紙一束。又索我在永所作詩，印爲「吉山集」。第二天，研究院汪德懿院長用院製的照片，爲學校風景攝了不少片子。午時，聞歐陽竟無大師的噩耗，我悲痛得不得了，枕上擬挽聯一副。十四日，爲學生寫了幾十件條幅。下午，入城在文廟

，開江蘇旅閩同鄉會。予任主席。六時趕回吉山，因靜子獨唱會。晚，與教務主任，訓育主任，秘書，總務主任商量分別負責的辦法。十五日，福建省行政會議，鄭揆一先生放車來邀我出席，混了半天，下午，加開一次正式的校務會議。各部合起來爲我備了一本詳盡的音專概況，備呈教部。晚上，召集學生舉行晚會，叮囑學生安心學習，勿生枝節，在我離校期內，特別守法。八時返練存厝，仲英夫婦正爲我理行李。這時我才覺著有點離別的情緒。十六日早，以瑩送來路菜，並作贈序一篇。聽說顧西林先生有些不適，學生中池志立有病，我分別去看過，知道並不嚴重，我非常放心。又英文教授吳玉德先生受閩教廳之聘，準備赴龍岩中學校長之任，我倚裝寫贈一詩。當晚在城中王原一，王敦茲諸兄爲我餞別。簡齋，仲英都趕進城來，住中南旅運社。十七日，上了南曲聯運車，走到第一橋，看見學生結隊來送我

，我的眼淚也有些溫潤了。

「別矣，永安！」何時我再重來呢？我到了衡陽曾寫了一封信寄到學校：「諸位先生，諸位同學：

前以十七日晨六時離永安，在第一橋始遇同學代表，聞呼聲作於道旁，急揮帽示別意，不知會見及否？午飯朋口，四時抵長汀。應鄭秀翁約，宴罷，赴廈門、學講演，歸中南社已深夜矣。明日破曉登車，午止雲都，在瑞金換車。抵贛縣才三時。憩勵志社。中正大學任教授和聲鶴待中正橋，與十六年不見之老友，歡敘竟夕。又明早七時出發，越大庾嶺至梅關，飯於南雄。下午二時即達曲江。極為迅便，堪以告慰。然迢迢北上，車行日遲。此心固無時不繞青山間也。在曲江巡視市場，知中國樂器頗充斥，琵琶，二胡，月琴，笛，簫，無不備，所缺者惟鳳笙耳。幸語西

林先生可託運輸公司設法爲校購橄。前當晚登粵桂聯運車，因過此須待一週。上車後解衣酣寢。三日來疲勞略減。頃已至衡陽，爰就車箱，書寄草草。同車有浙贛長吏，談次，甚稱許今年之晉專。吾校得此聲譽，皆諸位先生之功也。願同學益自奮勉，俾實副其名。教化日廣，不獨吾校幸，亦我邦國之福。逕祝健康安樂。廬前，三月二十日衡陽車站發。L

後記

我回到重慶的時候，還沒有打算不再返永；與教部接洽以後我所預定的計劃無從實現，如此因循下去，非我所願，我又怕長久擔任學校行政，終於向部辭職了。一直到暑假，我爲辭去校長，俾將籌辦禮樂館的責任引到肩上，教部遂以蕭而化先生代理。在名義上，我任晉

專校長一年，實際只有幾個月，而在幾個月中，要不是李簡齋兄的幫助，我定弄得焦頭爛額。『學生總是好的，』『辦教育要有熱情！』在我這一次出任校長所得的結論是如此。沒有把音專辦得像樣，這是我對於全體員生至今抱愧的。本打算寫一本『熱的教育』，發表我對於藝教的主張，始終沒有餘裕時間，這一篇典樂記不過是摘錄日記寫成的，作為我個人的紀念品吧。

還鄉日記

重慶歸客

十二月十九日早，在重慶大霧中，我得到教育部轉來行政院核定的騰飛機票證。當天，我便借了吳凍青的一部吉普車，偕同郭胡二女士一道往珊瑚壩機場過磅。晚在中襄家喝了一點酒，回到陶園去睡。

二十日。五時，凍青駕着吉普車來了，送我到珊瑚壩，候至八時十分，我們這第一百一十八批的一羣，纜上了第四十九號機：約摸在八時三十分起飛，同機的朋友除徐道隣，端木愷，鄒晨曦，郭胡二女士以外，不相識的人很少。十一時，飛到了漢口，休息三十分鐘，繼續前進，在午後一時三十分安抵光華門外大校場。一眼望見鐘山，心

裏說不出是酸楚，還是欣喜。在遼闊的平原步行枯黃的草上，低吟着在機中所打的腹稿：「九載從亡鬢點斑，何期今日得生還！盈眶熱淚情難制，眼底青青舊蔣山」。

在大校場候着中航公司特備的汽車，誰知費了兩小時。我心裏實在焦急，九年未回到故鄉，從重慶來只化六小時，而平白費了兩小時在大校場，真有些不服氣。好容易開車了，送到新街口，換一輛人力車往城南去。

「我往那裏去住呢？」一再的躊躇。「家早已破了！」「不管他，且回老宅去！」

「英府英府！」我叫人力車向英府拉。正過南門橋，遇見希兄，招呼一下，他凝望了一會，居然還認識我。陪着我回到了老家。入門猶是，而廳後已成瓦礫場。一面叫凱姪去請我六叔。我們一同到中巷

門蔣順興吃了一餐，炒蝦仁重油蝦和桂魚，一口氣吃了五六件，費了三千元。

因為時間太晚了，沒有去看八祖母和五伯父，這兩位高齡的尊長。六孀聽說我回來，也從三條營來到老宅。

憑弔故居

睡了四小時，二十一日六時便起身。與五伯談了幾句，他躺在病榻上，看來已病了好久。隨後楚兄送我到三條營，六叔六孀正在等候我。青華德華兩位表妹也來了。緯弟已有了三個孩子，弟婦是一個很賢惠幹練的人，還是很使我快慰的事。我纔知六叔夫婦所以能在困苦的生活中撐持到了今天。坐了一會，六叔陪同我到小英府十四號，大門未改，小店還在，可是一進門，却變成了一片菜圃，我們在斷井殘

垣中，分辨出當時的痕迹，何處是我的大廳，書房；何處是我的臥室，藏書處，和廂房；何處是我的大樓，走廊；一一舊痕宛在，不堪回首了。咦，抬頭一望，一根燈罩廠的烟卣，這是八年前所未有的！我惘然，我憤恨，我厭惡。走出了大門，幾個舊街坊看見我，都投以驚訝的眼光，「他回來了！」我想，我們心裏定藏着這一句話。六叔陪我看了老鄰居陶秀夫，他也是七十的人了，現在已成了折臂翁。他告訴我，敵軍入城的情形，這條街是如何燒光的。一字一淚，我聽得真忍耐不住了。回到三條營，在積森處用過飯，乘車到安樂酒店看秉三，又去看李樹桐，獨立出版社的主持人。在德鄰村一號遇到慧劍。晚上，是余光中夫人的五十壽，擾了壽酒。在小雨中回到城南。

進了門，凱姪說：「五祖父已去世了！」我想起今早和他的談話，我很難受。萬里歸來與他只逢一面，真是想不到的事。他老人家是

清末江南陸師學堂出身，在這樣神聖的戰爭中，可惜他已老了，不及參加，留下七十的寡妻，中年的寡女，可謂人間的最不幸的人了。我代他擬了一付自輓，道：

「少習兵戎，晚罹世難，及見成功吾自幸。

宅不盈畝，糧無隔宿，劇憐衰老汝何堪。」

燈下寫了幾封信。陳又新處長來訪，匆匆一談而去。

文物蕩然

二十二日早，德華妹來，爲着遠仲約我上夫子廟大富貴吃早茶。我又邀了刻書處姜毓麟來。問一問我那一部「欽定四庫全書」和翟安先生「霜天三劇」的書板。知道大部份還保存着。約着後天去看。午刻，到了教育部，遇百川，太伴，如今數兄，剛巧蔚堂來，我隨他到中

央圖書館，所談的中心在禮樂館館址。考慮古林寺玄武湖和朝天宮三處。下午三時，在蔚堂處午飯。又往天山路找鶴聲，在國立編譯館巡視一番。舊時所有的圖籍一本也沒見到，聽說還在封存中。從北極閣坐車經丹鳳街，北門橋而至新街口，到鮑料坊省視我的大姨母，沒有見到。見了采丞。回三條營六叔家吃飯，遇到漫君表兄。

二十三日，市黨部劉民鈞委員來訪。爲黨部同人表示歡迎之意。我很慚愧，對於家鄉又毫無貢獻，不過建設新南京只有從教育文化着手。第一，是急急救濟市民生計，屬於民生的。第二，是加強市民教育，屬於民權的。第三，是徵存整理南京文物，屬於民族的。這是我對於建設新南京的意見，也可說分三大方針。我的父執隨翰英醫師的太夫人開弔，我趕到安品街去行禮。家鄉的父老，也見到不少。下午，和六叔上安德門外，爲先君掃墓，八年不上墓原，匍匐墓前，不禁

熱淚迸出。我在大板巷三十四號，還有房屋，爲房客巫德銘所佔有，我也會去接洽一次。回老宅後，施肖承兄弟來訪，知道他會畫畫爲冬飲師備棺，又會參加地下工作，風義可佩，談至夜深而別。

在二十四日早晨，唐手璋兩位女公子來看我，知道他們這幾年的苦況，我回到重慶定然告訴手璋。我家的一位老瓦匠王老頭兒還在，陪我去丈量房地。姜毓麟還爲我畫了一張圖。我打算建造五六間平屋，不知需要多少錢。中午到毓麟處看書，歐陽竟無先生的藏書，在書攤上發見了不少，又見了張楚寶的幾部稿本。從前我常買書的文海山房，老馮已死了三年，現在已改成新書鋪。萃文書局，保文堂，皆沒有從前那麼充實。劫後南京，真可謂文物蕩然。我希望能早日成立一個「南京書庫」，專收南京鄉賢的著作，以及有關南京掌故的書籍，徵存文獻，是我輩之責，不應辭讓。

拜掃先隴

約好六叔父，一同上安德門去掃墓。在流亡時每年遇到清明，冬至，總不免想到掃墓；可是此願難償。雖得還鄉了，我還能不去掃墓嗎？曾祖母及祖父母的墓原在井兒村。祖父的墓在安德門，比較近些，又通車道，所以二十二日的下午，寒風凜冽。出中華門以後，向京蕪公路走，只見一座高台，這高台前所種的，固之六叔，纔知道雨花台爲着唾雨花石被敵人掘平了大半。而此處平空添了這一座「菊花台」。到了墓地以後，墳了家的人，當日是位少婦的，現在已成小老太婆了。當日的小墳丁也已成了壯丁，陪着我們上坡。所幸先君的墓這兩年都由六叔經手修過，只是坡上的樹都拔光了。夏滿初先生的墓也還完好，我憑吊了一番，趁着天色未晚，趕進城去。

這路上的景色改變得太多了。京燕鐵路居然如故，大家蜂擁的搶上車，使我想起出京時的慘象來。

大將風度

二十五日，與子才、謝伯畏見了面。攜其凱姪和長虹孫女上鴻運寺，寺裏古柏森森，六朝時的塔址，夫子廟一帶，我覺得改變甚多。謝伯畏在，謝大成殿已塌得不成樣子，攤場也是七零八落的。中午，在太平洋中大同學會舉行聚餐，見到不少老友。飯後，往教美育部。又在中大巡視一週，晚應蔚堂宴，有汪敬熙，查嘯仙，方東同席。中央圖書館收拾得很好。蔚堂將車送我回城南，在燈火中望見中華門，有不知此身何世之感。二十六日，子才來約着去吃早點。剛回到家，總部放汽車來接，在總務處稍憩，由傳令兵引進V字大樓，

已好幾月沒有見到何先生了，他依然神采奕奕，握手就座，談到我住宅已成菜圃，何先生說：「我在鬥鷄棚的房子，也被毀壞了。」談到京市市民生活，談到太平天國；他還在開會，我不敢久坐，便告辭了。記得在受降的時候，重慶報紙上刊出的南京通信，說到何先生的大將風度，以宋初曹武惠相喻。的確，何先生的一種雍容氣象，令人想到輕裘緩帶的羊祜；那時我曾寫記一詞，可惜未能寄給他自已看。當年，應市黨部卓衡之，吳子良諸委員之宴，在六華亭。嘉斐要我爲大中報元旦特刊寫一文，爰應他二十日交稿。

市府之午

二十七日，王老瓦匠來，說在陶家巷宅址修蓋六間小房子，估價是三百一十萬，這不是我的能力所能辦到的，不如遷住大板巷三十四

號了。自對來訪，問我要了一張照片。午往漫君表兄家吃了幾樣我所愛吃的家鄉菜。鴨油燒菜，火腿米炒豌豆苗之類，吃未完，又新以車來接我一路去市政府。見到馬市長，最近他太辛苦了。坐着一房的人，不好多談，我只說：「南京市老百姓太窮了。抗戰期間，他們對中央的忠忱大部分人並沒有改變的。從政府西上的是義民，守在淪陷區的是節民。取義難，守節尤難。」馬先生也說：「現在失業的人太多了。」我說：「市政府離開了城南，與民衆不免有些脫節。」他說：「市府對於遷回舊址覺得也不甚好，將來能在新街口一帶最相宜。」我說：「究竟遷在城中心也好。」歸途，在石鼓路雙石里訪嘉斐，不值，到市黨部纔會到。晚，榆生夫人來訪，揮淚而談，我心裏很不好受。十時始別。二十八日，早，寫了「建設新南京之途徑」一短文，爲大中報作。寫成後，到山西路六區公所晤伯畏，在慧劍處開始作

我的「邊鄉雜詩」。在常府街，沒見到石師，與乃康談了一會。在夫子廟購皮手套一雙，絨棉鞋一雙，偽幣老幣，弄得我頭昏腦脹，我常常多付錢；並且對物價至今還不能認識清楚，南京人老早不叫「萬」字，以「個」來代替；多少個，多少個，把我攪得更糊塗。回家，六叔還等着我，爲着清理幾處房產，我只有麻煩了他，我每見到我這白頭的老叔，我心上總覺着「他是老了，雖然纔五十歲的人」。

制作基地

二十九日，接到四川的家信。爲着收回大板巷的房子，我去函總部。因爲我實在沒有空閒來和房客辦交涉了。召宣，匡緯和胡嘉謀來訪。自動中午的約會改期了。拙履又做了幾首「邊鄉雜詩」。五時，應陳表兄之約，拜見七十五高齡的大姨母，她老人家還很健康，因爲

母命，我非見到不可。三十日，拈佛一早來約我往大富貴早茶。閱報知梅迪生先生在貴陽下世了。午在老宅約宴市府諸同仁，星老接太太去了，元放，劍如，衡夫，席生，克天，夢淵都到。孔德成老弟高着奉祀官府擬在京覓屋，託轉一函已交元放了。席師設到京市文物整修的話，我又提起「南京籌庫一」的話。我此來為國立禮樂館尋覓館址，原先有古林寺，朝天宮，玄武湖三處的計劃，多虧如今，蔚堂諸兄相助，至今還不能將我們這座制作的基地勘定，也希望地方政府予以協助與便利。午後，中央日報的馬星野兄來，將我纔寫成的四首詩取去，大約在中央日報元且增刊上發表。伯畏為禮樂館事又來訪。五時，應侯夫人飯約，鎮卿從蘇州來看我，竟不值。夏國鈞知道我已回京，特來談話。三十一日早，原約在一臨中去講話。今天放假，乘丞來營訴我。乘三以車來，邀往山西路甯夏路看右任先生的住宅，中有園池

，房尙完整。繞道到天山路編譯館，因爲刻我的「全元曲」事與鶴聲等接洽。在復成橋又看了監察院的院舍。午，在老正興便飯。飯後，我再到教育部，晤英士，到圖書館，訪蔚堂，知己往上海去了。回城南訪毓麟於刻書處，往全福巷外家去看，全街已是垃圾堆，花石綱只剩一孤立的石筍，立在堆上，常樂庵還在，外家三宅，盡成荒廢，在夕陽中憑弔甚久，纔緩步而歸。晚，鎮卿果然來了，瀟楚兩兄約上馬祥興去。返老宅。坐至午夜，聽中央電台的廣播，三十四年便悄然在石火光中消逝了。

在王府園

元旦，懷着無限的欣悅，一早挾着杖出門去了。門口遇到六舅父，他是從耒陽回京的，雖然有些蒼老，還不如想像之甚。他來看我，

於是相偕緩步在中華路上。一邊走，一邊談；南京畢竟比重慶平坦得多，走着毫不感覺倦意，經承恩寺，轉入王府園，這是他們的新宅，撫今思昔，將王府園和全福巷兩處房屋對比起來，也是一小滄桑，默念元遺山外家詩一過，不禁黯然。四舅母現在親自料理着家事，士修弟已結婚了，同住的沒有守愚妹倩常文熙大夫，現在懸壺於家；他的醫道很高明的；據談這三年來南京的患病者最多的還是肺病，經他醫治的十九是肺病，「我已成了肺病專醫了，」他笑着說。我道：「重慶的肺病之多，固然多因營養不足，而氣候的原因亦大，何以南京市民也如此呢？」他說：「營養不足自然是一種原因，老兄要知道這些年南京人心理上的痛苦啊。藥是這樣的貴，生活是這樣苦！」說着搖頭嘆息不已。中午，渴了一點酒，飯後借雅弟又往夫子廟逛地攤，花了二千元買精裝日記一冊。想買一點精緻的文具，沒有看到。在昇

州路見新年遊行的行列，各式的燈，高蹺，和戲名。剛剛軍隊過來，交叉而過。今天第一日開始右行習慣，我不敢坐車，仍然安步。晚間，再由王府園回到南門，一過三山街，兩旁店家及路上全部漆黑，不知道是不是模倣重慶輪流停電的辦法？聽說自來水也停了。在元旦這天停燈停水，這是象徵着「脫民於水火」，我心裏這樣想。到家，知道二哥回家來了，又談到深夜。

一月二日，我自己放自己的假，休息了一天。下午，以七千五百元購了一頂新呢帽，到三新池去沐浴，候了兩小時，幸虧遇見劉民錚兄纔得入座，一洗數十日的積垢，享受最安適的擦背，並修了腳。「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的生活多年沒嘗到這滋味。晚間，應文熙約，莊伯弟也是剛從重慶回來的。我的太太託他帶來減飲的警告，我只喝了一杯高粱。聽雅弟談李香蘭的「支那之夜」歌曲，可惜沒一試其

聲，相來總是「新鄭衛之音」耳。

二奇女子

三日，到成賢街中央圖書館訪蔚堂，知道他在上海未回。在教育部與立武會見，禮樂館擬租靈隱路的房屋，要部借支三十萬元，總算接洽妥當。嶽雲函約房主十一日來部成立約據。由部出來，到李簡齋家，他的夫人也見着了。簡齋約在梁園，同座有楊山縣長寶雪岩，談這幾年率領遊擊隊，在芒碭之間的活動，飲着酒，聽着這樣痛快的話，不覺盡了高粱一斤。又談起徐州一位女烈士的就義情形，要我寫一篇表彰忠孝的文章，我那能不答應呢。曹蔭墀兄要我寫的橫幅，下午已寫成了。冊頁一本，還沒有空閒來寫。晚飯以後，六孀陪同她的妹妹徐舜華女士來訪。說來可笑，在七年前我們在後方所得的消息，她

已在和縣自殺了，有幾家親戚到現在還逢年遇節的祭她。在南京也有她的噩耗，想不到她還在人間，這八年之中，他在涇縣依然度他小學教師的生活。勝利的爆竹放到了涇縣，她突然回到南京。她託我訪問他的丈夫的地址，燈下爲做兩封信，一給原一，一給雲階，皆在湖北省政府的。

今天這一天內，聽到徐州女烈士的故事，又見到舜華，可謂二奇。

上海一週

一月四日，是廢歷臘月初二日，我母親的誕辰。遙想弟妹們都齊集北碚，我一早起來，陸總部放了一輛吉普車，送到下關車站。九時開車，到上海是下午四時，裕壽有汽車來接，張夫婦也來站接我。一

同回到卡德路石青叔的寓所，十年不見的三姑父母也來了，歡談竟夕。

五日往河南路中華書局，與舒新城先生約期見面。在會文堂晤寶魯秋泉，存在寄存間的行李居然還保存五件。寶魯約在老正興吃鮑肺。到開明見到伯祥，錫琛，訓孚，紹虞。最忙的是范壽康，正爲台灣長官公署堪致人材。又到商務印書館遇見丁毅音，與拔可通電話；約我到他家談話，夏映老也到拔可處，與二老快談，映老談起海藏在北平弔散原喪的一段趣事。又說他最後有一卷詩用針筆寫的，沒有印過，差不多全是罵世之作。十時始別。

六日，一樵來談。搭他的車到李梅路，姑母叫我去吃午飯，檢她舊篋，得曾祖母遺像一張，我的十歲小照一張，先曾祖的「石壽山房集」一本，我高興的了不得，以爲劫後必不得存的，誰知道還能找到。舅的家在人和街安豐里，她的翁寶存我先生是很慈祥的一位老人，

全家僅備素食。我的結婚我始終嫌她太早，（實際還不到二十歲）但見到她的翁姑，她的孩子，我很放心。晚間，作家書稟告母親。

七日，怕吹來訪，鐘卿也從蘇州趕到。一樵來車接至教育局。顧仲寧正在等我，他新近辦了一個市立劇校，要我去演講。午，與一樵，新城在梅龍鎮酒家吃飯，主人吳女士也見到了，這是一個劇人的飯店，非常別緻的。下午，與舒新城先生談這幾年上海出版界的情形。我覺着上海是外強中乾，表面雖然繁華，好像有一股淒清的味兒藏在中間。六時，開明同人約在杏花樓，座中有鄭振鐸，魏建功，周予同，夏丏尊諸君，夏丏老的確蒼老了，振鐸還是那個樣子，酒後，把我抱了幾抱笑着說：「你雖胖了，我還能抱得起你！」狂熱之中，發音仍不添有些抖顫。呀，如此上海，故人無恙，心中多少話不知從何說起！

錫琛贈我一部弘一大師手寫的「藝師經」。我又在桃源路作了一

回漁父，真不知此夕何夕！

第二天，一早我仍然回到石叔處。我是在他的佛堂裏下榻的，布置在佛堂中的，有我祖父母的遺容，九十老人聶曾紀琴手書佛經一立軸。石叔自幼就佞佛，不過從前還沒有像現在這樣篤信，早晚做課，焚香茹素。在抗戰開始，他的眷屬隨我西上，九孀死在無爲縣出發時，他的兩個大女兒，在三十年，我從四川託人帶回上海。現在羽已出嫁了，石叔業已續弦，新夫人又因產致病，不能生育。他攜着我們，因爲他是由我母親領養大的。在這樣困苦的八年中，他只有逃禪之一法。他比我大三歲，身體瘦得可憐，他處處還關照我。爲我來上海，他向工專請了幾天假。又我自從重慶飛來，受風受涼，沒多休息，咳嗽得利害，他爲我討了藥水兩瓶，逼我吃下去，使我閉目養神，在沙法上躺了兩小時。

這天已是八日，緝卿一早來，我爲他致函孝資，中杰。教育書店經理賀禮遜來，在一家小館吃飯。會文堂的存件，已送卡德路。我正在寶魯，秋泉座中，因咳的厲害，震得頭暈一陣。四時，往橫浜橋下市立實驗戲劇學校，此校是顧仲彝主持的，今天請我演講。下學期打算成立崑劇科，要我代他設計，我推薦吳南青，程虛白和倪宗揚。遇到熊佛西，他爲「文學創作」復刊，向我索稿。演講共分四段，大意是由戲劇史的觀點推論劇壇的將來。仲彝約一教師作筆錄。傍晚，坐着三輪車回去。頗感疲乏。

九日，施裕壽借給我的小汽車，於早九時開到。訪了程滄波二次，他是十時起身的，十時後才見到。他告訴我：「江蘇鹽察使署設在上海比在鎮江有意義多了，現在接到的案件已經不少。」他兼主「新聞報」，據說上海各報銷路還是「新聞報」第一。在他署中見到雪橋

老人的哲嗣楊鑑資君，問問蔣蘇齋的住址。往訪蘇齋未晤，到中華書局托錢鑿定明日車票。

鐵聲伯吹約我到同治元年就設立的老正興午飯。飯後，以八千五百元購皮襪一雙。回到卡德路，拔可翁送來「碩果亭詩」一部。士源妹昨日自杭來滬，趕來見我。我們也是八年不見，她現有小孩六位，最近還坐蓐的，雖然略清瘦些，談鋒仍健。建儀也還是那麼少年。因為上海住屋租不到，不久再回杭州。託我回重慶報告舅父。晚間，振鐸約在東廟弄四十四號寓所吃飯，席間有何柏丞，徐森玉，魏建功和開明幾位朋友。看到他的「版畫史圖錄」，使我愛賞不置。森玉約明早去看書。十日，出門，正遇見一樵，他說昨晚來看我，未遇。我告訴他就要回去了。往古拔路裕華新村三一號，遇見森玉。第一，看「也是圓元明曲本」，此書由政府購置，我曾費過力量，一直沒見原書，

所以他們一定要我過一下眼。全書分裝六函，共六十餘冊，匆匆一翻。森玉正忙着作到日本訪文物的準備。又陪我到合衆圖書館，景雲蘇州去了，晤顧廷龍君，巡視書庫一過，遐庵的山水寺院志差不多全部入藏。一時，往蘇庵家午飯，何李仲乾，陳蝶野作陪，他取出弘一法師的手卷，請我題了觀款。

三時趕回卡德路，因今天爲祖母生忌，石叔設供，三姑母等均來行禮。鐵卿也來了，六時，送我上北站，以三千六百元購得一張頭等票，結果沒有座位。過蘇州後，纔由查票員給我覓得一個座位。農民打扮的乘客坐滿頭等車廂中，是他們提高生活標準呢，還是幣值減低呢？這問題值得考慮的。

在上海一週，等於走馬看花。不過，有幾點我看得出的：一，圖書文物應集上海，比起戰前來又多又重要。二，一般市民對現狀不飽

滿意，雖然大家靜默着，但比吵着喊着更感覺煩悶，主要的原因還是爲生活的壓迫。二，在人羣中忠奸未能分明獎懲，以致紛擾不定。例如新新公司李澤被捕，也有人感覺痛快；也 人認爲比他重要的人尙未到案，先就逮捕他，還未見公道的。紛紛議論，莫衷一是。

我幸於在十一日上午六時，安全返京，聽說下一班車在無錫武進道中遭遇拆軌的事。

房屋糾紛

十一日六時到下關，天還未亮。在車站坐候很久，搶搭 輛小汽車入城。到老宅，大門尙未開。士修來，知道表弟婦以肺病逝世了。在市黨部借嘉斐車，往教育部準備爲禮樂館簽定黨隱路的房約，難道被善後救濟總署以高價挖去，爲之憤憤。嶽雲答應在教育部附近再代

覓一所。又往陸總部，申請回渝的機票，訪會君接洽大板巷房屋事。房子問題之嚴重在南京比起四五年前之重慶來有過之無不及。多少學校或文化機關的主管人，天天在奔走房子的事；我會對英士笑着的說：「我亦成了奔走房事之人。」英士說：「房事過度，原來是吃不斷的。」我們笑了一陣。

下海報人

剛剛申請回渝的機票，回渝的計劃又受了挫折。十一晚上，馬星野聽說我從上海回來，趕到城南，尋到三條營，一定要我到南京，央日報任主編，並主編副刊。我從來是給人家拉去寫稿的，誰想要我來幹拉人家寫稿的事。星野盛意不可却，重慶中央日報聘請我，爲着交迫不便始終沒有幫健的忙，現在「胡蘿蔔寫在蠟燭賬上」，只好暫

還鄉日記

二六四

留些時，存在中央日報總社中央日報，只是重慶版南京版不同；這義務是一定要寫的。

一唐翼野下海了。一張張第一個時起來，帶劍又在慫恿着，我不免要下海一番。從此報人的名字也竟加在我的名字上，我覺得很慚愧，一月十二日，是我以前同本正式發生關係的紀念日。這一天，我出入中央日報社好幾次，新聞界的老友；和一般新的朋友經過星野的介紹一一認識。他呼我爲老將，實在我還是一個新兵。我願學習，我願跟大家學習。好在覓禮樂館址問題同時可望解決，完畢我的任務。還鄉已過兼旬，一切都回復八年以前的習慣了。

忙煩的我，留在貧苦的南京，一小住爲罷。

(一)

華表前頭一鶴歸，依稀城郭是耶非？九年水火誰相問，
萬里關山願已違。匝地爪蔬新宅廢，小時坊里至親稀；
鄰家老婦猶能識，笑指修髯汝尙肥！

(二)

南門矗立「菊花臺」，萬骨堆成事可哀！遠近新墳添怨鬼，
參差老樹剩殘梅。偶逢降虜垂頭過，時見村人笑口開。
獨向佳城私敬禱，孤兒初自峽中來。

(三)

成賢國學我重經，一雨難消劫後腥！古寺還依北極閣，
荒庵不見德風亭！此中士女衣如雪，當日兒童鬢失青。
招浪十年辛苦地，天涯師友半凋零。

(四)

丁字簾前酒一卮，未曾聞笛早成癡。黃嬭再到山河渺，白蟻徒翻桑海思；千載興亡彈佛指，六朝門水對峨眉。後庭高唱秦淮月，化淚中腸衆不知。

(五)

挾此從尋趁夕陽，豪華過眼信無常。頽垣下泯一鷲巢一迹，亂瓦中支一花石鋼一。寺壁紅泥增想像，霜風白日助悲涼。外家舊夢飭簫裏，炊熟黃梁飯不香！

(六)

一掉頭間便九年，海天峽月百回圓，曾無高議驚朝士，剩有蒼髯拂錦箋。洛蜀由來勞夢寐，越胡何日靖烽煙？自慚先作還鄉客，又望陪京路八千！

(七)

睨我虹蜺兩女孫，傷今父輩幾人存？蘭芽漸茁新庭院，
鴨翅還登老瓦盆。淺淺梨渦含淺笑，微微櫻綻近微醺；
吾家往事六耶熟：酒罷虹來習舊聞！

(八)

詩酒風流海市空，重來惟見兩衰翁。萍蓬至竟分難聚，
溝水猶然西復東！始信墨巢尊一碩果一，尙憑劍氣慶元豐；
未知一代文青業，大筆誰成開國功！

(九)

却後來歸詠冶城，異時笙磬亦同聲。元元與話洪楊劫，
晚進頓忘金蔡名。倘得風人歌小雅，何須花月飾承平！
蔣山無恙秦淮碧，半壁東南孰啓明！

還鄉日記

二六八